

枣木红

曹 洁

未曾想，枣木与人的物我欢歌，会红出一个非遗传奇。

枣木生于清涧，人养于清涧；红枣木与清涧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将一种极富地域风情的民间艺术，舞之蹈之，蹈之舞之。不管是走、扭、摇、摆、跳，还是前进、后退、左腾、右跃，枣木与舞者，一起变队形，一起走花样，时而如游龙腾跃，时而似繁花盛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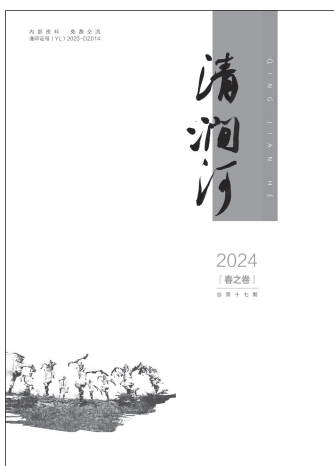
这是独属清涧的插梆子秧歌，流传于清涧东区沿黄河畔高杰村、解家沟、老舍窠、玉家河、双庙河等乡镇，表演形式有单人舞、对舞、群舞。这种古老的原生态秧歌，兼具舞蹈和民间拳术动作，刚柔相济。男演员着武士服装，女演员着武旦服装；舞者人手一对枣木梆子，梆子两头饰以红绸，枣木击打之声，铿锵有力，响彻云天。

2024年春节“陕北榆林过大年”，全国35支秧歌展演异彩纷呈；清涧插梆子秧歌气势磅礴，为人们呈现了一场视觉上的鱼丽之宴。整个演出过程中，仿佛一支勇武的边塞将士，极尽奢华地演绎了先民劳作、狩猎、舞蹈之场景，舞出清涧人的精气神，打出新时代的新气象。

清涧，一代代清涧儿女，在这里诞生，在这里成长。清涧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诸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凝聚着清涧先民的古老智慧，更形成璀璨夺目的新时代文明——清涧插梆子秧歌，尤为绚烂奔放。

枣木的前世是木头，生根，发芽，长成小苗，站成枣树，一茬茬枣子红透。很多年之后，枣木被手艺人制作、打磨、成型，又被一双双手紧攥手心，舞出花式，绽放在世人面前。红枣木的前世供人果腹，这一世供人愉悦，一曲曲枣木红，成就了一种无与伦比的精神文明活动。遇见非遗，走过古老的原生态民间艺术，人与物、时与地、古与今，都还在，都还好，都依然向着历史和未来。

目录



主 管：中共清涧县委宣传部
主 办：清涧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准印证号：（YL）2023-DZ014
地 址：清涧县委大院3号楼二楼
电 话：0912-5261028
投稿邮箱：qjhbjb@126.com
印刷日期：2024年3月
印 刷：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发送对象：清涧县各机关单位、中小学校、文艺爱好者及榆林各县区文联、作协

小说走廊

- | | | |
|-----|------|-----|
| 004 | 古镇有喜 | 王 丽 |
| 012 | 虎 娃 | 白保林 |
| 016 | 嫂 子 | 杨广虎 |
| 021 | 等 待 | 白小兰 |

散文空间

- | | | |
|-----|---------|-----|
| 027 | 母亲的道歉 | 韩万胜 |
| 030 | 忆年味 | 徐 彦 |
| 036 | 冬天的思绪 | 单振国 |
| 039 | 春运记忆 | 李延飞 |
| 042 | 我与路遥 | 肖 峰 |
| 046 | 桥都重庆 | 马胜昌 |
| 049 | 刻骨铭心的爱 | 李世斌 |
| 053 | 心中淌着一条河 | 白莉娟 |
| 055 | 临河吹风 | 贺 钰 |

诗歌手册

- | | | |
|-----|-------------|-----|
| 059 | 春月（外四首） | 林 荫 |
| 062 | 春风说（外五首） | 胡小纯 |
| 065 | 十月的石峁（外一首） | 杭建新 |
| 066 | 有花打碗（外三首） | 高 浩 |
| 068 | 铜版画的春天（组诗） | 衣 名 |
| 071 | 知道了你 | 杨海信 |
| 073 | 把绿色举到唇上（组诗） | 张林春 |
| 075 | 故土（外五首） | 耿建文 |
| 079 | 荞麦花开（外四首） | 孙 惠 |

目录

- | | |
|--------------|-----|
| 081 陕北梦缘 | 裴生辉 |
| 082 袜子说（外一首） | 曹延斌 |
| 083 祈愿 | 康乙 |
| 084 二月（外三首） | 强伟伟 |

多娇清涧

- | | |
|--------------------|-----|
| 086 清涧河 | 任静 |
| 090 神秘消失的“鬼国”经历了什么 | 林屋 |
| 093 寨沟遗址隐藏的古代文明 | 马虎振 |

演绎荟萃

- | | |
|--------------|-----|
| 098 债（微电影剧本） | 白建平 |
| 107 赞清涧（快板书） | 邓世荣 |

路遥研究

- | | |
|-----------------|-----|
| 111 关于路遥笔下的人物断想 | 王翱翔 |
| 113 重读路遥《人生》 | 孙功俊 |

校园星座

- | | |
|--------------|-----|
| 115 画“说”汴京 | 陈果 |
| 116 祖国，我为你骄傲 | 高姝婕 |
| 118 那座花园 | 李雅琪 |
| 119 母校之恋 | 陈依青 |

封面：清涧插椰子秧歌

马小宁 摄

清涧河

总顾问：孙利斌 贺敬
顾问：刘志龙 刘建华 曹晨
曹利 慕为森 韩波兰
陈旭晔
封面题字：张红春

主编：张瑜
执行主编：袁亚飞
特邀编辑：曹洁
责任编辑：贺志勤 贺增文 许艳
白林鹭 惠超笑 刘婷
辛杰峰

封二封三：剪纸 / 贺玉英
插图：秦小平

古镇有喜

◇王 丽

初春。镇川。

一轮蓬勃而出的朝阳，把万丈光芒洒在无定河岸的千年古镇——镇川。被严寒封禁了一个冬天的地面开始苏醒，氤氲着薄薄的雾气。街道两旁大大小小的店铺，在过往骡马叮叮当当的铃声和脚夫们高高低低的吆喝声中渐次打开。古镇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因为过年放假，刘掌柜雇佣的伙计还没返回。这些天，店铺就靠刘掌柜一个人照看着。今天早上，他来到店铺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向南的窗户打开，直至隔街而望的铺面完全呈现在眼前。他忍住扑面而来的丝丝凉风，紧盯着对面紫红色的“常记碗饸”匾额足足停顿了几分钟。耳朵里回响着出门前老婆气急败坏的话：“你不要一天天就只顾埋头

打干炉，抬头接钞票。最后丢了西瓜，拾个芝麻。咱二妞你再不好好看照，让那坏小子在你眼皮子底下拐跑了，我跟你没完。”

古镇人都知道，二妞是刘掌柜两口子的肝宝贝。刘掌柜从老辈手里接过这个百年干炉铺子，沾手就是钱。唯一遗憾的是子嗣不旺，刘掌柜本就独苗一根，到自己头上，连续生了六胎，就存活了二妞一个。所以，两口子把这个孩子看得比命还金贵。让刘掌柜两口子操心的是二妞虽然生活在富裕之家，却偏偏爱和古镇上穷人家的孩子打交道。尤其从去年冬天开始，和常记碗饸新雇佣的伙计李铁锤走得最近。两家店铺一街之隔，那李铁锤有事没事就从一双眯缝眼里射出两道亮闪闪的光落在二妞身

上。那目光的温度，和自己铺子里的火炉一样炙热。而原来从不愿意来店铺的二妞现在三天两头往铺子跑，毫不顾忌地接受着那两束目光的召唤，甚至时不时地拿着自己家散发着干炉清香味儿的钞票去换取对面的常记碗饽。

这两个年轻人明里暗里的举动，让刘掌柜大为光火。但这种儿女私情的事，又不能张扬。如果张扬开了，古镇上的人知道自己的女儿喜欢上了一个穷伙计，自己颜面何存？

可是，他又不能任由这件事继续发展下去。今天早上出门前，老婆给他放下狠话，让他越发不敢怠慢。所以，他想着，要好好关注这两个人的动态，万不得已时，他得想办法赶走这个穷小子。

街道上的行人多起来，刘掌柜这才收起游离的心思，照例戴上围裙，拨旺炉火，把已经饧好的面从瓦盆里拿出来，搁置在那块被食用油浸润得鲜亮光洁面案上，开始用力揉搓，目光却始终没有离开过那一块紫红匾额。

奇怪的是，从早上到中午，他一直没看到李铁锤的身影。

正纳闷时，二妞来到店铺。

二妞今天的打扮和平常大不一样。只见她身上穿了一件过年时才穿的红绸短袄，两条黑亮的辫子上扎了红绸带，

白皙透亮的皮肤映衬得越发娇艳，脸蛋上细密的汗毛被一股兴奋劲儿支棱着，就像一颗熟透了的毛茸茸的鲜桃子。她一边让刘掌柜歇手吃饭，一边利索地把饭菜摆放在桌子上，转身就要离开。举手投足间带着莫名的亢奋。看不见对面的李铁锤，女儿又是来去匆匆神色不定，刘掌柜顿时疑窦丛生。待女儿抽身出门时，他终于憋不住了。

“二妞，你这是准备去哪儿？没事的话就在这里给爸帮帮忙。”刘掌柜根本无心于眼前喷香的饭菜。看着长得越来越漂亮的女儿，他的心情很是复杂。

“爸，我和巧连她们几个约着今天去逛街。”

“你这孩子，街上生街上长，还整天逛街逛街。你知道咱家伙计还没来，店里这几天正缺人手，今天遇集天，顾客多，你就帮帮我。”

“我不，我今天和人家约好了，就要去。”二妞嘟着嘴，也不看刘掌柜的脸色，一甩辫子跑出去了。刘掌柜看着女儿紧致有型的背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从小娇惯着的女儿，咋可能突然一下子听他的话呢。

时间一分一分过去，直到日头偏西，刘掌柜视线里还没出现李铁锤的身影。联想起二妞今天的反常表现，刘掌柜的

心越揪越紧。万一二妞是和李铁锤一起出去，两个长大成人的男女在一起，指不定能做出什么事……他越想越着急，越想越害怕，掌心里、后背上、额头间不由地沁出汗来。他心烦意乱，手上却不能闲着。烤炉上滋滋作响的声音时刻提醒着他要不停地分剂、打胚、烘烤、翻转……在这样心不在焉的状态下，烤出的干炉越来越不像样。看着又一炉干炉被烤成黑红色，刘掌柜气急败坏地把刚捏好的几个面胚一股脑儿揉在一起，扔进瓦盆。也顾不得二妞摆放好的那些饭菜，直接关门上锁，直奔二妞刚才远去的方向……

午后的街头，人流正密。这个被誉为“旱码头”的千年古镇，年的气息尚未散尽，春的气息已渐浓厚，这也意味着又一年春耕即将开始。今天正逢镇川的大集日，从各个方向蜂拥而来的小商小贩和前来赶集的山里人此时正辗转于街道上，在形形色色的店铺里寻找自己的生计和希望。刘掌柜目光像梭子一样在人群中扫来扫去，他希望穿红袄的二妞突然出现。但从南街到中街到北街，任由他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就是看不见二妞的人影。

找不到二妞，刘掌柜渐渐心生抱怨，他心里从开始怨二妞怨李铁锤，发展到

怨起雇佣李铁锤的常掌柜，“你这个死老头子，雇佣谁不是雇佣，怎么就雇佣了个个儿不高脸不俊还长了两只眯缝眼的李铁锤。说什么这个李铁锤虽然其貌不扬，但手脚勤快，很有思想，更重要的是为人忠厚。呸，还忠厚，勾引人家的女儿还忠厚？”刘掌柜越想越生气，越想越激动，恨不得马上跑到常掌柜跟前对质。突然，他脑袋里灵光一闪——要不，去找常掌柜，凭着他们多年的老交情，也许可以说服他辞退这个李铁锤，这样一来不就消除了他的心头大患嘛？

刘掌柜这么想着，脚底的方向已经改变了。他决定先回店铺，瞅机会跟常掌柜谈谈。至于怎么个谈法，他得向老婆讨个主意。

刘掌柜脚底生风般地往回返。奇怪的是，街道上刚刚还悠闲的人群此时像被无形的东西吸引着，纷纷朝南街流动。难道前面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吗？正当刘掌柜疑惑的时候，大家突然急忙向两边退开，人群中瞬间裂开了一条缝隙。一看情形，刘掌柜也不由自主地跟着人群闪在马路边上，伸着脖子向前面张望。只见几个军装打扮的人正拉扯着一队衣衫褴褛的年轻男子向北边走去。刘掌柜从小在古镇长大，这样的场景见的不是第一次，心里想：“又抓壮丁了。”

看着队伍渐渐走远，街道的缝隙马上合拢，人群像一锅被煮沸了的开水又喧嚣起来。有人说，抓壮丁就说明前方战事吃紧；有人说，对，听说国民党打日本人不行，打自己人还挺狠；有人说，驻守在古镇的队伍，不知道能不能保护这一方的安全……刘掌柜不敢逗留，他现在满脑子想的就是二妞和李铁锤的去向。

让刘掌柜没想到的是，等他回到店铺，发现二妞正在那里。看着刘掌柜目瞪口呆地站在门口，二妞噘着嘴满脸不高兴。“爸呀，我和我妈辛辛苦苦给你做的饭菜，你一口没动，还锁了店铺，你去哪里了？”刘掌柜被女儿一问突然没了词，对呀，他能说什么？说自己去找女儿了？可是女儿分明就在自己店铺。刘掌柜第一次感觉到长大的女儿对自己形成的紧迫感。

二妞见父亲没回复她的话，又问一句，“爸，你刚才究竟去哪儿了？”刘掌柜抬头看见二妞正看着自己，知道今天这个问题是必须回答了，只好含糊说道：“刚才街上又抓壮丁，我看稀奇去了。”“可是，你明明出去好长时间了。看，烤炉的火都快灭了。”刘掌柜这才回过神来。想着自己刚才慌慌张张出去的目的，不由得向对面望去，心突突突

地跳了起来。

那个该死的李铁锤就在“常记碗饽”窗口。

刘掌柜一下子激动起来。明明是二妞自己莫名其妙出去，又莫名其妙地回来，明明是二妞和李铁锤两个人捣鬼，现在反倒弄得自己不尴不尬。他心一横，决定跟女儿理论理论。

“二妞，我刚才才是找你去了。你实话实说，你是不是和那个李铁锤一起出去了？”

“爸，你说什么？我们就是逛逛街，又没做什么。”

“逛街？如果逛街，我怎么没找到你？”

“爸，你跟踪我？”

“老子如果跟踪你，咋可能现在才回来？”刘掌柜越说越气，第一次对二妞爆了粗口，随手把二妞送的饭碗砸在地板上。

看见平日里温和慈爱的父亲今天一反常态，二妞突然住了口，眼睛红红的，抿起小嘴，一扭腰跑了出去。刘掌柜站着没动，眼睛死死盯着“常记碗饽”，他看见二妞这边刚出门，那个该死的李铁锤就噌地从店铺跑出来，目光跟着二妞移动，满脸的焦急神色。刘掌柜的心一下子坠入冰窖——两个人的关系彻底坐实了。

夕阳向晚。古镇渐渐隐没于暮色之中。按平常，刘掌柜总是最晚关门的那一个。但今天，他神思恍惚，心不在焉，便决定早早打烊。他也无心换上那件凸显他掌柜身份的藏蓝色丝绸长褂，而是把沾着油污的灰色围裙扯下来，套了一个羊皮褂子就一头扎进暮色。

不出所料，还没等刘掌柜进门，老婆和二妞的吵嚷声已经传了出来。

“你个死女子，咱镇上多少好人家求上门来要娶你，你偏偏就看上了那个穷小子，你就不怕人家在我们背后吐口水？”老婆的声音愤怒中带着压抑。

“自己的日子自己过，干别人什么事？你们老是看不起穷人，人家就是没有生在富贵之家罢了。我就不信李铁锤能穷一辈子。”二妞伶牙俐齿，不甘示弱。

“哼，你也太高估那个穷小子了。他凭什么本事挣钱？还有你，你就是个吃闲饭不管闲事的丫头片子，如果不是我和你爸娇养你，你说说你有什么本事？”

估计是老婆的话戳到二妞的软肋，二妞一时没词反驳。

“你知道，妈就你这么个宝贝，从来舍不得让你吃一点点苦。听妈的话，趁早和那个穷小子断了。咱镇上你看上谁，妈都不阻拦。告诉你，你如果

不听妈的话，可别怪我对那个穷小子不客气。”趁着女儿没回嘴的空档，老婆语气温和下来，使出对刘掌柜一贯的招数——软硬兼施，威逼利诱。

刘掌柜听老婆暂时处于上风，赶紧推门进去，想趁热打铁给老婆帮腔几句，看能不能使女儿回心转意。没想到，他刚踏进门，二妞抬头看见他，一闪身就钻进隔间，把他两口子晾在那里。

看样子，二妞和李铁锤好上的事已经铁板钉钉。而且看得出二妞是死心塌地。

夜里，刘掌柜和老婆两个人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他爸，这个事再不能拖了。这个死妮子让我们惯坏了，咱的话她不会轻易接受。不行你再想想办法？”黑暗中，老婆突然出声了。

“我今儿也想过了，要不，我找找常掌柜，让他辞了那小子。他们两个见不了面说不定就断开了。”

“你个死脑子，你让常掌柜辞退人，总得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吧。不然人家肯定会猜疑，这不是此地无银吗？”

老婆的话让刘掌柜刚刚想出的一点思路又堵死了。

“那你说咋办？”面对老婆劈头盖脸的一顿反驳，刘掌柜嗫嚅着问。老婆

突然向刘掌柜靠了靠，嘴巴呼出的热气喷得刘掌柜耳朵直痒痒。

“要不你去找找张保长，看他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让那个穷小子离开这里。张保长虽然是我娘家远亲，但按辈分，他还得叫我一声姑姑，总比外人强吧。到时候，你把实情给他说明，他万一不帮咱，只要不把二妞这个事传出去就行。”刘掌柜嘴里连声嗯嗯，并朝着老婆的方向用力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刘掌柜起得比平常更早，然后直奔店铺，从盛放干炉的筐箩里挑选了二十个上好的干炉装在布袋里，又提了两瓶过年时才喝的好酒，去找张保长。

张保长家不远，却让刘掌柜走出一身汗。一路上，他把见保长要说的话翻来覆去设计了好多个版本，每一个好像都可行，但每一个又好像都不完美。这件不能张扬的事对他们家来说，就是天大的事。二妞如果跟了那个穷小子，自己老辈流传下来的名声就毁于一旦了。所以，为了二妞，也为了自家颜面，他这次豁出去了。

刘掌柜敲了敲张保长的门，出来迎接他的是张保长。都住在一个街道上，又沾亲带故，张保长表现得非常热情，还亲切地喊了刘掌柜一声“姑父”，让

刘掌柜刚才还忐忑不安的心顿时踏实了不少。

走进张保长家，两人分宾主坐定。张保长便问刘掌柜所为何来。

张保长一发问，刘掌柜就又紧张起来。他一时想不起该用哪个版本告诉张保长实情，便有些吞吞吐吐，语无伦次。抬眼看着张保长狐疑的神情，渐渐蹙起眉头来，刘掌柜心里说了声“也罢”，便竹筒倒豆子似的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全说了。张保长在刘掌柜进门的那一刻就开始猜测他来串门的用意，但万万没想到是让一个人从镇子上消失。他倒吸一口凉气，沉默不语。

刘掌柜见此情景，也不敢再说话，只用无助的眼神看着张保长。过了好一会儿，张保长才开口了：“姑父，对不起！这个事有点难办，我确实无能为力。让你和我姑姑失望了。”刘掌柜听了张保长的话，一下子慌了神，如果张保长不能摆平这个事，他一个平头百姓又能如何？可是想想李铁锤一个“后山人”，家里兄弟三个，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受苦人，家里无田无产，就靠给地主揽工过日子。那样的家世无论如何都不能和自己这个“干炉家”相提并论呀。

刘掌柜咬咬牙，凑近张保长说：“大侄子，我实话给你说，这个事如果

能办成，花多少钱我也愿意。你想想，就我家二妞的条件，如果嫁给那个李铁锤，你面子上也过不去吧？再说了，我就二妞一个娃，这个社会兵荒马乱的，我就想让她守着我们老两口过日子。”刘掌柜说到兵荒马乱，张保长的眼睛突然亮了。他蹭地站起来，来回踱了几步，看向刘掌柜：“姑父，你真的愿意出钱？”“愿意！”“多少？”刘掌柜顿了顿，脱口而出：“一千。”“好，那就这样。”张保长对刘掌柜一番耳语，两个人相顾点点头。

从张保长家出来，刘掌柜激动得溜烟跑回家，把情况对老婆如实说明。惊得老婆目瞪口呆。“啥？让李铁锤顶替壮丁？这可是伤天害理的事呀。”吓得刘掌柜赶紧用手捂住老婆的嘴：“你这个婆娘，二妞就在隔壁，你咋就一惊一乍的？小心被她听见。”

从此，刘掌柜日日等夜夜盼，就等李铁锤被抓走，再找个媒婆给二妞介绍一户好人家嫁出去，自己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为了阻止李铁锤和二妞的关系有进一步发展，刘掌柜和老婆商定，自己依旧每天盯梢李铁锤，由老婆负责监视二妞，只要张保长那边传过话来，这个事就妥妥的了。

让刘掌柜意外的是，最近这两天，

“常记碗饽”橱窗经常看不见李铁锤的身影。他心里犯起了嘀咕，这个穷小子莫名其妙地消失不见了，是什么征兆？迟疑再三，他决定找个借口向常掌柜打探消息。没想到，常掌柜说，他也不知道李铁锤的去向，正着急着呢。连常掌柜都不知道李铁锤的去向，这让刘掌柜慌了神。他想到给张保长那儿交出去的一千大洋。想着张保长和他之间私下定好的计划，心里忐忑不安。

刘掌柜哭丧着脸，急忙返回家里。他要把这个消息告诉老婆，让老婆拿个主意。没想到，家里“铁将军”把门。二妞和老婆都不在家。刘掌柜心里暗暗骂一句：“这不是见了鬼了？人都跑哪儿去了。”他看不到老婆，就只好返回店铺，远远地看见“常记碗饽”门口簇拥着好多人。他一下子心跳加速，腿脚发软。待走近了，就见两个长相和李铁锤极为相似的眯缝眼小伙子在门口高声叫嚷着，向常掌柜要人，一个衣着褴褛的老女人扯着嗓子哭嚎着。常掌柜站在门口两眼通红，极力辩解着。几个人的吵闹声吸引来好多人，闻讯赶来维持秩序的张保长听说李铁锤失踪，也慌了手脚。他一边尽力安抚两个小伙子，一边暗示常掌柜花钱消灾。

无辜的常掌柜哪能轻易就范。他一

边派人寻求家族的支援，一边和李家人极力争辩。随着常氏族人的加入，常掌柜的底气越来越足，却没想到李家两个愣头青被彻底激怒，挥着胳膊大声叫嚷，“常掌柜，你仗着自己人多势众想欺负我们山里人？告诉你，今天交不出我弟弟，我们跟你没完。”两方势同水火，各不相让。周围看热闹的人也越来越多，把“常记碗饽”围了个水泄不通。

突然，刘掌柜店铺这边嚎哭声响起来，原来刘掌柜老婆大半天找不到二妞，找到店铺来，还是没看到二妞，便放声嚎哭起来。

一个小镇突然消失了两个人，让看热闹的人顿生疑惑。人群里不知道谁大声说了一句：“会不会是两个人私奔了？”“嗡”的一声，人群里发出一阵笑声，本来剑拔弩张的局势顿时缓和下来。常掌柜也像被点醒了，对着李家兄弟大声说道：“你们不要无理取闹！我也是受害者。你们的人无缘无故离开我的店铺，给我造成的经济损失我也要跟你们算算……”李家兄弟这会儿好像也回过神来，心想着如果真是自己兄弟带着人家女子跑了，那自己就理亏死了。所以再不敢造次。这边张保长心里暗暗

松了一口气，只要事情不闹大，顶壮丁这个事就不会被戳穿，自己还可以想办法把这个漏洞补上。只有刘掌柜此时百爪挠心般难受。他既不敢把女儿出走的事赖在李家头上，又不敢捅破张保长收钱顶壮丁的事，只能哑巴吃黄连，自吞苦果。

一场闹剧在张保长的威严下渐渐平息。古镇终于恢复了平静。只是刘掌柜店铺的窗户从此再没关上，他从开始瞭望、监视，发展到后来的期待、煎熬。

两年后，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经过几天激战，顺利解放了古镇。古镇改天换地，迎来属于自己的光明。古镇人兴高采烈地在街道上闹起秧歌，一条彩色长龙从南街移到北街，围观的人群把街道堵得严严实实。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挤过来两位头戴红五星帽的军人，他俩手拉手来到刘掌柜的店铺。正低头弯腰烘烤干炉的刘掌柜猛地一抬头，差点晕了过去。

眼前分明就是两年来一直生死不明，让他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的二妞，而站在二妞旁边的那个两只眼睛笑成一条线的男子不正是李铁锤吗？

虎 娃

◇白保林

虎娃四方脸，身体也结实。相貌端正的虎娃，却是柳树湾村唯一的老光棍。

村里年长的老人说，虎娃父母老来得子，对他呵护有加，以致虎娃从小养成一种慵懒自私的习性。

虎娃年轻时心气儿高，虽然家庭条件一般，却仗着自己长一张好看的国字脸，一般女人还看不上。好一点的人家，又嫌他家没修起新窑。况且，方圆几十里都知道虎娃是有名的懒汉，谁家女女愿往火坑里跳？眼看虎娃四十出头，连个二婚也捞不上。年老的父母没能看着虎娃成家立业，最终带着遗憾离开人世。

父母相继过世，虎娃无牵无挂，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地里的草，长得跟庄稼一样高，虎娃总说：“锄那做甚，够吃就行了。”种了几年地，粮食没产下多少，却吃光了老人留下的那点积蓄，日子越过越恹惶。

虎娃的一位远房亲戚在城里开酒店，要虎娃去当保安。虎娃魁梧的身材，配上威武的保安制服，一下子脱胎换骨，真让人难以相信他竟是个光棍汉。有了固定工资，有了丰盛的一日三餐，偶尔还能捞点外财。这对虎娃来说，无疑是再好不过的差事。

谁知好景不长，由于酒店管理不善，经营数月严重亏本，酒店被迫关门。虎娃只得重回柳树湾，继续以往的生活。

太阳落山的时分，虎娃穿一身制服，戴着治安帽，挎着黑皮包，朝村口走来了。虎娃的身后跟着一位四十多岁的女人，他大摇大摆地走进阔别数月的柳树湾村，俨然一副衣锦还乡的神态。

“虎娃回来了，还领回来个婆姨。”才一顿饭的工夫，虎娃有婆姨的消息就在柳树湾村子里传得沸沸扬扬。夜晚，忙了一天的农人们三三五五相继朝虎娃

家拥来。村里年轻小伙从门外引回来媳妇，没多少人去看，老光棍虎娃突然从城里引回来个婆姨，倒是件稀罕事。

虎娃家漆黑的窑洞里，乱七八糟的东西已被女人收拾得干干净净。虎娃那床肮脏的旧铺盖不见了，后炕头整整齐齐摆着两床绣着鸳鸯的新被子。村民们知道，那是手巧的虎娃娘在世时缝的，虎娃一直没结婚，新被子在柜柜里锁了二十来年。

虎娃的女人很大方，也很勤快，都是过来人，不像年轻小媳妇那么腼腆。女人把那些破旧的落满尘埃的箱箱柜柜和盆盆罐罐擦洗得油光锃亮。

村民们感慨道：“这屋里一有女人，就有家的味道啦。”

女人笑着给大家介绍：“我叫杨翠花，农村人，男人多年前得胃癌走了，一个儿子去年成家了。跟虎娃在一个酒店里打扫卫生，酒店关门了，不想拖累儿子，就跟虎娃一起过日子来啦。”

虎娃见屋里挤满好久不见的乡亲们，便打开柜柜，从黑皮包里掏出几盒芙蓉王，一盒软中华，一盒鄂尔多斯香烟。他向大伙儿炫耀这盒多贵，那盒怎么香，尤其那盒鄂尔多斯，里面有颗白圪蛋蛋，还能治病。至于治什么病，虎娃自己也说不清。

“那大概是海洛因吧！”有一位村民说。

“海洛因，那一盒还不得好几万？”乡亲们议论着。

“嗨，不是，不是。是海洛因的话，国家还能让你抽了？”虎娃向大伙儿解释着。

“那给大家抽一支吧。”乡亲们叫嚷着。

“啊，不敢，那可贵咧，我也舍不得抽。”

“给大家抽抽嘛，让大伙儿尝个新鲜。”翠花也附和着。

“嗨，看你说的，那还是咱经理赏给我的。”虎娃虎着脸朝女人说。

“那把芙蓉王给大伙儿抽抽嘛！”翠花笑着又说。

“啊，不么，一根就一块多咧，人这么多，一盒也不得够！”虎娃朝女人瞪起眼嚷道。

“你又没管本，还不是人家想在酒店后院停车，给你送的。”翠花说着，在围裙上擦干双手，从虎娃手里夺过两盒芙蓉王扔给乡亲们。

乡亲们喧哗着争抢起来，人多，没抢到手的村民凑在一起，你一口我一口地慢慢品尝着。

“唉！这不过瘾，还没旱烟劲大！”一些老汉们说。

“你们不懂，人家城里的有钱人就为抽个顺气。”年轻小伙子们向老汉们解释道。

“嗯，这烟怪不得贵，没炸劲，咽下去时，后口还留一股香味。”有位村民歪起脑袋，睁着眼向大家夸赞着。

村民们还沉浸在一片欢乐中，虎娃却像霜打的茄子，耷拉着脑袋冷冷地剜了翠花一眼，把提包放进柜柜，又锁上大铁锁。

翠花为难地看着陌生而又热情的乡亲们，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众人看在眼里，暗自叨咕着：“不给人抽，就算迷了，为甚拿出来爱人？”

乡亲们摆摆手，摇摇头，烟是抽了，却讨了个没趣，不免觉得甚是扫兴。总以为虎娃进城后变了，谁料想，还是这么个迷势。大伙儿坐了一会儿，三三两两地散去了，倒是那个叫翠花的女人，给人一种依依不舍的感觉，都觉得这个女人开朗大方，很有人情味。

夜，黑色的幕布笼罩了山山峁峁。柳树湾的一些年轻后生，村里年轻媳妇的门不去听，偏偏趴在虎娃家窗户边，蹑手蹑脚地听房事。新鲜事没听到，只听到虎娃不停地向女人发着牢骚。

“你个败家娘们，那一盒芙蓉王就二十五块钱呢，五十元你一挥手就没啦！以后过日子不能这么大手大脚。”

“以前酒店里的人说你抠。原来，你还真抠到家了！亏你在城里待了几个月，好歹我还算你的媳妇，头一次跟乡亲们见面，就不能给点面子！”翠花生

气地说。

“以后跟村里的男人们，保持点距离，看见你跟他们嘻嘻哈哈，我就来气。”

“咋发现你还是个小肚鸡肠的人，我真是看错人了。”翠花似乎为自己仓促的选择而懊悔起来。

牢骚发够了，虎娃钻进女人的被窝想要亲热，女人骂咧着，几脚把他踹出了被窝。

年轻后生们把在虎娃门前听到的话传到村民们耳朵里。村里人很是恼火，尽管厌恶虎娃，还是隔三差五地到虎娃家和翠花拉拉话。每当家里来了同年等岁的男人，虎娃就板起脸一言不发，生怕别人抢走他的媳妇。

生性懒惰的虎娃，并没有因为有了媳妇有所改变。庄稼地里长满了荒草，他懒得去锄，沟里的菜园干透了，他也不想去浇水。整天穿着褪色的保安制服，悠闲自在地在村里转悠着。或者，在树荫下品着从酒店带回来的菊花茶。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翠花的儿子和媳妇提着一包礼品走进柳树湾。翠花像招待客人那样招待着儿子和媳妇。虽然她对自己的婚姻与未来生活没有多少盼头，但她总想给儿子和媳妇一份心灵安慰——她不想让儿子看到自己找了一个贫穷的老男人。翠花偷偷地到邻居家借了些鸡蛋，给远道而来的儿子媳妇，变着花样地炒了几个菜。待儿子儿媳返程

时，翠花又硬塞给儿媳妇一百元钱。

儿子和媳妇刚走，虎娃就甩下冷脸，几天没和翠花说一句话。翠花伤心地哭了起来，她对虎娃说：“跟了你才知道你穷，我认了。咱一起努力，生活会好起来的。谁知你不光懒，还抠，孩子不是你生的，既然我们走在一起，就应该像一家人。”

“我是跟你过，难道还要为你儿子服务？”虎娃睁大双眼狡辩着，额头上的青筋也凸了出来。

“……你，简直不可理喻！”翠花不想与虎娃发生冲突，更不想给柳树湾的乡亲们留下不好的印象。为息事宁人避开虎娃，她担上水桶到沟里浇菜园子去了。

镇上逢集这天，翠花在集上买了几斤鸡蛋，要还给邻家一些。整天粗茶淡饭，她也想改善一下伙食。顺便她也给自己买了一身换季的衣服。回家后，虎娃一见又生气地骂起来：“你个败家子！扫把星，买新衣服无非是要勾引村里的男人。”

翠花委屈得哭了，哭诉自己命苦，

本以为跟虎娃过日子能老来有个伴儿，以后可以互相有个照应，可没承想，年过半百的虎娃，竟是这样的不明事理。

翠花的哭声哭软了柳树湾人的心，村民们气恨恨地朝虎娃骂咧着：“这么好的女人，命不好，咋就遇上虎娃这号瓷怂。”

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一天晌午，虎娃家又传来一阵女人的哭声。不多时，翠花提着行李哭着走出虎娃家。

村里人劝虎娃：“快去撵，留住翠花，说不定还能盼个一儿半女。翠花要是走了，你这辈子是不可能再有婆姨的。”

“让她走吧，一个人正利索。”虎娃倔着脾气朝翠花走去的方向吼道。

村民们把翠花拦在村口，可惜还是没能留住她。翠花走了，走得让村民们感到惋惜，感到心疼。

往后的日子里，村里人再去虎娃家，放香烟的柜柜上还吊着大铁锁。那两床绣着鸳鸯的新被子，又被虎娃藏进箱子里。虎娃孤零零地躺在土炕那床破旧的铺盖卷上，抽着廉价的老旱烟。

嫂 子

◇杨广虎

杨伟接到母亲的电话，让他赶快回家，再不回的话，老婆就成人家的了。

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就有些精神恍惚，疑神疑鬼，哪里都不愿意去，连平时爱跟会的习惯也没了。怕母亲出事，没有办法，杨伟只好让妻子王芳回家照顾母亲。家在农村，离城市六七十公里处的浅山腰上，山清水秀，空气清新，鸟语花香，安静闲逸，也算是一块养老的好地方。村里的人都跑到城里打工，蜗居在狭小的空间，就是拾垃圾睡大街也不愿意回村；许多城里有钱的人虎视眈眈这个“空心村”，胆大的开始租赁宅基地二三十年，准备修建起康养的“行宫”和隐秘的个人“会所”。杨伟也准备在城里再干几年，给上大学的娃挣上几年学费，买房交个首付，回家把老房子翻新一下，颐养天年，了却余生。

这几天，城里疫情有点严重，杨伟

不敢轻易跑动。他在一家高档楼盘当保安，工作倒不是很累，三班倒，就是城里人有些派头大，有时候不戴口罩不扫码，扎个势，还厉害得不行！过去，他当保安，一下班，还能跑摩的，当“快递小哥”，这疫情一管控，突然按下“暂停键”，人不流动，自己也没法捞“外快”，连抽个纸烟都得想上半天。

刚进城，杨伟在火车站干过装卸工、搬过水泥、做过“泥瓦匠”、修过自行车、也给过境车司机指过路……流血流汗，靠力气挣钱，虽说挣得不多，但是自己心里清楚，这钱是干净的。后来，网络、电商、智慧化大发展，把一些工作淘汰了。妻子在儿子杨轩宇学校旁租房，一直陪读到上大学，算是圆了自己当年的“大学梦”；她一直想来城里找工作，哪怕是家政、保姆、保洁员都行，只要当上一回“城里人”；孩子一上大学，

就来城里和杨伟在城乡结合部马上要拆迁的村子开了一家“木易手工擀面”，两口子待人实在厚道，量足味好，加面不要钱，生意还不错，只不过是疫情来了，房租不减，没人吃饭，只好关门。加之，杨伟是个孝子，父亲去世，母亲年老多病，让媳妇回家伺候老人去了。

自古婆媳关系难处，好在王芳宽容大方，倒也没有惹出什么事情。只是老娘不停地催着杨伟回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都老夫老妻了，能出什么事情。虽然现在村里离婚的人很多，他和王芳感情还可以，没有什么大问题，王芳也不是贪图钱财的人，对这些不感兴趣。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杨伟心里想着，不想回家，又怕有事。在城里呆时间长了，见得多了，知道世间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他和王芳是“原装”，越老越磨合，才懂得“原装”的好。虽然，有时候杨伟也和工友吃饭喝酒后去洗脚房，可那也是逢场作戏而已，大家心知肚明。

下午六点，杨伟下了班就骑上电动摩托的往老家奔。风高月黑，他不怕，回家的路他熟悉得很，道道岔岔，大道小路，闭着眼睛都能跑回去。年轻的时候，身强力壮，他每天晚上从城里跑回家睡上一晚，早上又骑上车赶回单位，从来没有觉得累。妻子王芳嫌他来回折腾得太累，心疼他，让少回些，他挠挠头，嘴上答应，可是依旧如故。村里有人笑

他，晚上离了老婆不行。还真不行，这媳妇烧的热炕，睡着就是舒服。农民么，要求不高，“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搂着媳妇睡着就是踏实。当然了，他心里还有个“小九九”，这个秘密不能给人说。晚上骑车顺畅，不用绕来绕去，也想给媳妇王芳来个出其不意，看看她到底在干什么。

一想到自己竟然怀疑起妻子王芳，杨伟不觉羞愧脸红。当年要不是王芳连续两年没考上大学，第一年差一分，第二年差二分，怎么能嫁给自己？杨伟和王芳是初中同学，初中毕业后，杨伟当了三年兵回来，媒人介绍，双方一了解，还是同学。杨伟的父亲是四乡八邻有名的“木匠”，家底厚实，人没麻达，经过七个程序——见面、换八字、看屋里、扯衣服、送礼、下请帖、结婚，很快就把事情办了。王芳人长得不算很漂亮，中等身材，端庄秀气，知书达理，很少说话，让人耐看。可能是高考伤了她的心，结婚后，她一心照看公婆孩子，从不看书。杨伟还给她宽过心，人生下来各有各的命，这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能考上的凤毛麟角，是“人中龙，世上凤”，考不上，咱还过咱的好日子，日出日落，瞎雀儿都饿不死，你怕啥？想看书就看，不要死读书把自个儿读成“书呆子”了。村里有个娃，高三读了多年，日复一年又一年，就是考不上，

最后神经错乱，整天在村口大喊大叫：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没人理识。

唉，这几年，让王芳一个人伺候老人也不对，可有什么办法？把老人拉到养老院，舅家不答应，村里人看笑话。王芳也算是村里的高材生，当过几年村里的“民办老师”，最后转不了正，生了娃，也就不干了。现在撤点并校，村里当年村民集资办的小校园里杂草丛生，村长还在里面办过养猪场，远远的就能闻见臭味；听爷爷讲，这座小学在清朝就有，私塾、学堂、小学，说没就没了。生了儿子杨轩宇后，本来还可以再生一个，村里的计划生育再紧，村民靠打游击，一家也要生两三个，以求继承香火，装粮食、上房揭瓦，吓不倒村民。可是王芳就是不再生，怀上了，自己一个人主动去乡卫生院做了流产、结扎手术。从此以后，婆媳关系留下了一道难以修复的鸿沟，杨伟再努力撮合，也是无法缝合。如果再有个女儿，有个“小棉袄”多好！妻子王芳，把一个活生生的孩子亲手处置了。村里有人说，别看这媳妇心慈面善，狠起来比男人还厉害！

虽说王芳不爱说话，但杨伟心里怯火着。毕竟，人家嫁给他，有点凤凰落架虎落平川之感。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家的主儿，能娶到这样的好媳妇，算是

祖上坟头冒烟积善行德了。

晚上骑车就是快，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村里。家在半山腰，杨伟熄了火，他吃力地推着车，不想弄出动静。轻轻地开了门，放下车，他准备先去母亲住的上房，没想到，厨房里灯火通明，透过窗子，他看到妻子王芳正在燎臊子。

老年人没有瞌睡。母亲咳嗽了两声，杨伟知道，这是母亲给他发出的暗号，等着他去。

“你才回来呀！妈半截子都入到黄土里了，你不要了，可以。你再也不回来，你媳妇要跟人跑了！看你娃一个咋过活！”老娘见到他，坐在炕上，急切地说。

说得杨伟一头雾水。

简单对话交流之后，杨伟才搞清楚。原来村上的小学荒芜后，被城里一个大胡子画家租了下来，改成了高档民宿，可以吃住游玩，还可以喝咖啡喝茶，吃饭喝酒。画家要把村里空置的房子都改成民宿部落，还要开发当地特色小吃，地道的“关中臊子面”就颇受游客欢迎，除了面粉要现磨面要现擀，主要的是还要“臊子”好。画家不怕花钱，就要货好，经过村长搭桥，村里的妇女公开比赛，王芳做的臊子夺得第一名，被称为“嫂子臊子”，有的游客吃了不解馋走时还要再买上几份。母亲告诉杨伟：“现在你媳妇王芳是万岁爷流鼻血——正红！整天和那个穿红戴绿留着长发不知廉耻

的老哈怂老画家什么艺术家嘀嘀咕咕形影不离，时间长了，恐怕不光肉臊子搭进去了，连人也搭进去了。”

杨伟知道王芳人实在，做肉臊子舍得麻烦。关中各地肉臊子做法不一，户县肉臊子、长安肉臊子，就是扶风、岐山、陈仓的肉臊子做法也有一定区别。

“臊子面”，面是根本，肉臊子是灵魂。王芳做肉臊子，舍得买肥瘦相间的生猪肉好肉，舍得花力气切成肉丁，舍得柴火慢慢“燥”，舍得把油水熬出来，生姜、葱花、大料、辣子等佐料放得适中，保证肉臊子的原汁原味，不柴不腻，不酸不辣，吃上一口，唇齿留香，放上一年，不变质变味。能在家门口做生意，卖臊子也算好事，只不过农村人爱嚼舌头，闲言碎语，谁能管住？这一点，城里人就好些，讲隐私，门一关，什么也看不见，就是邻居对门，住上十几年，不认识的也大有人在，事不关己，没人过问。好是好，有时候，也有点寡淡、冷漠。

杨伟安慰了一下老母亲，让早点睡，自己去找妻子王芳。院子里飘来了阵阵臊子的香味。杨伟推门而进，妻子王芳正在用大黑铁锅燥臊子，人没转身，话来了：“我知道你早早回来了，你妈给你说了些啥？”

“没啥，没啥。‘嫂子臊子’。”杨伟不小心露馅了。

“贼不打自招。我什么时候成了‘嫂

子臊子’了？村里人爱说啥说去，我行得端走得正，啥也不怕！你要是觉得自己吃亏，咱俩明天就离婚，我净身出户。”妻子王芳头也不抬，继续忙活着。

杨伟笑着从后面搂住了妻子的腰说：“你看你这话言重了。老了老了实老了，十八年老了王宝钏。王宝钏在寒窑吃荠荠菜都等薛平贵呢！你这么好的老婆我打着灯笼都难找，还谈什么离婚，净身出户？我咋舍得？再说了，你娘家村里没人没地了，谁给你撑腰呢！”

“滚滚滚！滚一边去！进城里，好的不学，就学会了油嘴滑舌！五花八花！花花肠子喂狗都嫌臭！”妻子拿起燥臊子的油勺子在杨伟头上敲了一下，轻轻地，油水从头上流到脸上。

“就算给我美容了。一张黄土高坡沟沟壑壑的脸经过这一整，也配上你这细皮嫩肉了！”杨伟嬉皮笑脸地说。

“我还等你兴师问罪日塌人呢！”妻子王芳说完，催他赶紧去洗洗脸。

“好。洗洗就睡。”杨伟拉着王芳就要走。

“你这老不正经。我把臊子燥完，你先上炕睡去。”妻子王芳用手拍打着杨伟，一边将丈夫推出厨房。

“燥臊子要火候到位。今晚不弄了，好好睡一觉。我在路上也想通了，不准备去城里看人眼色了，人生短暂，难得快乐！这几年也攒了一些钱，咱也把这

祖上传下来的院子收拾收拾，改造改造，提升提升，开个农家乐加民宿和有机蔬菜生态园，弄个咖啡书吧沙龙，也圆圆你当年的大学梦！虚拟的网上就是再能行，它还能建个线下实体民宿？！顺便给你‘嫂子臊子’注个册！传承非遗饮食文化，还能在家门口干板硬直挣个养老钱！”杨伟说着就要关火关灯。

“等等——我给人家答应的，明早要送新鲜的臊子去，不能食言！”妻子王芳说着，瞪着眼看着杨伟，一时，杨伟被施了魔法一般一动不动。王芳一响眼睛不大，笑咪咪的，一旦瞪起眼睛，杨伟知道，老虎不发威，发起威来，不怒自威。

“那好吧。我是个粗人，这些年为了生活只知道蒙头挣钱，也没有好好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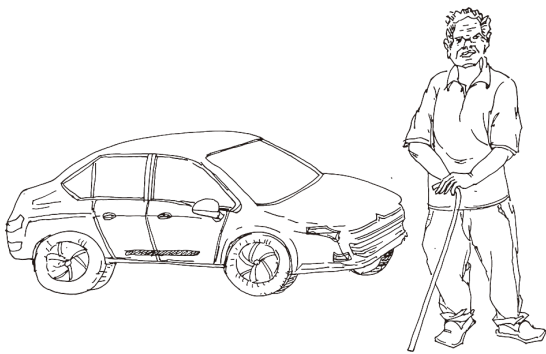
心过你。我给你讲讲城里几个网红书店。现在社会一切在变，乡村也变了，只有咱这良心没变！这些年亏欠你的，后半辈子我补上！让你也有品味、有文化、有精神、有格局！除了唾面，也给大家带些精神食粮！”杨伟还真的去摩的后备箱里，拿出了几本书和笔墨纸砚。

“还真要成先生了。”妻子王芳说。

“你都成了‘嫂子臊子’。肥水不流外人田。自己的家乡自己不建设靠别人？咱给别人打工，也要自己当老板！我这老农民也要和艺术家比一下！看谁能行！”杨伟回声道，“江河图新，山川巨变，乡村要振兴，社会在变化，咱不能摆烂躺平，也要和娃一样努力学习元宇宙、区块链、网络直播，拼死拼活也要跟上形势的发展！”

等待

◇白小兰



—

“嘟嘟嘟……”一阵急促的鸣笛声打破了宁静的小山村。犟老汉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行走在陕北高原上的乡村小路上，鸣笛声令他不由地回头一看。一位高大帅气的年轻人停下车，探出头问：“大叔，您的脚怎么了？”

犟老汉瞅了眼没言传，不知是不认识还是别有用意。年轻人下了车拉着犟老汉的胳膊问：“大叔，我是咱村的第一书记马兵，您不认识了？”

“噢，就是上次来我家里的马书记啊！”犟老汉眯着眼睛回答。

“是了，我上次来，你的腿脚好好的，咋突然拐了，坐下让我看咋回事。”马兵边说话边伸出手扶犟老汉蹲下。

犟老汉甩了甩左胳膊说：“没事，你先走！”说完，便回头朝前面看，好

像在等待着某个人。

马书记早听村民说过犟老汉的故事，他扯着衣袖想看看脚究竟怎么了，可犟老汉的犟脾气一旦上来，十头牛都拉不回。于是他不得不返回车厢，驾车赶回村委会。

马书记始终惦记着犟老汉，虽然工作忙到凌晨一两点，还是睡不着，合衣躺在床上，回忆着犟老汉的人生故事。

二

犟老汉名叫陈金，他的亲生父亲姓陈，一九四七年出生未满月，父亲就把他送给偏僻的蒋家村，养父姓蒋，取名蒋陈金。

蒋陈金从小性格犟，犟了一辈子，人老了，村里人给他起外号“犟老汉”。

犟老汉高大魁梧，头顶光秃秃的像

个小球场，周围稀稀的几根头发，脸庞圆形的，性格有些孤僻，不善言谈，也不爱和村民们贫嘴恶舌。他的双眼仿佛只看着自己的心，只要他的主意打定，便随着他心中所想的那条道道走，即便走不通，他也一言不发，咬着牙，好似咬着自己的心。

犟老汉到了蒋家后，养母相继生了五个女儿，就是生不出男丁来。十五岁那年，正好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他的养父就在这关节眼儿上得了病，不到半年就去世了，家里幼小的妹妹和体弱的母亲靠在他一人身上。无奈之下，他决定出去要饭养活一家人，一贯爱面子的他怕在附近村子要饭丢脸，就到远在百里的黄河畔要饭。有一次，曾被狗追着掉进山窟窿，幸亏被好心的村民发现，得到及时抢救。要饭走路多，脚肿得像猪蹄，只要能要到干粮，不管怎样的疼痛都忍受着。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蒋陈金二十二岁经人介绍娶了个老婆，叫凤英，姑娘个头并不高，但身材苗条，亭亭玉立，肌肤很白。婚后，夫妻俩感情特好，村里人都羡慕蒋陈金命好，找的女人漂亮又贤惠，对养母也百般孝敬。

凤英生了一男一女后猛然得了骨髓炎。为了治好凤英的病，蒋陈金把家里值钱的家当全都拿出来卖了个光，病依然好不起来，急得他满嘴的火泡，蒋家

能沾边的亲戚走了个遍。那时的农村，哪家有长余钱借给他？他为了借钱，还差点丢了性命。

有一次，蒋陈金去姑姑家借钱，姑父一声不吭地吹了吹油漆箱子上的灰尘，打开箱子，在里面找东西，天真的他总以为姑父在箱子里找钱借给他。

谁知，姑父拿出来皱巴巴的纸条说：“陈金，这条子是前村王得溜欠我的三千块钱，几年了要不回来。你有本事把这借条拿上要去，要回来给你老婆看病去。”

蒋陈金接过欠条乐开了花，心想着：“这三千块钱一旦到手，凤英治病的钱就够了。”

他按姑父指的方向找到王得溜家，进门把手里的纸条递给王得溜，王得溜看了看纸条咧嘴冷笑一声说：“没钱，就是有钱也不会给。”

蒋陈金平静地指着纸条上的字准备辩解。王得溜吼道：“你哪里来的神鬼再回哪里去，再不走，小心我打你一顿。”

蒋陈金听着听着火气上来了，走到王得溜跟前，扯住衣领说：“你有本事再骂一句？”

不经意间，王得溜一拳头砸到蒋陈金脑门上。打晕头的蒋陈金也不是吃素的，两个人就这样扭打在一起。

王得溜妻子听到打架声，不问青红皂白跑到柴垛上，拉起磨棒粗的棍子朝

蒋陈金当头一棒，打得他倒退几步倒在门槛上……

周围邻居闻声赶来。蒋陈金被打得鼻青脸肿，眼睛模糊得看不清对方的脸面。

村民们七手八脚把蒋陈金扶回家，凤英看到她心爱的男人为了借钱被打成这样，心里特别难过。凤英躺在病床上思索：“婆婆一年四季抱个药罐子，买药需要钱，抚养孩子需要钱，我又得了治不好的病，要是哪天死在这炕上，家里连埋葬费都拿不出。”

为了不拖累蒋陈金，凤英提出了离婚。

蒋陈金仿佛吃馒头突然吃到块没发酵的死面疙瘩，卡在喉咙上，瞪着铜铃似的眼睛说：“我坚决不同意！哪怕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不，我不能拖累你，不能拖累这个家，孩子们这么小，妈病成这样，这个家不能没有你呀。”凤英说这话时哭得泣不成声。

蒋陈金听完，背过女人扭了把鼻涕擦在鞋帮子上。

太阳已落西，女儿不停地打着哈欠，凤英把她抱在怀里拍了拍就睡着了。灶火里火生得很旺，锅里的水发出“嘶嘶”的响声。她看着烧火做饭的男人思索：

“凭我对他的了解，犟脾气的他这样说根本不可能答应。从今天起，以绝食的

办法看能不能赢得他的同情。”

一天过去了，两天、三天过去了，凤英闭着眼睛不吃饭不说话，犟老汉把饭做好端她眼前，任凭他怎么乖哄都无济于事。眼看着面黄肌瘦的她一天不如一天，无奈之下，犟老汉不得不答应了离婚。

犟老汉扶着凤英从政府大门走出来，看着老婆瘦如干柴，心疼得浑身的血肉都要爆裂。

他把她拉到民政局隔壁的小饭馆，掏出身上仅有的几块钱请她吃了碗羊肉面，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请她吃饭。

那晚回家后，犟老汉坐在炕栏上，眼睛死死地盯着墙上的黑白结婚照发呆。哎，偌大的炕，怎么睡啊？

女儿和儿子哭得死去活来地要妈，尤其是大女儿，死死拽住犟老汉的衣角祈求道：“大，你无论如何把我妈找回来，哪怕我出去要饭，也不能让我妈走。呜呜呜……”

“娃娃呀，是你妈要走，不是大发她走，大也不愿意让你们小小年纪就没了亲娘。”犟老汉一手抱着幼小的儿子，一手摸着女儿的头，泪眼汪汪地乖哄着。

这晚，儿子哭得实在没办法，犟老汉抱着他在炕栏底下来回踱步了一晚上。第二天，天蒙蒙亮，犟老汉便把儿子送到妹妹家，家中只留下十岁的女儿

帮她洗衣做饭。

尔后，无论犟老汉怎么解释，女儿都对他产生了痛恨之心。

半年后，凤英不但没有死，还在附近村又寻了个拐子男人，他帮凤英治好了病。

一天中午，凤英穿着崭新的衣服回到生活了十多年的家，犟老汉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凤英坐在炕栏上说：“陈金，你一个男人家，女娃大了不好照顾，我现在病好了，想带走她供她上学，你考虑好做个决定？”

犟老汉刚开始不答应，两个人交谈了很长时间，最终答应了。

三

女儿走后，犟老汉一边种地一边伺候着年老多病的母亲，瘦弱的身子像一块废弃的搓衣板，养母从不提及要去四个女儿家，女儿们来寻她时她说：“十个当官女不如一个跔脚儿，只要陈金不嫌弃，我就家里待着，哪也不想去。”

犟老汉听后一时无语，想说的话已经碰到牙齿上没有说。他时不时把母亲背出来放在硷畔上晒太阳，他则坐在旁边和她说着话，狗跑过来卧在他脚下，头放在他腿上眯着眼。路过的好心村民劝他：“趁现在年轻，在附近村再找个女人，给你洗衣做饭。”

犟老汉怔怔地看着村民回答：“我娶回来那么好的老婆，怪自己命薄福不起么，差点把人家害死。现在谁家的女子给我哩？要是命里有女人，我的凤英过几年还会回来的。”

养母八十岁那年去世了，犟老汉到村头蒋家赊来一头猪，又买了只羊，备好米面油和各种蔬菜，请来了左邻右舍和亲戚朋友，还请来乐器队，吹吹打打地把老人抬上山。

犟老汉的母亲去世没多久，他年纪轻轻的儿子出车祸也去世了。犟老汉瞬间老了十岁，从此，无依无靠的他离家出走。

时间如流水，一眨眼犟老汉年过七旬，他再也不能像年轻时那样奔波。

国家有了好政策，村委会商量把他列入贫困户，可犟老汉说什么也不要，他说：“国家给的养老费够我吃，还是把这名额留给真正吃不上村民的。”

那年，犟老汉烧火做饭时，他到隔壁窑里寻东西，灶火里的柴火掉下来把灶杵晃的柴全部燃着，火苗冉冉旺起来，犟老汉进门扑火时滑倒在火堆里。

等邻居们发现时，犟老汉已不省人事，众人手忙脚乱地把他拉到县医院抢救了过来，马书记白天黑夜地陪着他，出院时替他交清了医疗费。

马书记回到镇政府和领导商量，看能不能把犟老汉送到养老院。犟老汉知

道后坚决不同意。他摇着头斩钉截铁地说：“我从小在这村里长大，凭啥让我离开村子？国家一年给四千多养老保险，我想吃啥坐公交车去城里买回来吃，我不抽烟不喝酒更不赌博，兜里千数八百经常装着，你们把我送养老院干啥呀。”

犟老汉嘴里这样说，但实际上他的钱并不宽裕。他会唱陕北道情，会打伞，会吹唢呐，他和村里年轻人一样，夏天种庄稼，秋天庄稼收割完毕，只要周边村里闹秧歌他就跟上混达，每年腊月到正月，能混达两三千块钱，一年的吃喝拉撒差不多够了。

四

犟老汉又一次生病了，病得很严重。马书记得知后，将犟老汉送到医院，老人家躺在医院床上脑袋昏昏沉沉，额角的皮肤皱成一条线，一口牙所剩无几。犟老汉用低沉的声音给马书记说：“马，马书记，我老汉半辈子孤苦伶仃就这样过来了，现在最牵挂的是女儿和凤英，我想在死之前见她们娘俩一面。”

马书记掖了掖被子说：“好，我会想办法联系到您女儿的，您放心。”

经多方打听，马书记终于联系到了犟老汉的女儿，并让她无论如何带着她妈妈回来看看老人家。

“有病自己治，治好了我把钱捎回

来。”电话那头，女儿的一句话犹如晴天霹雳，老人家浑浊的眼睛里顿时噙满泪水。

事实证明，犟老汉出院时没收到女儿的一毛钱，马书记不得不再次给他清了医药费。

出院后，他日夜思念妻儿，也期待着女儿寄钱的音讯。等啊等，等到年底依然没收到一分钱。

第二年正月，犟老汉的挑担路过他门前顺路来看看他，进门看到犟老汉直着硬朗的身板做饭，从兜里掏出一百块钱说：“挑担，这、这是你女儿给你的，她顾不上回来看你，说想吃点啥自己买的吃去。”

犟老汉没要挑担手里的钱，嘴里咒骂道：“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我好不容易把她抚养大，考了大学连看都不回来看老子一眼！”

挑担把犟老汉说的话添油加醋地传给了犟老汉的宝贝女儿。女儿顿时气得咬着牙抱怨道：“我出来这些年他不闻不问，现在病了需要钱时倒想起了我，看在他是我父亲的份上，我省吃俭用给他捎一万块钱，他竟然还骂我？”

从此，女儿再也不和犟老汉来往，即便是犟老汉打来电话，她都拒绝接听。

犟老汉失望到极点，他发誓以后到死也不会给女儿打电话，这辈子就当没生这个女儿。

五

马书记像过电影似的回忆完鞞老汉的这些事。鞞老汉那走路一瘸一拐的背影又出现在眼前，搅得他无法入眠。噢，莫不是他的腿受伤了还是脚后跟上起了什么？

想到这，马书记慌忙爬起来趿拉着拖鞋摸黑来到鞞老汉家。隔壁的狗听到有脚步声，汪汪地叫个不停。马书记气喘吁吁地敲开了鞞老汉的门。

马书记打开手电筒仔细观察时，果然不出所料，鞞老汉脚后跟起了个鸡眼。

第二天，马书记亲自开车到县医院咨询了医治鸡眼的方法，并从兜里掏出钱，买了盒鸡眼膏，返回鞞老汉家。

那天晚上，马书记没有回村委会住宿，他睡在鞞老汉的土炕上，和他谈了很多。马书记说：“你不进养老院可以，但我一定要给你吃上低保，你这么可怜的老人不吃低保还谁吃？”

鞞老汉瞅了眼马书记说：“国家现在给我的钱够我吃，我要那么多钱没用，你就是给我个金枕头，将来死的时候也带不走，要的有啥用？”

是的，要是村民们都能像鞞老汉一样有这么高的觉悟，那将来乡村振兴搞起来就简单多了。马书记听着鞞老汉的话，这么想着。

“哎，现在社会好了，人心却变坏

了啊！”鞞老汉说这句话时长叹了一口气。

马书记听出了鞞老汉的言外之意，他虽嘴上鞞，但心里一直放不下亲生女儿和他的凤英。

马书记暗下决心，一定要想办法把鞞老汉出门多年的女儿和婆姨找回来，减轻鞞老汉多年的相思之苦。要真能实现他这心愿，那也算是为村民做了件好事。

没过多久，鞞老汉的坡底下停了一辆白色的小轿车，鞞老汉站在硷畔上，看见打扮时髦的女孩从车上下来，还对着他喊了声“爸”。他仔细一看：“啊！是我的凤英和女儿回来了。”

他颠颠簸簸地走下坡，从多年未见的凤英手里接过包，笑呵呵地说：“凤英啊！我总算等到你了！”

女儿拉着鞞老汉的胳膊说：“爸，我知道你这些年身体不好，去年您住院时我忙得走不开，给我二姨夫捎回一万块钱让您看病，谁知您鞞脾气上来，非但不领情还把我骂得狗血喷头。”

凤英戳了戳女儿，看着鞞老汉说：“你爸就那鞞脾气，过了的事你就别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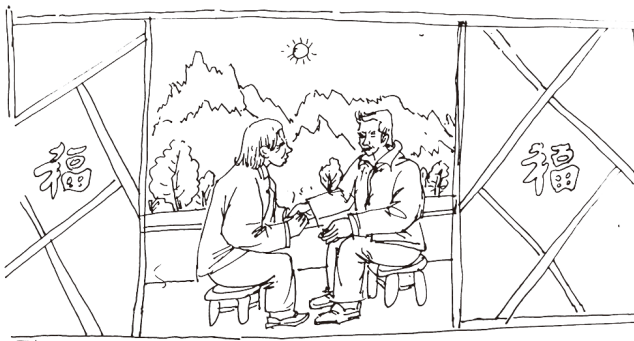
啊？鞞老汉听到女儿说她曾让她二姨夫给他捎回来一万块钱时，顿时瞪大了眼睛……

村民们拥到鞞老汉院子里看望离家多年的凤英母女。鞞老汉高兴得合不拢嘴。

栏目责编 袁亚飞

母亲的道歉

◇韩万胜



母亲最热爱阳光。阳光给她温暖，给她抚慰，给她自信。

每当第一缕阳光趴在母亲的窗户时，她自觉不自觉地走到窗前，喃喃自语，似乎在和阳光说着心里话，说着悄悄话。阳光也尽显温柔，抚摸着母亲整齐的白发和干净的面庞，抚摸着母亲粉花格子外套，抚摸着母亲的老寒腿。母亲沉浸在阳光浓浓的爱意中，像一尊佛，被阳光装扮得五彩缤纷。

母亲这几年身体状况不太好，几乎每年住两次院，春季一次，冬季一次，皆是天气极变之时。母亲常说，她

的身体比天气预报要准得多，什么时间刮风，什么时间落雨，什么时间飘雪，她的身体提前就有反应，不是腿麻胳膊疼，就是一黑夜睡不着，第二天果然准。什么时间住院也知道，嗓子痒得厉害，一咳黏稠的黄痰就该去住院了。母亲这次在市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出院是腊月二十八，临近年关。我们本想让母亲再住两天，再输上两天液，可母亲说：“过年得回家过，不能待在医院，回家息养上两天。”

除夕夜，我没有陪在父母身边，说什么小年我也得陪父母过。母亲打电话

清 涧 河

说：“电视上看到今年榆林闹红火闹得厉害，少不了你们的事，忙就不要回来了。”初五是个阴天，太阳没出来，有风，且风裹挟着沙尘，整个榆林城灰蒙蒙的，让人心情不爽。没想到神木亦如此，和榆林的天气差不多，有长没宽的县城仿佛被老天盖了一条灰色的被子，我的心情没来由地发闷。回到家，见母亲侧躺在床上玩抖音，见了我也没吭声。我以为母亲又病了，忙伸手摸了摸母亲的额头，不烧。母亲说：“这几天站得熬了，没事。”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回家最幸福的事有三件：一是听父母说长道短，能知道老家高家堡的一些人和事的变化；二是吃母亲做的饭，能找回久远的温馨的肠胃记忆；三是能展展堂堂睡个懒觉。可睡懒觉常常被母亲打搅。母亲一般不到凌晨五点就起来了，在厨房给自己鼓捣得吃一点，不外乎昨晚的剩汤剩饭，不外乎快过期的牛奶泡饼干，不外乎开水煮一小把挂面，放点油和盐。我多次给母亲说，早餐不能凑合，要吃好，每天最低保证一颗鸡蛋。母亲总是说：“吃着了，吃着了，吃得好着了。”可我发现，母亲的早餐，没

一顿正形儿。

我一般六点刚过就醒了，看一会儿手机，准备再睡个回笼觉，这样一天就有精神。母亲听见我的卧室有响动，就推开门，头伸进半颗，说：“你喝甚呀？有滚热的露露……”我没反应，母亲慢慢地闭了门。没一会儿，母亲又推开门说：“喝浑酒呀不？好浑酒，细细的，我给你滚。”我又没反应，母亲悻悻地把门闭上。没过一会儿，门又推开了，母亲用商量的口吻说：“昨黑夜还剩一碗臊子，我给你和一碗粉汤？你爱吃粉汤嘛！”后一句语气明显加重。我把身子侧过去，背对着母亲，母亲又轻轻地闭上门。瞌睡虫再次爬了上来，我接连打了几个哈欠，这时母亲又推开门，走到床边，不容置疑地说：“我给你滚上碗牛奶，泡上两根麻花。”我有点泼烦，想发脾气，又一想，母亲年纪大了，又有病，不能。况且她知道我有吃早餐的习惯。我反转身说：“妈，我不想吃，我还想睡个回笼觉。”母亲一边搭着门把手，一边自言自语：“家暖成这样，你一黑夜不渴焦？日怪！”

我和弟弟妹妹不在家的时候，父母

的饭食总是凑合着吃，甚至中午一顿连下午饭也做好了，等于一天吃同一种饭食。我们在家时，母亲做饭就特别认真，几乎按程序，蒸煮炒捞，油盐酱醋葱韭菜，一道也少不了。我们不在时，母亲盛的第一碗饭肯定是端给父亲的；我们在时，母亲的第一碗饭肯定是端给我的。母亲说，你是长子，责任大，负担重。

我吃饭快，早年在乡镇工作时养成的习惯，狼吞虎咽，三下五除二就连稠带稀扒拉进肚里了。母亲总是说：“慢点，吃得慢点，谁又不跟你抢了，吃饭快不好。”我知道母亲也说不上来哪些不好，但总劝阻我，我总也改不了。母亲吃饭慢，有时吃一阵儿会稍稍歇一阵儿。父亲吃饭也快，有时头也不抬，只顾吃，且有响声，但总是被母亲喝住。父亲抬起头，望望母亲，吃饭的速度自然降了下来，咀嚼的样子透着文明的程度。

小年夜饭，照例我第一个放碗，从厨房出来，打开新闻联播。母亲和父亲

在厨房边吃边拉话，不巧有几句被我听到。

母亲说：“我自十八岁嫁进韩家门，害了一辈子病，也拖累了你一辈子，今儿向你道个歉。”

我把电视音量调低。

只听父亲说：“吃五谷谁不害个病，再说，你给我生了一堆儿女，孩子们也挺争气的。”

母亲说：“就是三天两头住院，给你和孩子们添了不少麻烦，唉。”

父亲接过母亲的话茬：“快不要说了，你敢给我做了一辈子饭了么，我基本是个甩手掌柜。要说道歉，我要给你道歉，我没护好你。”

听到这，我的眼泪瞬间涌了上来，电视画面一片模糊。

母亲的心里储满阳光，她把无私的爱给了父亲和我们。父亲母亲，相濡以沫，贫贱互挽，不离不弃，一对多么善良大气的老人。

忆年味

◇徐彦

现如今每逢过年，常会听到有人说：“过年没意思，不红火，没有往年的味道了。”岁月流转，时代更迭，庆祝春节的形式也有了些许变化，许多人却依然在怀念小时候的年味！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过年是美好且令人神往的。人们花费了无数的心思，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才酝酿出那浓浓的年味。年味里酿入了辛劳和艰苦，酿入了快乐和喜悦，酿入了亲情和热情，还酿入了梦想和希望……当我们在怀念年味时，怀念的不是那些穷苦的日子，而是人们在贫苦岁月里积极向上、拼搏奋发和对美好生活不懈追求、无比向往的精神。

还记得小时候，每逢过年时，家家户户都要滚碾推磨、杀猪宰羊、炸糕磨

豆腐、除尘贴窗花、走亲戚赶红火……腊月初，陕北人就开始为“年”而忙了。年味在哪里？年味在陕北人对“年”的热忱期盼里。

除 尘

临近年关，年味一日浓似一日，人们不仅要把家里的米瓮瓮、面罐罐填满充实，还要把“年茶饭”都做齐备。然后家家户户便要进行一次大扫除。早上一起床，全家总动员，就像蚂蚁搬家似的在院子和屋子之间穿梭着。只要屋子里能搬动的东西都会被搬到院子里。

接下来我们几个孩子便抢着去撕旧的糊窗纸，父亲用手巾护住嘴巴和鼻子，把扫帚朝上绑在一根长木棍子上，从窑

掌一下一下地往外刷，刷得满屋子尘土飞扬。等灰尘落完后，母亲用抹布将灶台、水瓮和几件老旧的家具擦拭干净，父亲用新买的麻纸把窗子裱好，我们几个孩子会把院子里的东西擦洗干净，然后再逐个儿搬回窑里，再摆好。一家人忙得团团转！

要想让窗纸更加透亮和耐久，那就得“油”窗纸。父亲把一小团棉花绑在高粱秸秆上，将小棉球蘸上麻油，轻轻地涂在窗纸上，这样涂过油的窗纸在外面看去黝黑湿润，可从窑里向外面看却透亮透亮的，尤其在阳光和月光的照射下，看上去就和现在的玻璃窗一样明亮。

为了让我们家的土窑洞变得漂亮起来，我们姐妹几个给沿炕的墙上钉上好看的炕围布，炕围上方贴上胖娃娃画或明星画，也有时会贴上连环画，更有甚者，我们会将平时积攒的糖纸也贴在炕墙上。热炕头上，被大棉被裹得严严实实的醋瓮、生豆芽瓮、黄酒坛子、发面盆子等几个“月婆”终于都“出窝”了，我们便给长长的土炕上铺上干净的炕单。

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吃饭，其间我们一家人屁股就没着过地。经过一天的辛勤劳动，土窑洞顿时亮堂了起来，屋子里又暖和又温馨，再也感觉不到从破了

洞的旧窗纸里钻进来的冷风了。一家人虽然都很累，可脸上却洋溢着满意且幸福的笑容。

晚上，我们全家人都要洗个头、泡个脚，然后盘腿坐在热炕头上。这个时候，父亲总会感慨道：“还是愁了的多，这一个个愁帽都抹掉了！”此时，母亲则是坐在油灯旁，开始专注地“保养”她那双“千裂手”了……

除夕

忙乎了一年，终于盼到了过年这一天！村子里的人们老早就起了床，把屋里屋外收拾得整整齐齐，就连通向公路的路面也被清扫得干干净净。

记得小时候，母亲常对我们说：“整人七儿，乱过年。”过年这天，父亲一早起来就开始卤肉了，只见大块大块的肥肉在锅里翻滚着，满屋子都散发着浓浓的香味。看着那一块块红里透黑、黑里透亮的肥肉，孩子们个个馋得直咽口水。母亲更是忙乎，不仅要做法子，还要捏兔子、枣山等其他可爱的小面花。

吃过早饭，父亲带弟弟去祭庙和上坟了。母亲带着我们姊妹几个在石碾子上压黄豆钱钱，期盼来年金钱多多、岁岁平安。

到了中午，在暖暖的阳光的照耀下，左邻右舍都开始贴窗花和对联了。陕北的窗花色彩鲜艳、精美无比，不仅形式多样，而且寓意深刻。女人们盘腿坐在炕上，手里拿着各色彩纸，随意地剪出她们的喜悦、幸福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她们要把整个窗户都贴得花花绿绿、红红火火。对联更是家家必备的，哪怕家里有人去世须守孝，也会贴对联，守孝第一、二、三年分别贴黄、蓝、绿色的对联。如果家里没人识字就会请人写，但凡家里有认识字的，不管写得怎么样，人们都会照葫芦画瓢地写起来。我们小的时候，家里的对联由父亲来写，等我们会写字了，父亲就逼着让我们写对联，虽然字被我们写得歪歪扭扭的，父亲却说只要看起来喜庆就可以。村子里每家每户的各路神龛、院门、家门、窗户、石磨、碾子、米洞、粮仓、家禽的窝、牲口的圈等全都会贴上对联，人们盼望着来年平安顺遂、财源广进、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忙完这些活儿，天也就黑了，大红的灯笼也亮起来了。此刻，每家每户的屋子里都散发出一股股浓浓的香味，大家都开始吃年夜饭了。以前我们家是没有餐桌的，一家人便都盘腿围坐在炕上，围在一张八仙桌上吃饭。要是遇上好年

头了，母亲就会做很丰盛的年夜饭——“八碗宴”，另外还有一盘带红点的馒头和一盘面兔子。母亲说吃了面兔子一年欢快。还没等我们吃完，母亲就又给我们滤好了黄酒，让我们当饮料来喝。父亲面前放着一瓶秦洋特曲，他时不时地会小酌两杯。喝了酒的父亲眼里发着炽热的光芒，他深情地望着孩子们贪婪享受美餐的样子，伸出那宽大的手掌摸着我们的小脑袋，咧开嘴笑了。

吃完饭，孩子们迫不及待地跑到外面放鞭炮去了，整个村子顿时沸腾起来了，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响彻云霄。炮竹的火光和院儿里的灯光交汇在一起，照亮了每个人的脸，人们的脸上泛着红光，洋溢着幸福和快乐。孩子们嬉戏着，呐喊着，轰隆隆的炮声都掩盖不住他们的欢笑声……

随着鞭炮声渐渐消失，小村子又恢复了宁静。这天是我们华夏民族辞旧迎新、普天同庆的日子，村里每家每户的窑里窑外都灯火通明，与天上的星星相互映衬着，使整个村子看起来朦胧迷幻。在这个神奇美丽的童话世界里，孩子们小手摸着妈妈放在枕边的小面兔子，枕着少而珍贵的压岁钱，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闹秧歌

“闹秧歌”是流传于陕北民间的一种独特艺术活动，这不仅是陕北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更是中华文化艺术宝库中一朵瑰丽夺目的奇葩。人们用“闹秧歌”的形式来贺新年，盼丰收！

每逢新年，无论男女老少都争着参与，抢着观看，图个红火热闹，为个喜庆欢乐。大村子基本每年都会闹秧歌，村子里一整天锣鼓喧天，热闹非凡。从正月初一开始，秧歌队就每家每户地去“拜门子”，到了谁家谁家就会拿出瓜果梨枣、香烟瓜子来招待秧歌队。有的爱好人家还会滤上一锅黄酒、调上一大盆豆芽拌粉条，只要你去看热闹，就可以随便喝上一碗酸酸甜甜的热黄酒。

秧歌队不仅在本村表演，还会和邻村或几个村一起进行秧歌汇演。汇演这天，道路两边、硷畔上都挤满了人。秧歌队的人都化了很浓的妆，穿着鲜艳的服装，一个个红扑扑的脸蛋上都洋溢着无比的快乐。伴着锣鼓声，他们使劲地甩着胳膊，扇着扇子，扭着屁股，相互穿行着，一会儿排成一列，一会儿排成正方，一会儿团花似锦，一会儿行若游龙。真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在陕北，每个秧歌队里都会有一个

才华横溢、精神饱满的领队——伞头，整个队伍都由他来指挥！伞头的口里衔着哨子，手里握着一把顶上装饰着大红绸子的大黑伞，大黑伞在他的手里或上或下地跳跃着、舞动着。伞头最厉害的本领就是唱秧歌，他的唱词都是根据不同的场景而即兴发挥的，无不让人心悦诚服。每到一处，伞头都会在一阵急促的锣鼓伴奏下，舞动着手里的大黑伞，来回踱步。若是伞头的胳膊一甩、伞顶朝下时，锣鼓声就会戛然而止。这时，伞头就会扯开嗓门唱道开来，那唱词里充满着喜庆和祝福，令围观的群众赞不绝口，掌声四起。

小时候我最喜欢看“二人场子”。踢二人场子的一男一女，一般就是秧歌队的帅男靓女。男的头上裹着羊肚子手巾，腰上系着宽宽的红绸带，跟着锣鼓节奏甩胳膊踢腿，动作十分敏捷，双脚掷地有声。再看他的脸上，神采飞扬，激情四溢，眼睛更是顾盼神飞，像算盘珠儿似的滴溜溜地转着。女的梳着一根乌黑发亮的长辫子，搭在胸前，看上去面若桃花，目似点漆。只见她眉飞色舞，双手摇扇，一会儿像美丽的蝴蝶飞舞，一会儿似柔软的杨柳摇摆，真可谓楚楚动人，婀娜多姿。二人的表演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情爱过程展现得淋

漓尽致。你看！他们二人或男追女闪，或男退女进，或男爱女羞，或男戏女嗔，四目传情，欲言又止！精彩的表演不时地迎来周围观众的喝彩和掌声。

转 灯

转灯，是盛行于陕北的一种社火活动。每隔几年，村里就会举办一次“转灯”活动。

“转”在人们心中就是转变的意思。人们想通过转灯来给生活带来好运，期盼来年健康平安、财源滚滚。“灯”不仅是光明的象征，还因为“灯”的谐音是“丁”，转灯能使家里人丁兴旺。在转灯的过程中，即便有人将“灯”端回家，那也不会遭人责备。人们把“偷”回家的灯放在灶君神龛前，用以求福祈子。

转灯的前一天，村子里的男人们就在一块平坦的田间栽灯场了。用高粱秆或木杆等距离纵横各十八排，栽成一座方城，城留进阵门和出阵门各一个。在灯场的正中台上，供奉着玄元祖师。每根灯杆上都放置一个麻油灯，仪式开始前，所有灯杆上的灯都亮起来了。

转灯都是在晚上进行。天色渐晚，老远望去，灯场上灯火通明、人山人海。只听见鞭炮齐鸣，锣鼓震天，“转灯”

仪式开始了！最先进灯场的是秧歌队，他们在唢呐锣鼓的伴奏下摇着扇子舞动起来，接下来，守在阵前的男女老少紧跟其后，笑逐颜开。一道人流在灯火阑珊的灯场里缓缓涌动，远看就像一条巨龙在蜿蜒前行……

打 火

陕北人有着在正月“打火”的民间习俗。正月十五、十六、二十三家家户户要在室内点灯、室外吊灯笼，还要在院子中央打火。

首次打火便是正月十五晚上，常听父亲说：“十五晚上打的是鬼火。”十五晚上，村子里总会有几家打火的人家，这时我们一定是会跑去凑热闹去的。在火堆旁，大家玩着，笑着，时不时地会有人将鞭炮扔到火堆，只听见“噼里啪啦”的一阵乱响。火红的火苗有的四散开来，有的窜向高空，孩子们对着高高升起的火焰尖叫着，个个乐得合不拢嘴。

正月十六打的是“人火”。晚上，刚吃过饭，我们就迫不及待地让父亲给我们打火火了。这个时候，能看见村里的每家院落里都火光闪耀、浓烟滚滚，刚燃烧的火焰烟雾很浓，火苗中夹杂着细碎柴火，没来得及燃烧就窜上了天空。

一会儿的工夫，燃着的柴火衬出的火光就越来越亮了，此时，火焰却没刚开始那么高了。这个时候，大人们就带头从火堆的这头跳到火堆的那头。陕北人称此为“燎百病”。调皮的男孩子兴奋地从火堆上跳了过去；胆小的孩子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后面的孩子推出去，眼见没了退路，便一跃而起，也从火堆上“飞”了过去；只有那些最小的孩子不敢跳，急得扯着父母的衣襟使劲地跺脚、喊叫，这时父母会抱起孩子从火堆上跳过去。明亮的火光把人们的脸照得红彤彤的，孩子们更是激动，跳了再跳，其乐融融！常听父母说，这天是去病日，人们期望家人来年能够健健康康、幸福美满，甚至连盖的被子、枕的枕头都要抱出来在火上燎一下，祈求这神圣的火焰把疾病带走，把灾难消除。

小时候常听人说“正月二十三烧枣山”。这天晚上村子里许多人家还会打火，人们依旧围着火堆转呀、跑呀！最后等柴火都烧完了，就会将柴灰用细

木棍拨开，埋进去一些红薯和洋芋。母亲把除夕捏的面花从神龛上取下来，放在燃尽的火堆上，大人孩子围着火堆，等待吃烤好的面花、红薯和洋芋。面花没一会儿就烤好了，母亲给我们每人分一小块来吃。等洋芋和红薯烤熟后，老远就闻到浓浓的香味了，刚从火堆里拨拉出来的洋芋和红薯，黑乎乎的，很烫手。父亲用小木棍把红薯和洋芋拨到院子里，孩子们等不及放凉，把红薯或洋芋抓在手里，嘴里一边唏嘘地吹着一边就急吼吼地开吃了！

在陕北人看来，过了正月二十三这个年才算真正地过完了！人们沉浸在喜悦和狂欢中的身心，也该收回来了。孩子们都已开学，大人们也开始为这一年的农活做起了打算。

过年，这不仅是人们对过去一年获得丰收的庆典，也包含着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在浓浓的年味里，家乡人总是带着无穷的热情和力量，去体味生活的幸福。

冬天的思绪

◇单振国



—
又是一夜淋漓漓的寒雨……

其实，每一个早晨都有清醒的思绪。昨夜温暖的梦寐，像掠过窗棂的风，在微明里悄然逃遁。整个屋里已没有你的气息，甚至连你对我从前的感动也如黄花般一片一片萎地。

我又听见生活蓬勃的拔节声，从清晨的窗隙挤挤挨挨撞向我。

此刻，我竟感到你给我的这一切华丽和舒适，竟不抵窗外那缕清醇的空气，令我如此向往！

带露的鲜花，经一夜尽情挥霍，已

剩薄薄幽香。当然，明天你又会捧来一束。每次，你随意扔去那失香残花时，都会深深地刺疼我心。

美艳的鲜花是插在瓶中，而我是否仅此插在你的手里？

尽管你一再表明，我们这样的结合并不缺失爱情的绚丽，可你的懦弱，又让我怀疑，不敢正面阳光的土地又岂能生长出鲜艳的玫瑰？

尽管你给我的温暖让我深知是来自你心灵的血流，我相信你一如彩蝶相信春暖花开一样，爱恋你一如白云爱恋蓝天一样。

可我想，真正的爱情，就应该大大

方方地书写在你尊贵的脸上，而不该悄悄地握在你出汗的掌心……

二

那个春天、那个诱惑着每一朵鲜花都必须怒放的春天——

在你幽深的目光里，我身不由己地全然被你侵吞。我是那么傻地等待月光穿越夜色的宁馨，好让自己颤动的心能够回归从前的平静。

可我还是违拗不住那无缘由的向往，失归的灵魂已是无处栖息的倦鸟，明知是一条崎岖的情路，可还是执意地要飞越那稠密的夜色。

当你诱人的目光又一次坚定地占领了我，宛如海风吹过椰林的绿波，我只能像渔鸥那样义无反顾地穿越世俗的浪涛。

当你激动的柔情又一次剧烈地打动了，仿佛太阳经过夜色的洗涤，我只能像花朵那样全部盛开，任你温煦地爱抚。

在此之前，我对自己的情感一直不敢浇灌，我保护自己名声一如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而潇洒的你却让我按捺不住情感的疯长，昏然间就放弃了自己对自己坚守的原则。

一棵孤独飘零的种子，一旦落进春天的泥土，又怎能没有破芽的理由？

当溃决的狂澜冲垮我那并不牢靠的防堤后，一切都已瘫软在你宽阔的肩膀之上，我知道我正在为你而堕落……

我成了个第三者，躲在人后的滋味让我把笑脸融入苦酒里黯然饮啜。

爱情让人总是忘记一切不顾一切，这是爱情的错，还是你的错我的错，抑或我们两个人的错。我真的不知道。

三

初冬的冷霰簌簌打在我脸上，浇灭热情后，心已凉透。

孤独让思绪一并融进这绵绵冬雨，此刻任何一种温暖都会令我不适、令我烦躁。

你对我精心设置的这个温暖窠巢，让我搭梦的心翼又如何能承载得起，此时心灵的自由就胜过任何昂贵的拥有。

当我又一次清醒地看出，我像全部装进了你的酒瓶，放置在橱中，老等着你回来，只作你寂寞或者苦闷时的燃烧，我就知道我们都错了。

那种戴着爱情花冠的诱惑，已被现

实的阳光晾晒成枯干的花瓣。青春的躁动，也在这冷寂的雨幕里回归成一眼幽深的遥望，生命再一次写满了理性的诠释，让我不得不审问自己质问自己！

激情既然熄灭，懊悔的余烬又怎能映红苍白的眉额？我们既然错过，脆弱的种子又怎能顶破坚硬的冰霜？

季节又一次告诉我，因为冬天本来就不该有盛开的梦想。

四

如果真为一个失却的季节执拗地去开放什么，鲜丽的花朵只能长结出酸涩的苦果。如果真为一片飘逸的彩虹着意地去梦幻什么，珍贵的青春又怎能经得起月色朦胧的迷茫。

请你原谅，为了彼此的幸福，我必须决绝地走出这冬雨的折磨。

为了一种拥有，我们已经付出了沉

重心血；为了一种放弃，我们是否还要熬白青春黑发？

当片刻的欢悦，要拿长久的痛苦去承担的时候；当一个诺言，要拿一生的内疚来惩罚的时候；我们今天就应该理智地斩断！

年轻的失错，还需要年轻的宽容和善良来解救，权当是我们生命走向成熟时必须经历的一次历练。

当岁月之网滤过生命斑斓的五彩，沉淀给我们的除了几多沉重，便是那放置在心坎上依旧魂牵梦绕的情感往事。多年以后，倘若我们面对往事，仅此是回味和遗憾倒也罢了。如是深深内疚和自责，那便是我们今天的罪过。与其长久地忍受情感的自责、忍受阴冷的折磨，倒不如决然去穿越这三冬的凛冽。

让我们彼此解脱情感的桎梏，然后走进春天——走进我们都能够获得新生的下一个春天！

春运记忆

◇李延飞

中国摄影报记者李作描，用镜头记录下春运 30 年北上南下、西出东返的旅客运输图景，一张张生动的照片瞬间激活了我关于“春运”的记忆。

春运即春节运输，这个词最早出现于 1980 年的《人民日报》，是中国在农历春节前后发生的一种大规模的高交通运输压力的现象。“春运”被誉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的人类大迁徙，究其背后的原因，“春运”与“乡愁”一词密切相关。无论你在外务工还是求学，无论你是当官还是扫大街，皆因春节引发绵延在心里的对家和故乡的眷恋和思念。临年腊月，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回家过年！余光中先生写“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于我而言，连接乡愁的则是一张窄窄的车票。

春运于我最早的记忆，源于 1981

年的春节。父亲从陕南出发，他的目的地是陕北。他要回家过年。听父亲后来讲，他是在腊月二十七动身，可到除夕那天，父亲还没有到家。那时通信不发达，路上究竟什么情况家人不得而知。还记得，那个大年夜家里气氛很是凝重，一桌子的年夜饭大家基本没怎么动。爷爷沉默不语，奶奶和妈妈不停地抹眼泪，我和弟弟也小心翼翼，一切皆因家里的顶梁柱缺了席。直到大年初一，父亲才背着大包小包风尘仆仆地回来了。原来，父亲这是因为买不到回家的车票而耽误了行程。那时的春运，运力严重不足，一票难求，除夕晚上，父亲和很多人被困在了绥德汽车站。

也许是冥冥之中总有一些暗示吧，十几年后，我在绥德汽车站参加工作，对“春运”有了更为深刻的体味。每年

的腊月十六，春运便拉开了帷幕，浩浩荡荡的迁徙大军从四面八方汇集在旱码头，除了返乡的本地人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人通过中转、换乘渐渐向家的方向靠拢。

那时的冬天特别冷，尽管每个人都小袄套大袄穿得像笨熊一样，可还是会冷得瑟瑟发抖。赶早的客人捂着耳朵，不停地跺着脚，数九的严寒把候车的时间拉得无比漫长，有的人实在冷得受不了了，就跑过去想喝上一碗滚烫的油茶。往往，客人才端起碗，米茶热腾腾的香气刚刚扑了鼻，发车的广播却急促地响起来了。这时，客人赶紧吸溜一大口，油茶太烫，烫得双眉紧蹙，张口倒吸冷气……这个场景总让我联想到幼儿园学的拼音歌“一个圆洞喔喔喔”！不敢误了车，这个时候，客人赶紧放下碗，但依然舍不得放弃口里滚烫的油茶，捂着嘴巴向车上奔去。

那时候，春运的候车室真的是人山人海摩肩接踵。站务员匆匆穿行于滚滚的人流之中，忙得顾不得吃饭，甚至顾不了上厕所。不是讲笑话，窗口坐庄售票员看见票房进来人总会大声求助：“快帮我坐一下，我上个厕所，一泡尿憋了两小时了，实在不行了！”。

节后跨省长途班线最为火爆，来迟就没票了。正月初二便有亲戚、朋友、

同学、邻居纷纷上门或打电话请你买票、留座。一些多年不走动的亲戚，也不知从哪里找到家里的电话，他们语气之恳切，语调之委婉，以拉近亲情的名义请你务必帮忙。春运，尽在一张张车票里彰显着运输人的荣耀与自豪。

正月初七，几个一线城市的线路车车爆满，营运车辆加班连轴转。这个车厢里，你总会看到一行五六个或七八个的年轻人，他们臂弯里夹着公文包，手指上套着硕大的镶宝石戒指，身披簇新皮衣，但裤脚和皮鞋却蒙着一层厚厚灰尘，他们操着口音：“喂，卖票的，不差钱，要前面的好铺。”往往这时候只剩下大通铺了，这伙人便大声叫嚣着，指责售票员服务态度不好。这大都是同一村子出来在京津冀贩煤的人，他们搭乘年末最后一趟班车从大城市回到村子里过年。过完小年坐着三轮车或毛驴车来到县城，然后转乘县际班车来到旱码头，再坐上通往大城市的卧铺车，实现自己的淘金梦。春运，也是连接城市与乡村的时光隧道。

1996年，汽车客运站第二次对外开放，吸纳进来大量个体经营者，鱼目混珠，导致经营环境日益恶化，宰客倒客甩客现象时有发生。有时，列车的卧铺车前面齐刷刷地围坐着一圈人，他们一般不进站买票，而是等候在站外讨价还

价，最后以很低的价格被集体塞进大通铺，或者一个铺上塞四五个人；当他们下车发现没有到达目的地时，也不吵不闹，但大人娃娃围坐在车跟前冰冷的地上绝不腾地儿；这时有年轻的乘务员便恐吓，甚至将代表模样的人狠狠地捅两拳头，但那人目光坚定一副誓死不屈的模样；无奈之下，经营者嘴里嘟嘟囔囔：“这帮龟儿子！”最终还是将他们又集体倒腾到硬座车上。关于春运中的这些是是非非让我体悟出了一些人生的滋味儿：不管多卑微的人，他的背后也许都有一个强大的组织。

年末，返程的人们大方了许多，他们怕耽误了行程，大都会进站买正规的车票。车站里，男男女女装扮一新、笑逐颜开，妇女们背上背着一个娃怀里抱着一个娃，汉子们大包小包肩背担挑，浩浩荡荡向家的方向赶去。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车站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关于“春运”的故事更多。我关于春运的记忆是从车站对外开放开始的，听一位年长些的同事说，在国营车站的年代，“大战春运”期间的四十天几乎是不放假的。他说，有一年除夕下雪，外省一地聚集了旅客，对方公司打电话叫他们车站过去接人。大过年的谁也不想去，而且路面还有积雪，路途比较危险，客运公司

只好动员党员、先进驾驶员过去拉人。车队队长连哄带骂，驾驶员们纵然有一万个不愿意，还是一边骂骂咧咧排侃，一边却“轰隆轰隆”地摇着搅把发动车辆。大年三十，他们驾车驶出车站，直到正月初一早上才赶回来。那一代运输人，他们简单、豪爽，甚至有些粗糙，但他们那种忘我的奉献精神和浪漫的英雄主义情怀是我们后来人无法超越的。

2024年春节假期结束之际，我在榆林汽车站候车室转了一圈，稀稀疏疏的旅客寥若晨星，属于汽车客运站的春运喧嚣和热闹早已远去。目睹汽车站的春运场景，再看火车站和飞机场，客流涌动，熙熙攘攘，一种失落感顿时涌上心头。

我常常想，每一个行业的发展都有周期，公路运输的黄金时代转瞬即逝。如果我们的服务再好一点，我们的经营者和驾乘人员的素质再高一点，我们的市场管理再规范一点，至少卧铺车不会那么快就寿终正寝吧？

归去来兮，人生不过是归乡和离乡。路远情长，春运依然在路上。我的春运记忆，早被绿皮火车、高铁、动车、飞机碾轧得黯然失色，但我们不曾忘记，春运的历史画卷上汽车运输也曾描绘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与路遥

◇肖 峰

时间倒回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和路遥的作品《人生》中主人公高加林一样，高考落榜。之后，我有幸在一九八二年的秋天，被陕西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一处一队招收为农民合同工。当时队部就驻扎在西安市太乙路延河无线电一厂大院内，距离路遥工作的单位陕西省作家协会（建国路七十一号），也就是几站路的距离。怀着对文学的热爱，我在参加工作不久后，就主动去省作协认识了路遥。我俩的交往，直至路遥去世，断断续续，就那么几年时间。路遥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与路遥交往的几个片断，如今回想起来，历历在目，着实令人难忘。

初 识

那是一个细雨霏霏的秋日，正值我

休班的日子，我冒昧来到省协作七十一号门房，打问路遥的办公住址。守门房的老人问我：“你是哪里人？找路遥做甚？”我一一回答了老人的提问。老人说：“路遥今儿在，外面下雨，他在后院平房看书，你去了就说没看见我，就说你是自己偷偷地溜进去的，不然他会怪罪我的。”我欣然答应，一阵小跑就找到了路遥。

见到路遥时，他正在看书，我惶恐地站在他面前，自我介绍了一番。路遥放下手中的书，认真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点了支香烟，问道：“你是清涧人，哪里的？没考上大学？在西安工作？你找我甚事？”我回答说：“我是李家塔公社的，咱俩家离得不远，我在省建三公司一处一队工作，找你没事，就是想认识你这个作家，我也喜欢文学。”路遥一边站起，一边拿出一个红皮本本，

然后带着商量的口气说：“今天外面下雨，你来了，正好我也有了一个采访的对象，我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你要如实回答我，好不好，老乡？”

路遥问：“你家几口人？”

我回答：“原来七口人，我妈去世后，现在只剩六口，我们兄妹四人，爸爸在县里当炊事员，爷爷和我们住在一起。”

路遥问：“你妈是怎么去世的？”

我回答：“一九七七年农历七月七日，我妈妈为了在河里捞上两筐泡着的苦菜，结果被洪水冲走，后来在邻村的一个水坝上找到，她已去世。大雨天里，乡亲们将妈妈抬回村里。那时我妈只有三十八岁，我十六岁，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我说着说着哽咽了。路遥一直在抽烟，右手不停地在做笔记。看到我伤心得哭了，他说：“哎呀，你也和我一样，天生是个苦命的娃娃。”我低下了头。

路遥问：“你会不会受苦？”

我回答：“会，一般农民会干的我都会干。”

路遥问：“你都干了些甚活？”

我回答：“掏过荒地、提过泥包、背过石头、收过麦子、打过场、砍过柴，还有很多。”

路遥问：“跟谁干活？”

我回答：“在家跟爷爷和三大，在外和乡下进城打工的人。”

路遥问：“你先说一说背麦子的感觉。”

我回答：“正是夏季，骄阳似火。爸爸领我去离家很远的山里收割麦子，快到中午了，爸爸和我背着麦子，要翻过几架山，才能回到家里。爸爸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太阳一晒，浑身冒汗，但是不敢休息，生怕歇着碰掉了麦粒，一直背到沟下有水的地方，父子俩喝口凉水，就把麦子背到了场上。那是很累人的。”

路遥问：“你再说一说背石头的感觉。”

我回答：“背石头第一感觉就是石头压在背上一股刺骨的冰凉，因为上衣穿一件单布衫，二是人小石头大，压得腰都直不起，背几回就软得动不了了。”

路遥说：“真的，我也背过石头，就是太沉了。”

路遥熄灭了烟，不再问了，接着说：“时候不早了，你还得回去，咱俩认识了，以后有时间再来，我愿意认识你这个老乡。你在单位好好干，注意安全，争取转正，以后能留在西安就好了。”

这时外面的雨还在下着，我走在建

国路上，心情格外好，因为这是我平生见到的第一个作家，而且是清涧人。路遥平易近人的品质，深深地打动了，我暗自发誓，一定要向他学习，努力成为一名作家。

相 知

认识路遥之后，只要有休息时间，我就去与他攀谈。

路遥有个习惯，白天他在家休息时，他的门上时常会挂着一个“请勿打扰”的纸牌。我俩约定，每次登门拜访，我就轻轻地在门上敲三下，再等一会儿，路遥就开门了。有一次，我将在建国路买的半斤水饺递给他，他喜出望外，没一会儿工夫，他就吃完了水饺，然后点了一支香烟，使劲地吸。他和我交谈总是习惯地拿出那个红皮本本，在上面认真地记着我说的话。有一次我告诉路遥：

“我听说西北大学要创办一个青年作家班，招收学生，我想报名，但是有一个条件我不具备，报名的人必须是省级会员。”路遥听后，马上动笔给省文化厅一位领导写了封信，让他给我办理一个省民间文学研究会会员，然后又给西北大学一位教授写信，希望他在同等条件下给予我照顾。后来我真的拿到了会员

证，只是我的大学梦依旧没能实现。

生活的压力，使我不得不努力工作，只能将文学的热爱和梦想放置于维持生计之后。工作之余，我依旧忘我地读书、不停地写作，虽然创作出的绝大多数作品没有被发表，可我依然执着地想在文学道路上有所作为。在我的文学创作之路上，路遥刻苦写作的精神一直鼓舞着我，激励着我。即便是后来返乡务农，在农村的煤油灯下我依然坚持写作，直至在省部级刊物上发表作品。路遥于我是何人呢？他是为人民书写的作家，他是为同乡的一位写作者支持和呐喊的挚友。我一直记着路遥，记着他对我的热切期望。

永 别

路遥成名之后，我却返乡务农。生活的重负，使我成了一个真正的农民。白天我在田里种地，晚上我在煤油灯下写作。这样的苦日子持续了好几年。后来我不甘沉沦，坚持向报刊、电台投稿。一九八九年十月，我被原华能精煤公司大柳塔煤矿招聘为宣传干事，两年之后，我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成了国家央企的一名正式干部，一直从事新闻宣传工作。业余时间，我坚持文学创

作，先后在《人民日报》《诗选刊》《延河》《阳光》《中国作家》《工人日报》等报刊发表作品数百篇，先后出版了诗集《人在旅途》《神圣的煤》《大地之光》《盛开的乌金花》《一座山的高度》，散文集《思想家园》，中篇小说集《峡谷太阳》。其中有两本诗集获得了“中国煤矿文学乌金奖”，两本诗集入围第五届和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我也被评为“全国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这些荣誉的取得，都离不开路遥精神的鼓舞。路遥是我学习的榜样。

路遥去世的一周前，一位友人给我捎话，说路遥病重，住在西京医院，想见我一面。于是，我从神木大柳塔镇出发，坐了两天的大巴车，来到了西安。到西安后，我找到了省作协一位朋友，是他领我去了医院。当时，我给路遥买了日本富士苹果和梨。还记得，路遥见到我时，他猛地从病床上坐起，一脸惊喜地握住了我的手，说：“你咋才来？”我说：“知道得有点晚。”路遥说：“听

说你转正了，则闹好了。我可想你了，等这次出院后我想到你那里，住在宾馆里，创作比《平凡的世界》更大的长篇。你支持我吗？”我说：“没问题，一定大力支持。”拉了几分钟的话，护士就示意我离开病房。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路遥。路遥去世之后，我悲痛欲绝，跑到大柳塔邮电局向省作协发了一份电报：“沉重悼念路遥老师！！！”之后我独自喝了一斤白酒，醉卧在床，幸亏被室友吴玉明先生发现，才幸免于难。

人生短暂，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我已退休回家。每当想起路遥，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一幕幕往事。他是天下最好的好人，却英年早逝。路遥一生无私奉献、扎根土地、歌颂人民，实现了作为人民作家的梦想。作为他的一位朋友和学生，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向他学习。

路遥精神永放光彩！

文学追梦人追求文学的精神依然神圣！

桥都重庆

◇马胜昌



来到重庆，才发觉这座城市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开阔，错综复杂的立交，凌空出世的桥梁，凌空飞架的轻轨，蜿蜒盘旋的干道，四通八达的马路……便捷的交通让人难以置信这竟是座被人们称之为“山城”的城市！一切改变，均归于材质各异、形态不一的长虹，像敦煌飞天的裙带，如黄山迎客松的虬龙，“桥都”之称，名不虚传。

置身重庆，一旦外出，就离不开千姿百态、数量众多的桥梁。这里的桥，在有限的出行范围内，除了没见到大型石拱桥外，其他的式样各异、新颖别致。梁桥、拱桥、斜拉桥、悬索桥、刚构桥，应有尽有，出行即是。箱梁桥、钢架桥、

彩虹桥、吊桥、浮桥，一桥一景，婀娜多姿。真是有路即有桥，桥路相融，若即若离。在这里，不是五步一桥就是十步一桥。毫不夸张地说，路就是桥，桥就是路，你很少不经过没有桥的路。

过去“隔河千里远”，如今“一江两岸”的发展，让重庆连体交融，来往自如。先进发达的交通，让长江天险如今无“险”可谈，行人过江，有海陆空三种选择，可以江上坐船，可以桥上坐车，可以空中坐索道。“桥都”立体交通的独一无二是其他城市无法比肩的，其优势凸显，魅力四射。恬静祥卧的水，犹如小鸟一般，依偎在妈妈的怀里，看不出有丝毫分离的想法，长相厮守，不

忍离去。这里的长江岸边，是人们游玩消遣的最好场所，尤其是夜晚，在灯光的装扮下，富丽堂皇、五光十色的游轮争相游弋在江面上，远远望去，让人分不清那究竟是漂在水上的船只，还是从水里面长出来的大楼？靠近江两边的高楼，美轮美奂，挺拔大气，更像出海巨轮的片片张帆，迎风招展，鼓劲竞发。这里的长江，在崇山丛林中逶迤穿行，两边峻陡陡坡，一失波涛汹涌、翻江倒海的威猛，也没有声震浪滚、浩渺千里的恢宏，犹如港口，更像公园中的一泓池水，风乍起，微波涟漪，慢逝东去。假使不是身在重庆，很难相信眼前这条河竟然是长江，甚至连说汉江、嘉陵江，都似信非信、半信半疑。

来重庆，两江汇流的夜景，说什么我们也不能错过。登上朝天号1号豪华游轮，溯江而上，灿若星河的重庆，让人头晕目眩、眼花缭乱。身旁镶嵌有“长江航道”“长航文旅”等醒目字样的游船，让整个江面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游轮甲板，茶座酒桌林立，人声鼎沸，游人如织，酷似夏日广场夜市，火爆热闹场景，远远过之。游轮甲板周围熙熙攘攘，全是手持相机、手机的游客，他们或取景拍照，或录制视频，争相将诗和远方收入囊中。俯瞰船下江面逝水，如油锅

初滚，银波微动，浮光跃辉，恍若隔世，一时难识水流朝向。朝天门广场，似巨轮出海，前端六座大楼呈高撑鼓帆状，吃劲发力，蓄势狂奔。而朝天门长江大桥，横跨千米，长虹凌空，龙吟蛇舞，风骚绝世。作为拱桥翘楚，独占鳌头，当之无愧成为地标，把重庆浸入游客心里。迷人的两江四岸，楼盘交错，灯火辉煌，随着灯光的明灭交替、动静变幻，处处游龙戏凤，流光溢彩。散落在纵横交错立交上的车辆，如萤火虫般星星点点，如流星般慢慢划过，形成了光的世界、星的海洋、色的舞台；像龙宫，赛天宫，让游客搞不清这究竟是现实还是梦境！

端详重庆大剧院，如巨轮卧江，鹤立鸡群，它的正前方，就是游客仰慕已久的朝天汇流，气宇轩昂，阵势宏大。一片波光粼粼的水面处，只见眼前忽然泛着泡沫，成群结队，如鳞似片，跳跳蹦蹦，持续恒久，形成一条褶皱带，晃晃悠悠，亮亮闪闪，如秋千飘荡，像缎带舞动，惹人注目。渐渐的，水面又恢复如初，呈沸水状，微泛轻腾，慢浮悠荡，乍见好似地平线被一刀裁开，左右一分为二，嘉陵江水郁重澄绿，长江水浑浊深黄；猛看犹如嘉陵江上搭一座深黄色橡胶坝，天衣无缝，前后相背，有

力诠释了泾渭分明的真实场景。即使船至两江汇流正中央处，在暗淡光线下，两色水差仍大相径庭，两江之水两重天，不舍初心难相融，昭然若揭，天人共识。如此罕景，有生之年首遇，当属幸事，实觉不枉此行。仰望空中索道，像是四条平行彩线垂挂着火柴盒式的魔房，缓缓移动，惊心动魄，配上闪烁之光，像彩色连环画一般；更似潘多拉魔盒，神秘莫测，让人难以经受住诱惑，均想一坐。

没有时间去认真体味白公馆、渣滓洞，但英姿飒爽的江姐与瘦小坚毅的小萝卜头，再次击中我们的内心。通过观看《在烈火中永生》《红岩》，又一次唤醒我们对“共和国成长来之不易”的感慨。唯有珍惜，方能告慰英烈、安然前行。错不开时间去造访洪崖洞，可线上线下的宣传图片，也让厚重的巴渝文化与独特的市政建设，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解放碑是实实在在拜访过的，虽历史悠久，但缺乏千年古城西安钟楼的宽广大气、历久沧桑，又不及世界窗口上海南京路的摩登时尚、超级奢华，也没有六朝古都北京王府井的囊括中西、坐拥八方。不过，它却留存着抗

战胜利的历史印记，其意义非凡，彪炳史册。

对于网红打卡地李子坝，众人还是挤出时间逛了逛。在这里，绝无仅有的轻轨非常魔幻，是山城公共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这轻轨不仅能上天入地，还能穿楼过江，更多是飞檐走壁，神通广大，无所不及。一样地坐轻轨，却有不一样的感受。其他城市的轨道交通，要么地上，要么地下，没有凭桥凌空借路的，更没有穿楼而过的，外地来的游客，乘坐轻轨多数不是出行的需要，而是为了观光体验。一上轻轨，游客们争先恐后，疯抢驾驶员身后1号厢的前半块，这是观光赏景的最佳位置，也是摄影录视频的理想处所。我们泰然自若，就地落座，还没明白为啥都急赴1号厢时，有利地形早已被年轻人抢占。看景不如看照片，那些网红照片，均是从众多专业摄影师汗牛充栋的作品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其生命力持久不息，长盛不衰，熠熠生辉。

今非昔比，山城早已华丽转身，被桥都所替代。盛名之下，究竟实副？不妨实地走走、亲眼看看。

刻骨铭心的爱

◇李世斌

也许是因为大哥二哥上学的年代父亲对他们的学业没有足够重视，导致他们文化基础薄弱，最终没能进入“公门”，成了东山太阳背西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者，这成了父亲作为一名老教师，心里始终难以解开的“疙瘩”。

有了大哥二哥在教育上的缺失，当我渐渐长大时，父亲对培养孩子的方式从思想上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我知道，父亲一定想的是：“再不能让这个小的和大哥二哥一样因荒废学业而留在农村，不能让他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了。”也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考，父亲才对我严厉起来，对我美美地“狠”了几回。

我小学五年级时，正值毕业，村队干部为给学生们上学提供便利，经过与乡上协调，在本村破天荒地办起了初中班。说是初中，其实充其量就一个班，而且只有本村的五年级原班人马转读初

一年级。村办初中，教学条件十分简陋，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质量自然是无法与县办中学相比。对我这个小学基础没打牢的差生来说，在这样的学校要学好初一课程更是难上加难。我的数学成绩尤其糟糕。

有一次，父亲周末回家，对我的学习情况进行考查。他给我出了几道用二元一次方程组解答的数学应用题，我清楚地记得自己一道方程组也列不出来。看到我的学习能力如此之差，父亲急得暴跳如雷，火冒三丈，口中念念有词：“这是初中最基础的知识你都没掌握，这以后随着年级的升级，知识面越来越宽，难度越来越大，你怎么能跟得上？”说到激动时，父亲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愤怒，“啪——啪——”两下打在我脑门上。我顿时感觉天旋地转，眼睛发黑。父亲用力将手中的笔一甩，对我下了最后通

牒：“今天早上做不出来就不要吃饭了。”父亲话落，我的眼泪扑簌簌地流了出来，内心像打翻了五味瓶似的，难受至极。我难过，一方面是因为父亲从来没有因为学习这样对待过我，我觉得非常委屈；另一方面我是为自己的学习成绩如此之差让父亲生这么大的气，家庭气氛空前紧张。桌上的闹钟吧嗒吧嗒地走个不停，我始终想不出个子丑寅卯，头脑中理不出任何解题思路，直到早上吃饭我还是没有做出一道题来。好在母亲常是“和事佬”，给我端来热乎乎的饭菜劝我抓紧吃了再好好学习，这才圆了那场难堪尴尬的僵局。

父亲消气后，给我从头到尾将几道题头头是道地讲了好几遍，并让我把解题方法和步骤向他叙述一遍。直至我彻底理解领会了，父亲才长长地出了口气，并对我语重心长地说：“知识这东西一环连着一环，环环紧扣，前面无论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后面的知识就连贯不上，就不能融会贯通，肯定学不好。”父亲还告诫我，课堂四十五分钟认真听讲最重要，课堂上注意力必须高度集中，必须做到眼到心到手到，决不能交头接耳、心不在焉；再则，即便是没听懂没弄通的，课后应当用心反复看教材，并做到不耻下问，直至学会为止，这样才有可能把功课学好。那次父亲还给我讲了“万丈高楼平地起”“打好夯实基础的重要

性”等好多道理。自那以后，父亲为把我的学习成绩抓上去，毫不犹豫地很快将我转学到其教学的中学读书，才使我之后的学习成绩有了明显提高、取得不小进步。

其实，父亲对我的培养不仅仅体现在学习上，在如何克服困难、磨练意志、吃苦流汗、壮大胆量方面也对我做了好多有益的培养训练。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有一年放寒假，天气异常寒冷，气温在零下二十七八度，连无定河的河面都结冰全封，北风呼啸而过似针尖在脸上刺扎般疼痛。一大早，父亲领着我和二哥到离家五里路之远的一个叫“面和嘴”的地方砍柠条（柠条是灌木类植物，浑身带刺，条子剔刺可编筐编笼，也可当燃料烧火）。从家里出发，先得爬一座高山，然后拐来拐去绕几个大弯，再下一道陡坡，才到达目的地。一路上偶尔能看见坡上梯田里被砍倒的庄稼秸秆躺在地里外，没有见到一个人影，辛苦一年的农民朋友也因秋收结束、天寒地冻居家过冬歇息了。到目的地一看，陡坡上灰蒙蒙一抓长得“张牙舞爪”的柠条扎得人根本无从下手，加上天气异常寒冷，双手冻得根本不听使唤；狂风呼啸，沙尘肆虐，刮得人脚站不稳、眼睁不开，庄稼枯叶更是被风吹得左摇右摆，上蹿下跳，游移不定；老鸱时不时在半空中传来“鸱——鸱——”的凄厉鸣叫，

更觉得寒冷打颤。只有十二三岁的我，在那样恶劣的环境里，一下子想到家中的暖窑热炕该有多幸福，于是我有了打退堂鼓的想法，闹着嚷着要回去。二哥也跟着随声附和。

见此，父亲并没有训斥我们，只是默默地捡来农民丢弃在地里的秸秆，点燃取暖。一会儿工夫，我们浑身热了，手脚自如了，我和二哥的情绪总算稳定下来。父亲告诉我们：“做什么事都要有恒心毅力，要坚持不懈，万不可遇到一丁点困难挫折就被吓倒，甚至退缩不前，否则什么事也干不成。”话音一落，父亲开始给我们示范如何砍柠条。只见父亲手拿长镢头，把柠条往回一钩，并用力一压，迅速用脚将柠条踩住，三下五除二就将柠条从根部砍了下来。砍倒的柠条就老实多了，乖乖地躺在地上没有了先前的刁钻难缠。当我去整理父亲砍倒的柠条时，一不小心刺儿扎进了手指，钻心的疼。我抱怨道：“干这样的农活太苦了，当个农民真不容易，我长大以后一定要走出大山，离开这苦难的农村到城里生活。”父亲告诉我，做什么事都有窍门，应该讲究方式方法，不得盲目蛮干；就拿整理柠条来说，首先必须戴好手套，然后用力不能过大，要轻拿轻放，不然柠条刺就会扎在手上；读书也是同样的道理，除了要有恒心能吃苦外，要讲究方法，寻找规律，效率

一定会事半功倍。说完这些，父亲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想走出大山，改变命运，那你必须从现在开始刻苦学习，练好本领，像鲤鱼跳出龙门一样有出息了，你的人生才会是另一番景象！”

父亲的话很长，我却听得意犹未尽。尽管那天我的脸颊鼻子被冻得通红，眼泪鼻涕直往下流，赶回家时，已是手脚麻木浑身打颤，连吐字都结结巴巴说不清楚，我却依旧觉得那是特别温暖的一天。跟着父亲经历了这一次磨炼，也让我懂得了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

我小时候胆量特别小。七十年代农村没有电灯，靠煤油灯照明，一到晚上，若是没有月亮，村里定是一片漆黑。我从来不敢一个人走夜路，尤其是路过有坟茔的地方，更是被吓得毛骨悚然，头发根发麻浑身出冷汗。即便是大白天，我也不敢单独到外村或镇上行走。记得1977年大哥去应征入伍，临行前一大家子人想在村里合影留念。当时，我二爸在公社工作，又没有通讯工具能获得联系，父亲便让我去离家十五里地的镇子上通知二爸。我的态度是要么再相跟一个人一块去，否则我就不去，因为我一个人肯定不敢去。父亲的态度很强硬，非要让我一个人去不可。父亲说，这么个胆量都没有，那你长大后能干啥？不敢去是平时缺乏锻炼造成的，今天正好是锻炼胆量的好机会。说着给我拿来一

根长竹竿，让我拿上壮胆。并给我打气：“你大胆地走，什么事都没有。”最后闹来闹去实在拗不过父亲，我噘着嘴极不情愿地出发了。

一路上，我一边心惊胆颤，路过有坟冢的地方呼吸急促，蹑手蹑脚地快速过去，生怕弄出声引出“鬼”来；路过村子更是小心翼翼，左看右瞧会不会有坏人出没，有没有恶狗蹿出来伤害自己；一边又在心里犯嘀咕，不由得埋怨父亲为什么非要逼我一个人出门上路，这么狠心地对待我？甚至怀疑父亲是不是根本就不爱我……一个小时后，我终于到达目的地，果然像父亲所言，什么事都没发生，一路平安无事。通过那次练胆锻炼，我的思想认识彻底脱胎换骨：“世上哪有鬼怪神仙？其实是自己心里装着鬼，心存恐惧，才表现出自己吓唬自己的愚蠢行为！”从那以后，我像换了个人似的，胆量一下子变大了，一个人哪都敢去，再也不怕鬼怕神的，而且还为自己当初的胆小如鼠暗暗发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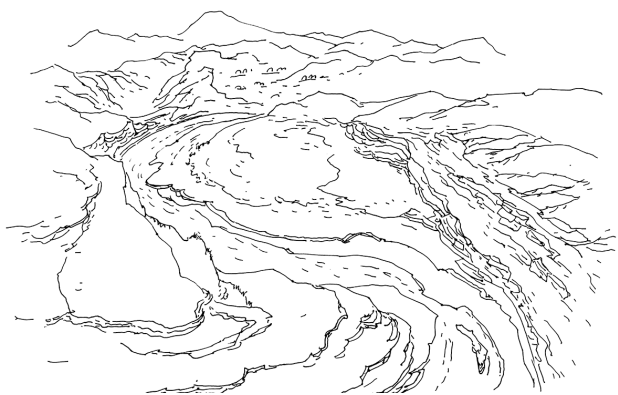
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寓意深刻、发人深省的故事：一只老鹰在天空中盘旋寻找觅食目标，突然发现它的孩子正

与一群鸡在杂草中来回啄食。老鹰想，我的孩子怎么在地上与鸡在一起？于是俯冲直下将其孩子叼到半空抛出让其高飞。由于其子从小就被调皮孩子捉回跟着鸡群，没有练出长时间飞翔的能力，于是被老鹰抛到半空的小鹰刚飞几下就摔到地上。就这样，老鹰反复多次，尽管其子被摔得遍体鳞伤，最终小鹰飞向蔚蓝色的天空……动物尚且懂得驯化其子强练飞翔本领，让其展翅高飞，更何况是有思想、有智慧、有情感的人呢？我一下子恍然大悟，爱自己的孩子是普天下所有父母的天性和本能，只不过是方式方法有别罢了。

四十多年过去了，父亲已成了一个起居靠人护理的耄耋老人。他满头稀疏银发，骨瘦如柴，行动迟缓，再没有能力为自己的儿女倾注爱心了。每每看到父亲，我就想起父亲曾经对我小时候的“狠”。父亲对我的“狠”，那是对我这个当儿子的纯洁无私的关爱，是恨铁不成钢迫切心情的外在流露，其良苦用心是让自己的孩子将来在社会上有所作为，成为完全独立自食其力之人。

心中淌着一条河

◇白莉娟



今天，路过一条河……

又看到这条蜿蜒于沟坎间的无定河。她瘦得不再如从前那般汹涌了，冬日里一条白冰带纹丝不动，好像一个迟暮的老人，偶听得一些吵声，睁了睁眼睛，马上又闭上了，沉重的眼皮合拢得更紧了。在我记忆的长河里，这条河带给我的生命体验与溅起的温馨，一直在我心底蛰伏。如今，她却疲惫不堪了。

小学五年级时，我用稚嫩的文字写过短篇小说《呜咽河》，当时我并不知道路遥先生后来也有“哭咽河”的描述，不过以此倒可以证明我所述的这条河真

的存在。大概因为家住高坡之上，掀开门帘目之所及尽是那湾河水，回荡在耳边的就是河水流淌的“呜沙——呜沙”声，听久了我觉得那是呜咽声。所以就以这条世代赖以生存的河流为背景，用现实主义手法，倾诉主人公苦菜花自强但悲催的人生；努力呈现“河畔人”与自然的抗争与融合，以及他们身上枣树般质朴而坚韧的生命力。

逝者如斯夫，她也还会呜咽有声，上游安静，下游呈现倔强的奔流之态。最近这些年她是真的沉寂了许多。曾经的这条河，洪水期有滔天奔涌的气势，

清 涧 河

河岸两边是浩浩荡荡“捞河财”的男女老少，高潮总是几个年轻后生在洪峰上的扎猛子表演；枯水期马达突突的声音，一条一条管道把河水输送到每一棵枣树底下，农民信心满满侍弄每一寸枣林地；冰封期整个无定河涌动着白茫茫的冰凌，有时发出“咯吱——咯吱”的碰撞声。数九寒天一河水终于结结实实冻住了，我们在河滩上肆意“溜马马”“打擦擦”，那是冬季的河面上绽放的欢乐。

那时候的无定河有旺盛的生命力，她冷峻，她高傲，她也包容，人与自然真正和谐相处。也是这方水土的滋养，小人儿的我们也像动物一样敏感于四季的变化，春芽萌动，冰凌挂霜，酸杏变黄，豌豆饱满……从未有一种成熟能逃过我们的眼睛，逃脱我们的“戕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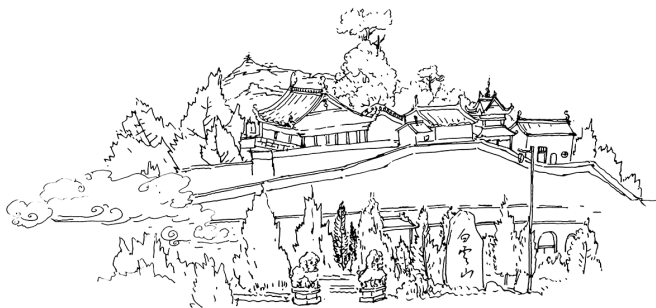
小时候我家和外婆家就一河之隔，那个时候好像永远没有作业，我总是小

信使一样往来于两家之间。而我的交通工具是一头特别温顺而且聪明的小毛驴，它额头有一朵红色的绒花，脖子上有一串铜铃铛。它无数次驮着我渡过这条河，水有时会漫到它白色的肚皮上。我抓住铃铛圈贴紧它的脊背，看着乌泱乌泱的水流，听着“叮当——叮当”的铃声，像个骄矜的女骑士一样安心等待到达彼岸。河滩少石多细腻泥沙，各种野花小草铺满小路。初夏的风带着河水的潮湿和土腥味，还有窸窣窸窣的虫鸣。我的小毛驴过河后就撒欢了，一路小跑到主家。外婆薙着我的头，外爷撸着毛驴的脖。我不知道说了什么，他们笑得那么真切。

又到傍晚，河沟里猛地灌来几口西北风。余晖中，记忆支离破碎，总有一些落寞。

临河吹风

◇贺 钰



榆林十二个县区，我最喜欢的县城名字，除了“清涧”就是“佳县”。清涧是我的故乡。“清涧”在我望文生义的理解里就是“涧水清流”，这四个字便是一幅绝妙的风景画。于是，一想“清涧”二字，艺术美感就立刻如春风化雨般，徐徐地吹入我的心扉，浸润着我的心田。“佳县”这一县城名字我同样是喜爱的。

对佳县的向往，首先是因为白云山——西北地区久负盛名的道教基地，万历皇帝御制亲赐过《道藏》4726卷的巍巍名山，云烟缭绕，松柏苍劲。白云山上的白云观是西北地区最为庞大的明代古建筑群，古色古香，香火不绝。

庆幸的是此次前往佳县，我们有本地人陪同，不至于瞎打冒撞。

汽车在榆佳高速一路狂奔，下了高速，快要进城，车子就不停地下坡上坡。车开到距离县城最近的村子，我才发现，县城主区竟是在山上，而且是石山上。

佳，汉语汉字，汉语常用字，最早出自小篆《说文》，从人，圭声，字形是人得到帝王授予的代表权力的“圭”，“圭”是玉制礼器。“佳”本义为“美好”“优美”“漂亮”等。

榆林十二个县区，只有佳县是一字县名，其他都是两字。就凭这言简意赅的利索，我就喜爱佳县。何况，从字面看，佳县就等于好县。听名字就是好地方。

可这号称“山水葭州，康养圣地”的县城就是这样灰蒙蒙一片？我想，可能是我出行的时间有问题吧！“还是‘铁葭州’和‘石城’更适合佳县。”我忍

不住脱口而出。“自己的家乡要自己爱。”向导如此给我回应。这是铁骨铮铮的佳县本地男人，吻合了佳县在我眼里的气场和气质：不强求、不迎合、宁坚守、有情怀。

司机告诉我们，从山脚拍佳县县城，很像西藏的布达拉宫。天阴沉沉的，朦朦胧胧间，我仰头观望，果然很有布达拉宫的气质。整个县城雄踞在悬崖峭壁最高处。布达拉宫那边信奉藏教，佳县有白云观，土生土长的陕北人信奉道教。

人间佳地，绝石有山，白云圣境，蓝天净澄，古木参天，飞鸟鸣旋，画栋雕梁，香火袅袅。男女老幼，虔诚叩拜。卦灵抽签，愿成许愿。善恶因果，福祸自招，天道直鉴。登顶眺远，日照东方，气象千万。

下午，因同行其他人另有其事，我独自去了向往已久的东方红文化产业园。此行，最难忘的是在东方红阁广场的临河吹风。从陕西黄河文化博物馆继续往下走，就是东方红阁所在的广场。人还没有到东方红阁广场边上，黄河之风就磅礴汹涌直冲而来。我知道，自己是到了黄河边上。和二十年前的经历是相似的。

黄河之水天上来。从东方红阁近观黄河，视野所及的黄河是平稳慢流的，所谓的朔风强劲当是长河宽岸之间又直下暗流的发力。此时，黄河像一位内功

深厚的武林高手，岿然不动又呼呼生风，凡人的身板难以抵挡。只可远观，不可亵玩。虽然凡人居高地，黄河就在眼底，然而地理位置的高低，并不能彰显实际位置的高下。谁敢自不量力，试图靠近，黄河就会像狂狮一样，张开血盆大口吞食撕咬。

佳县县城比邻的黄河正是黄河大峡谷的平缓地带，然而它也是卧躺的森林之王，王者虎气喷薄而来，绝不可当是绵和山羊或者可怜兔子。不过，河水与石山一旦撞击，石山就生了风，石城就有了润泽之气，有了温软之源，不再那么坚硬凌厉，不再那么说一不二。

佳芦河从榆阳区双山乡断桥村出发，在佳县的木场湾村汇入了黄河。黄河又多了一个孩子。它在不同的支流接纳了不同的孩子，携带着众多的儿女滚滚而去，奔向遥远天边浩渺的大海。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多少年了，如果不是黄河滋养着佳县，守护着佳县，佳县县城孤零零地守在这绝域峭壁该多么困顿绝望？

两岸从山底到山上均有人烟，房屋高低错落，紧密不一。据文物考古证明，远在新石器时代，佳县就有人类繁衍生息，不少地方有新石器时代遗址。只是，如此糟糕恶劣的地质条件、生存环境——层层石山之间，他们是如何开凿窑洞的？如何春耕秋收的？如何生儿

育女的？如何发展图强的？没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可以吗？没有披荆斩棘的勇气可以吗？没有聪明智慧的头脑可以吗？没有机锋变通的性格可以吗？没有纯正良善的品行可以吗？

在陕西的佳县和山西的临县之间有一高一低两座大桥，一座是从前搭建的，一座是近年修建的。黄河两岸各有一条公路随着黄河蜿蜒，偶尔见小汽车像甲壳虫一样在上面奔走。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即为利往，自古皆然。望着高架桥上川流不息的机动车，两岸公路上稀稀落落的汽车，我思虑良久。我知道车里面开车的和坐车的都是人，且以佳县人和临县人居多。因为，临县一些人总是跑来佳县打工，餐馆和酒店的服务员也以临县女孩居多。当然，佳县也会去临县，经临县，往更遥远和美丽的他乡，甚至在富足繁荣的首都立足定居。在任何地方，佳县人都可以挥洒热血和奋斗拼搏，只要是选中了那个他乡。只是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会铭记他们是葭州人。

面朝黄河水，她是宽阔的，她是温暖的，她是广博的。在母亲河面前，我竟像孩子一般地觉得自己微小、委屈起来。前两年开始，遗憾和疑惑接踵而至，如强敌环伺，种种烦恼，苦不堪言。我额头的黑发陡然变成白发，遮都遮不住，导致一个月就要染一次。衰老开始势不

可挡地侵蚀着我的身体和大脑，并且有大规模地长久地深入驻扎的迹象。我无可奈何，也无话可说。自古及今，衰老又曾饶过谁？

今年春天，瘫痪了十年的，我最敬爱的二伯父永别了这个世界。因为种种原因，我没能去北京参加他的丧礼，痛惜至今。从他2012年离开老家，去了北京，我再没有见过他一面。如今，我忘了哪次是我们在县城的最后一次会面。而且，那次记不起的碰面竟然是我和他的永别。

从2019年的秋天起，我的二姨出现了健忘症，时至今日，已经四年了。最亲我们的二姨，终于……终于什么都知道了，只是在被动地维持着原始的身体机能——吃喝拉撒。从去年春天开始，我连和她视频的勇气都丧失殆尽。今年的一天中午，我在房间休息，听见我妈和在上海生活了十三年的二姨视频，但是我没有走出房间，我惧怕自己泪流满面。

我不知道阿尔兹海默症怎么就偏偏找上了她？又是怎样凶残地把她生命中重要的人，一个又一个地抹去的？又是怎样叫她忘记自己是谁，进入完全物我两忘的境地的？她明明是我母亲家族最贤淑最灵醒的女人。造物主究竟是怎样轻描淡写地搅弄人间的贫贱富贵和生离死别的？我无从知晓。

清 涧 河

两位长辈于我的意义非同凡响，拔高了我一生的眼界：男人就应该像他。女人也应该像她。这是多年以后我洞悉的真相。二伯父是二十世纪陕西省西北大学数学系毕业的高材生。我这辈子第一个听见的大学就叫西北大学。他文理兼备，善说能写，会唱会拉，才华横溢。我的二姨吃苦耐劳，敏慧过人，自学了医药学，曾管理过某乡镇的药房。他们的共同点是孝顺父母，不嫌贫爱富，肯拉扯兄弟姐妹。不同的是，老天爷带走他们的方式截然不同。我二伯父头脑清楚，但是身体不得动弹多年，多年被困在养老院某个室内。不过，头脑越是清楚，心灵越是痛苦，不是吗？我不知道那些年他怎么想得通，怎么煎熬的？我的二姨身体健康，头脑却一天天地模糊不清，直至混沌。她的精神早就终结在最后某个记忆的瞬间。只是这样的身体，只有亲人才会见不得它停止运转。

黄河的风一阵阵地掠过我的脸庞和身子，我很冷，可是我渴望更刺骨一些。二伯父、二姨和所有佳县人一样，同为陕北人，也是黄河的儿女。佳县的每间屋子中，每孔窑洞中，每一辆车里，都

有陕北人的情真意挚和生老病死。

初唐的陈子昂登上了幽州台，也是北方，（幽州台在今天北京大兴。）写下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绝句，写出了多少人的寂寥和伤怀。临河吹风的我，没有陈子昂那样俯仰壮阔又横穿时空的哲思，有的却是对亲人绵绵不绝的思前想后。

作为独立的个人，我百思不得其解，也只有承认客观事实，遥念着他们的已逝或者将去。大约，大限将至之期，人放不下的唯有真正爱过自己和自己深爱的人。和陈子昂所不同的是，让我茕茕孑立迎风洒泪的不是因为不遇明主，不见伯乐，而是因为爱而未见，爱而难见。因为被爱与爱过，所以我不孤寂，也不可怜。离开佳县的那天，我决定尽快带妈妈去一趟上海，让妈妈再抱抱瘦弱又温热的二姨。

在佳县，在黄河边，望河、听河，也向河诉说。黄河没有给我作答，黄河也给了我答案。

栏目责编 辛杰峰

春月（外四首）

◇林 荫

春月

那是一面镜

映出你的孤独

和埋在肺腑深处的

那撕扯不断的牵念

春月

那是一张脸

是你无法忘却的残梦

难以愈合的隐痛

时时把你的肝肠撕扯

春月

那似一张饼

诱发你生出

抗击多舛命运

悠悠涌动的精气神

春月

那是一颗心

一颗皓荡畅朗朗

散怀尘寰

游历瀚茫之道的

虚无之心

……

云飞扬

把白云当棉絮

摘几朵填充进心房

捂暖你

被尘风吹伤了肝脏

把黄云当油画

让眼睛去滋润调养

清 涧 河

点亮你

生命旅途的无限希望

把红云当愿景

牵引灵魂登高远望

丰盈你

今后日子的壮丽和辽阔

爬山

爬上身边的大山

让精神高地靠近岭端

摊掌吐纳

与流云对话

搭上清风的游船

掏出灵魂粘贴成旭日印染的红霞

拴住峰际的夕阳西下

严守天道的边卡

行走出自我生命的水阔浪翻

……

摆渡

茫茫人生

那是大海的波涛汹涌

那是沧桑的起伏跌宕

命运如一叶冲浪的小船

自己便是唯一的摆渡者

风里雨里

追寻着光明的彼岸

几度荡上浪尖

几度落入峰底

惊诧恐慌

欣喜悲伤

不知所措

无可奈何

湍流漂沦中

几经云聚云散

几经草绿草黄

许多时候

被四季的风雨雪霜

摧打得满腹惆怅

许多时候

被境遇的阴晴圆缺

揉搓得肝肠寸断

野渡无人舟自横

长夜难明赤县天

六神无主

魂飞胆战

苦海虽无边

但并未着魔中邪
如何回头是岸
……

寂静的故乡

故乡的冬天
静得令人心慌
听不见鸡鸣狗吠
听不见婴儿啼哭
更听不见娃娃们
上下学的呼喊
和书声琅琅
连炊烟也悄无声息
孤孤单单地飘着 飘着
太阳暖堂堂地照着村庄
唯有堆堆柴禾挤在一起
晒着阳阳

喵儿一声猫叫
让我惊喜了半天
这才意识到
村子里好长时间
看不到一个人影
只有我站在硷畔瞭望
还有邻居旧院的两头牛与我对望
我忽然明白
自己虽已回到老家
可再也无法回到
童年乐园的故乡
……
我不知道
历史的巨手
什么时候又会按下键盘
激活山乡的鸡鸣狗吠
和书声琅琅
……

春风说（外五首）

◇胡小纯

三月阳光真好
暖而不燥，照进茫茫尘世
娘在那边不冷吧
林间，布谷声声怨

各种花儿开得肆意
蛰伏之虫一一出洞
不辜负这大好时光

天地慈悲，万物有着各自的宿命
春风不是救世主
对命运反复躬身的事物
才能活出一束光

回忆是蛊毒，也是药丸
人生浮沉

娘已不在，人生只剩归途

龙脊

秦岭肃穆苍莽，本无南北
西起昆仑，中陇南，东至鄂豫皖大别山
同淮河一道，同日月风雨
在偌大国土擘画出南北分际

石头是小小的山，山是巨大的石头
时光汹涌，侵蚀，断裂
留下幸存者
山堆叠起中华龙脊，承载
不曾断裂全部文明历史
千万年来
季风，寒潮，气流与之反复较量

一一败下阵来

山风低鸣，山河同戚

大雁年年飞过，在沉默中传递风声

鸟鸣自带乡音，心怀悲悯

多少水流，渭，泾，洛，汉，丹

出峡谷，经峻岭，滋黄土

穿过幽暗岁月，罹难他乡

信天游

秋海棠上走失驼队

能否找到大唐的疆土

高悬不只是明月，还有九曲黄河

月亮善于伪装，虚妄是浮生强加之词

泾河、渭水颠簸交汇处，清浊分明，多

有不甘

在陕北，老秦人敬天畏地

踉跄山谷，山丹丹花开花又落

石头互相倾轧，错过水命

黄沙泥土喊出对雨水的深深渴意

一只山羊梦想，不只是岩间的苔藓、荒草

牧羊的汉子甩着响鞭

唱起信天游，飘荡山谷

山枣，黄果在山里闪动善良的爱

惆望

炊烟稀薄，不再动荡

成为乡村符号与记忆

集体失踪于温暖黄昏

味蕾不会开花

落在谁家铁锅灶膛，灰烬早冷

磨刀石不用则速朽

留下娘空寂磨刀声

翠竹频频敲击父亲窗台

讨论孩子们蒲公英般的命运

府河水泛着粼光

不舍昼夜，磨洗两岸

杨柳岸边的故事已走远

一只落单白鹭，飞在微茫星光之下

飞入熄灭涛声的芦苇荡

清 涧 河

守望

陕北高原，天空落下大片的蓝
跳跃的白云落下东边黄土坡
山风低鸣，琴音抚慰千丘万壑

红富士红枣集体列装

渐次点燃枝头

山玉兰、龙牙花多哀矜

落入眼帘，等待谁的幸临

延、洛、泾、渭水颠簸跌宕

几番罹难于山谷，黄土，劫后余生

有浩荡的出口，终入黄河及大海

多像秦人起伏，不屈的命运

大雁飞来又飞走

尘世薄凉，更跌不尽的奇缘

你是水，我是一条等爱的鱼

流向长安一片浩渺月色中

黄土坡

西北之地，山丘裸露成壑

野草成为稀缺之物

河流腹部干涸

风沙低噪，一次次残忍剥开黄土地伤口

吹冷、吹硬、吹伤大雁翅膀

多少遗言已客死他乡

苍天垂怜，柔风化雨

接引无数灵魂

有水的地方，会有悲怆生命

所有花朵不一定会都开

灿然生命相继赴难于“苦行中的悲河”

杨柳拈絮成萍，水中闪着幽青之光

大雁已飞走

一些事物仍下落不明

夜夜南望，荒芜的尽头仍是荒芜

用尽所有热情，时光暗涌

我仍有陡峭的伤悲

十月的石岿（外一首）

◇杭建新

寒露过后，一丝冷意涌上心头
面对时间和生活
我们在错觉中滋养伤痛
该是摊牌的时候
这块土地注定要风风光光
流淌的小溪
孤独的村落
还有听不懂的鸟鸣声
会在黄昏来临那一刻
与石岿先民长谈。在这里
总有人为朝阳唱歌
也把晚霞带回家
一封家书弥漫着芳香
是秋菊的告白语
偶尔能翻找出我们期望
与十月相提并论

生怕无法倾诉
一别，已进入深秋的画面
皇城台雄伟啊，处处都养眼
糜谷、红葱，石岿烧酒
与随风飘扬的考古旗
列队欢迎。我们默默地
撕掉一页页苦难
滚烫的心缩短了距离
踏着清风，寻找
不曾远去的惆怅和未来
金色的秋
熟了一粒粒种子的念想
就像我们都与大自然握手
在和那些过往
谈笑风生

夏与秋

牢记住那个时间段

有花打碗（外三首）

◇高 浩



有时候我们与黄蒿草类似

交给一把粗阳

在风口上磨磨花瓣

锯开一段新伐的自我

从此之后

刻悲刻苦

但装满风骨

守望家园

狗锤家的羊油一落锅

村里的炊烟就一一敲响了

童年的我数着纸窗里涌出的橘红光晕

孩子们牵着笑声奔跑

清明的风一落地

山茱的纸烟也屡屡升起

佝偻的我数着坟头
村里的院落黄蒿草疯涌

狗锤和我一样佝偻着身子
拖着入土的岁数和一大摞秸秆
铁锅里剧烈的咳嗽声在村庄中
来回翻炒

斩月亮

说是乌云是寂寞的长途
说是雨声是残秋的归处

饮一杯无定水
迟迟未睡
斟一夜多情血
弄白发梳出寒铁

打把上好的钢刀
独自一人
手刃今晚的月亮

车灯之光

车灯之光，时空之轮
白蜡笔在灵魂闪烁的深夜里徘徊

有一只雪儿
无声地缠绕
火柴沾染了整个白夜的黑

夜无定，烟灰暗淡无光
远方低垂的是成群的星星

月亮是不会丢了的神灯
神灯是不会醒了的烂梦

铜版画的春天（组诗）

◇ 衣 名



北方

北方生产好兄弟好女子

北方的好兄弟是义气的赤子

北方的好女子像纯朴的麦子

整个北方

饮一条阳光的大河

那是一种纯金属出炉的声音

让你的骨头听了也激动得哗哗作响

那时辰你觉得北方是一块火热的铜

北方之血因为干燥

能够饮得下一海碗一海碗的烈酒

北方之路因为空旷

阴影显得稀薄而又松散

你可以看到鹰栖息的高度很晴朗

怀念雨水的北方

背离秋天的北方

白雪擦亮的北方

四季之夜怀抱一颗纯银月亮

照耀你击鼓的心脏默诵歌谣

歌谣就是歌谣
 水车在窑洞上火地飘动
 那红火是石榴花和辣椒常年不熄的火焰
 挂在每一个小妹妹山丹丹的脸蛋上
 在塞外在西口流传成一种泪目的风俗
 北方啊北方
 你手捧一碗碗小米子的干饭
 能不想起在水中淘过金的人民

铜版画的春天

铜版画的春天
 我看到众多元素的火焰
 在一片绿色的釉彩之上修改着苍老之年
 我决定不再放弃自己
 花朵的酒杯里正是丹凤朝阳
 每个人的胸前都戴着一枚阳光的胸针
 坐看那行云流水，闲庭信步
 一只鹰的羽翼从大地涌向长空
 带着我的渴望
 打开了风和无限高悬的幽蓝
 我注定要与凛冽的风迎战

背弃众生巨大的道路和困苦的家園
 在万水千山的绝境，突入远方的远
 春天的实体呵，精美绝伦
 这古典的长车挥动四季的轮子
 在盛大的开幕式上发出贺喜的邀请
 春天，春天！我把一切都已捐献
 最后一滴血，也要美丽你的容颜

梦中鲜花和春天的少女

——题写一幅同名油画

我真想绕到这幅油画的背面
 看一看你身后是什么样的季节
 少女：鲜花和春天把你包围了吗
 从一些美丽的动词出发
 在部分具体的形容词汇边缘
 我们抵达：春天
 之后，你出现了——美神的女儿
 在围绕鲜花的主题之中
 蜜蜂、蝴蝶和鸟群相继出现
 彩色的表情、彩色的呓语、彩色的动作

清 涧 河

被一只饥饿的手和笔贯穿完成
告诉了我们一个故事的潜在戏剧

哦，少女！我呼喊着你
你淋漓露水而潮湿的名字
在虚构中已成为精美绝伦的杰作

我甚至可以嗅到你新鲜的香气
水银在玉质的初夜镀亮华轮之音
黄金在黎明的早晨临朝出巡

这不应该是博物馆里的展览呀
在我们的嘴唇想要诉说的窗外远方
这一幅油画不会生长成自然的风景吗

梦见鲜花和春天的少女
你的前面是醒来的时间
在那里，我们都要进入具体的写生

与村庄的桃花

我在三月为你们背诵

桃花，穷人与村庄的女儿
红粉的灯笼、远嫁的小小新娘

神明执着的灯火，是——桃花
热爱土地的美人呵，手扶节气灿烂之后
依然要镇符邪妖之魔

我在三月为你们命令
春天，打开众生的风靡之门
迎接赤子、迎住那鲜艳的杯盏之喜

出使这民间美好风俗的仪仗之阵
桃花，你要用一生的木质之本壮行
抵达农历之初，用新桃换却旧符的一年
晨光

桃花，桃花，我从东方的花园把你折下
点成那北国额头的一颗红豆之印
吉祥如意，是一片原野发鬓上的信物之语

知道了你

——写在路遥的忌日

◇杨海信

知道了你的名字

我眼前的文字像花儿一样盛开

知道了你的故事

我的泪水情不自禁地涌出了心怀

这就是你啊——路遥

我心中的一尊崇高的路标

你从清涧的峁梁上走来

你从延川的雷电里走来

你从延安的梦想中走来

啊，陕北，苍茫的陕北

裸露着荒凉，贫瘠

蕴藏着豪迈，神奇

你就像一株倔强的山花

在风雨中挺立，绽放

你迈着坚韧的脚步

带着你饱含泥土的篇章

走进了西安的作协大院

走向了北京的领奖台

也走向了亿万人的心里

多少人因为你看到了更多的希望

你认真地走着自己的路

你走过的每一个脚印

都闪耀着奋斗的光芒

路遥，一个黄土高原的后生

在你所创造的平凡的世界里

我们找寻着自己奋斗的身影

清 涧 河

你的每一个浸透了血和泪的文字
温暖着每一个爱你的读者的心灵

你走了，走了三十一年
今天，十一月十七日
一大早，我和一群热爱文学的人
默立于你的画像前，点燃一支烟

谈论着从你的笔下

走出来的每一个人

北风吹来，我把目光投向

文汇山上的那一片净土

我想知道，我想知道

你的身上还冷吗

我捡起一片杜梨树飘落的叶子

就像一声沉重的叹息

我们站在风中纪念你

你的作品就是光荣的纪念碑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你为了自己的梦想

像牛一样

也像土地一样

留给了这个世界太多的思考

思考着人怎样活着才有质量

啊，路遥，你就那样走着，走着

你以决绝的姿态向世界宣告

只有用尽全力拼搏的人生

才能书写出最壮丽的语言

世界，因为你

必然会充满爱的阳光

知道了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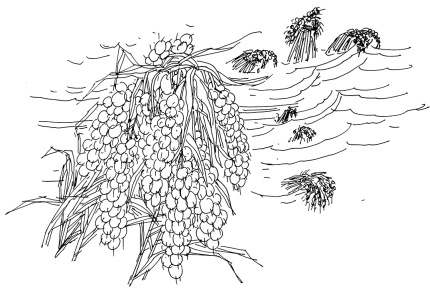
我铭记着这一个落泪的日子

知道了你

我把这一个落泪的日子刻在心里

把绿色举到唇上（组诗）

◇张林春



黄土坡的黄昏

黄昏，山色寂寥
梯田上一垄一垄谷穗
像二妹子的麻花辫
拽曳，九月黄土坡的清淳

山顶，群羊
披着金光，站成
高原特有的风景
崖畔的野菊花
掩了弯曲的羊肠小路

土地庙的风铃，仍在叮当
敲响乡下人的生活
炊烟缠绵信天游
贴在离天最近的地方

季节深处，月亮
悄悄爬上树，村庄

宁静。清苍

我把故乡带去了远方

那年，我去江南上大学
鸡还没有叫，窑顶
就飘起一缕炊烟
缠绕在天空

黄土坡，匆匆
流动的蓝花花围裙
把所有的关爱和牵挂
全部制成食物，盛满一大碗
而油画般的父亲
低着头将嘱咐和叮咛
紧紧捆在一起，装进行囊

就这样。把养育
我的故乡带去了远方

清 涧 河

黎明前的村庄

鸡还没有叫，一群羊
啃光坡上草的露珠，雾气
村庄就亮了起来
麻雀，扑腾腾落在树上
撵走树枝头的星星

屋前屋后，光越积越多
小妹菊香背起书包
照照挤满镜子的麻花辫
母亲站在碾盘边
簸出一连串乡下土语

炊烟牵着隔壁二叔家的猫
跃上墙，一片向日葵
齐刷刷仰望东山顶

鼓声

牛，用生命
喊醒另一种生命

触摸丰满质朴的躯体
震颤的感觉
日子向天际铺展
生活走入神奇，瞬间
消失了人世所有的经验

土地上的植物和动物
以死亡方式

响成乡下朴素的声响

信天游

晌午，山坡上
听到阳光照射土地的声音

山神庙的老槐树
捎来鸟鸣，溢满乡村
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路
梳理，山川连绵的岁月

多少一望无垠的歌谣
泥土和汗水搅拌成
生命里最浓烈的味道
每时每刻，勾引我的魂灵

把绿色举到唇上

阳光挪一挪
父亲也挪一挪
羊群跟着挪一挪

山还是山，河还是河
一条曲曲弯弯的小路
养大村庄的岁月

山坡上，信天游
披一身金色的风衣
吆喝一疙瘩白云
吃草

故土（外五首）

◇耿建文



春天

一场重逢的花香，鸟语

跃上故乡的枝头

一朵山丹丹花，动情山坡沟岔

细腻着蝴蝶的恋

高粱酒

端起汉子们的粗犷，锣鼓踩点

黄河震撼

秧歌崂梁上豪迈，却不隐喻

三维的想象空间，用雨丝纷飞虚拟

雄狮雕刻得百态各异

镇守一方平安

或祈祷或祝福，传承古老

细腻延伸至神经梢端，巧手裁剪出飞禽

花草

盘活了

窗棂格里，多彩的岁月梦

踏上山崂梁

信天游就会入药，疗愈愁苦心酸的空白

基因自带的嗓子

清澈

牵着手过黄河歇草地

越岭南

清 涧 河

落在山背后，又开出一茬茬的绿

一片片的黄土泥尘，是穿在身上的衣裳

长在皮肤上的痣

身在异域，就会掉进乡愁的城郭

身份

就能清晰地辨认出

春风

春风挑在心尖尖，山丹丹溢出沟壑

宛转又清澈

一颗颗乡土，缠上绿色的情愫

遍地结缘

绿的纯正，红的可爱

有时候

不由得，搬出余光中的乡愁

山丹丹长在圆浑山巅，靛了一孔孔土窑洞

酸曲儿掏心窝子，骨髓里迸出的基因自带

独放春风下

锁不住羞涩的婉媿，听春风走岸柳

小米饭调一筷子春味，香入喉

端在手

想起了更多养人的故事

用春风的柔，春风的骤，春风的浓烈

妮妮地道来

皱了也是一首诗

一汪溪流映面，鱼尾纹游爬在眼角

时光潺潺

曾扎发系的光阴，一圈一圈

烙印额头

那条相思溪水

百转，千回

浇灌四季，开成不一样的绪

田苗子高粱，窈窕金秋

火辣的脸

摇曳兰花花的传奇

谷子弯腰谦虚，拱手作揖

彬彬，有礼

想亲亲的歌谣，跨马山梁梁

想得羞红了脸

老曲牌百鸟朝凤，就奏响唢呐

窗花花喜红了

土窑洞

情愫一腔，蘸着酸甜苦辣

写春秋

日子涂成一排排的绿

白驹过隙

青丝梳白三千丈

风卷皱叶子时，溪流弯弯处

弦落的乡愁

引的

三月

曾幽暗的断肠，用一江水东流的惨淡

那段僵硬的煎熬

一粒阳光，啄醒光明的心

春风踏蹄

看花海与鸟鸣

的确

民谣肥沃的土地，开始松动拔节

庙堂里

古老的信奉，悄悄燃烧

我信奉三月

荒野里有名字的，无名字的凡夫俗子

阳光下，将高歌溢彩

风摇曳

诉说山崩沟壑，茵陈的嗅觉最灵敏

率先掏出鲜艳的绿

或煎或熬的苦口婆心，医治人间疾痛

燕子接踵

衔泥

窗花花红了的窗棂

民谣婉转，羊儿听绿，牛儿哞春

地缝发出的拔节声

端口在有声的世界，万家争鸣

谁也无法

去漠视

三月的阳光

探头

踏香人间烟火

惊蛰

思念的味道，长在眉梢

黄土坡的面孔

发出两眼的绿光

民谣吹来甘甜的风，滑过山野的胸膛

鸟儿掠过了翅膀

清 涧 河

拍着温柔

春风料峭，落入寂静的夜

星星闪滴

土窑洞不眠，一支歌高唱

乡音味浓烈

燃成了一盏灯

整个夜倒进酒杯

酒曲醉入心肠，漂漂荡荡

像恋人一样

扑向地荒天老

惊雷醒眼

温睡的惊蛰，使出脱壳的计谋

牧一地

欲动的生命

雨 水

苍茫的皱褶里溢出

三月

云朵撩动，花草的前世今生

真言一腔

悄悄地吐露

陌上，田间用自己

而你不明白的言语

念念，有词

加热三月的锅底，冒出风的讯息

直击三月的软肋

苏醒了记忆

吹散了陈年沧桑，菜蔬花草探头与大地

对话

斟酌

如何植入忙碌的种子

三月的眉间，一些暗愁苦堪

就脱散在忙碌中

挽起裤脚

入住田埂，踩播一地的欣慰

积一沓沓瓦蓝的天

牵一匹雨水，踏田飞燕

荞麦花开（外四首）

◇孙 惠

好似一场雪
重新，来到人间
审视，诸多的生死离别
去年八月，母亲忽然身染重病
老家坡上的荞麦花，开了
我每天早晨，安抚好母亲
就跑出去与荞麦花说会儿话
我深信母亲会醒
因为每一朵花儿都像雪
写满纯洁的爱

母亲走后，我懂得了

真正珍视生命
爱惜自己的身体，是从母亲走后
过分的痛，让一个人清醒
思念的痛，虽然觅不见

匕首，伤口
但，仿佛身患绝症

当思念日日夜夜包裹的时候
忽然有一种触动，要好好活着
为我的孩儿们
像一盏灯，在他们身后

虽然终有一天，风一样会吹灭
我这盏灯，但那时候的他们
应该都站在了薄暮里
多半生的阳光，春水
足够，中和悲伤

致陌生人

不是所有的熟悉，永远熟悉

清 涧 河

花开了都要落地

不结果，是常有的事

或者结了果

身体全已被虫子吞噬

就是那些腐败

让一个人看清岁月的针线

随风起伏的不是落叶，就是波涛

人怎么可以？

人间八月

八月，满坡满坡的荞麦花

花香如故，我却再没有曾经的欲望

命运将我无情切割成了两部分

一部分在现实里忙碌

一部分拖着灵魂出逃

一团团，一簇簇的花儿

阳光下抱团

那么白，坚韧，纯粹

如今我与之

匹配的除了无法更改的个性

剩下的只有被岁月洗过的风霜

秋风，爬上额头的年纪

让自己旧一点，更旧一点

像一块老布

钟情于质地

雨中的那一片落叶

没有片刻的转身

风，催它们提早离开

傍晚的雨

细细的，薄薄的

树林，阴冷潮湿

大地，由此变得深沉

当繁茂已成为过去

提前离开的那一片，怀揣远方

我知道它要去哪里

此刻，落叶是我

我是落叶

我们安静地在一起

讲述昨晚的梦

半瓶红酒

一杯月光……

陕北梦缘

◇裴生辉

沿着黄河岸边缘上
抚摸古老岩石
遥想纤夫河上行
九十九道弯的黄河
冥冥之中传来呼唤
望见老艄公的身影
老枣树弓着腰
陡峭坡地的山羊
摇出久远的铃声
兰花花调调疼死个人
眼窝窝流下泪蛋蛋

黄土地养育了勤朴人民
黄稠稠的小米粥
香喷喷的饸饹面
千沟万壑中寻不下玫瑰
漫天黄土里少不了五谷
羊肠小道上飘荡着民调
黄河浪拍醒了旧梦
黄河仍旧是黄河
向着前方咆哮去
冲向那太阳升起的地方

袜子说（外一首）

◇曹延斌

袜子最反对形式主义
所以它与脚的关系最融洽

它是脚与鞋之间的屏障
因此脚的完好无损
袜子有不世之功

作为隐蔽战线的一员
在地下打拼久了
难免有污染的危险
所以要经常洗一洗

袜子的名字
没有在功劳簿上出现
只是在穿鞋的时候
才想起它的重要

对于破烂之履
人们一句弃之如敝履
就草草了结
对于无名英雄的袜子
人们还是口下留情
因此没有人说
弃之如敝袜这样寡情薄义的浑话

“群”疯了

曾几何时
群行天下
群群风行
大群，小群
长期群，临时群……

无孔不入的微信群与日俱增
多得像天上的星星
一不留神就会撞入眼睛
饥渴得像多嘴的鹦鹉
时时刻刻都要回应

早上刚从一个群里爬出来
晚上又拉进另一个群
不入群，仿佛鱼不入水
时间久了，难免会被渴着
但人终究不是鱼
如果有一天
掉进天坑一样的深井
结果未必不是耸人听闻

祈 愿

◇康 乙



至纯至美的

其实是最简单的

如那蓝蓝的天

如那绿绿的草

如那清清的水

如那洁白的雪

还有那路边枯黄的树叶纹理

至纯至美的

其实是最纯朴的

如那孩子的纯真笑脸

如那少女的青春气息

如那少年的洒脱活力

如那老人的慈祥面容

还有那乡村自由自在的炊烟

自然之美 无需装饰

风在梳理 雨来打扮

大自然的手笔

描绘着世界万物

饱含着人间百态

令人心旷神怡

无边遐想

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与探索

不正是我们最真的愿望吗？

二月（外三首）

◇强伟伟

二月从麻雀的翅膀中变成灰色
也许会有一些风
穿过那些存放秘密的院落
一条巷子越来越细
一直拐向隐喻的一角
太阳淡成了一个放在楼顶的柑橘
直至消失在山城的凹处
我知道你准备了米汤、野菜还有如水的

目光

在花朵无声绽放的那个暮夜
执念与露滴
一起误入寒冷的深处

一把空椅子

矛盾和疯狂堆放在楼下

只有咖啡在上升
时间跟在沙漏的身后
缓慢而不动声色
虹吸壶夸张成一个主题
代替油彩涂抹过的岁月
我们避开椅子的犄角
闲谈人间的沟壑

一笔画出的冷色延伸至一生
对于薰衣草花园里的景色
耳朵失去了用处
只能用残缺倾听另一段残缺
和远方与抽象发出的惊叫
哭泣的树枝在成为椅子之前
痛苦抖动
颤栗出新生或幻灭

如果大地容纳不了骄傲的灵魂
就把他留给璀璨的星空
金色的偏执
蓝色的叛逆
紫色的狂妄
杂色的幻想
写出一个虚位恰好容纳一生的孤独

村庄

旧日被熏黄的云朵在黎明时被漂白
琼花漫天，关闭了整片土地
迟来的一片树叶在归途中流浪
让纯洁和虚浮猝不及防
有人在黯淡的炉火前烘烤骨骼
孤独由此沉重
人被岁月一层一层覆盖
山啊，有日出擦拭鬓角

在来自北草地的风中努力年轻

庙宇

我见过一只大鸟
在墨绿色的夜里如同白云漂浮
用缓慢俯瞰世间的犹疑
从容地在我右侧鱼尾纹里划过
风有质地，用另一种口音说起信仰
建筑在寒冷中老去
黑夜所有晴朗都掉落在水中，将月凌空
托起
白鸟栖息在庙宇高处
诸神依旧安好
暗夜虚无，竟需要真实来留白

栏目责编 贺增文

清涧河

◇任 静

哪怕时间带走所有的岸，总有一条故乡的河流，让人猝不及防，从梦中缓缓流过。一些关于乡愁的记忆，总是与一座城和一条河流有关。

故乡的城叫清涧，绕城蜿蜒流淌的一条河流，便是清涧河。这是黄河的一条支流，古称潏水、秀延水或吐延川，发源于陕西子长县周家硷。河水清清亮亮，女子立于水中央，纤细的小腿和涂染了嫣红指甲油的脚丫子，清晰可见，分外妩媚。一群活泼泼的小草鱼儿悠闲地穿梭在碧绿的水草菖蒲之间，不时大胆地亲吻一下那嫣红的脚趾头，一股痒酥酥的惬意感，让小女子的双颊不免飞上一抹浅浅的笑意。浅水里，黑色的小蝌蚪像是音乐老师不小心把五线谱撒进河里去了，随着哗啦啦的水流，没日没夜地吟唱动听的歌谣，水草深处，时不

时传来一声闷闷的蛙鸣，仿佛在为天籁般的行云流水韵调，敲打着富有节奏的鼓点。

清晨，常有清涧中学的学生夹着书本到河边晨读，因了那清涧河的滋润，琅琅读书声，听起来比往常更加悦耳动听。间或，夹杂有文工团演员咿咿呀呀的喊嗓和念白。演员们高亢的唱腔，已喊得两岸人家，陆续吱呀打开屋门，窑畔上竖立的黑瓷瓦亮的高烟囱里，陆续升起了袅袅淡蓝色的炊烟。时隔经年，那富有韵味的念白，似乎蓦然穿越重重时光，清晰地回响在耳际。

跨过清涧河大桥，是一座巍峨的笔架山，静寂的山峦，长满了翠柏和苍绿的针叶松。经年累月，恍惚有阵阵山岚蒸腾，那缥缈若仙的雾气，定是笔架山汲取了清涧河水，在明丽的阳光辉耀下，

释放出了胸怀中的无比畅意，让人觉得那是清涧河另一种形式的咏叹。水是生命之源，山是地脉脊梁。山借水而有了灵气，丰满凝重；水借山而有了风骨，气势如虹。双方成就，含蓄得无声无息，美妙得无与伦比。清涧河以水的温良，滋润着笔架山；笔架山以岚气轻盈的蒸腾，传达着清涧河旷达致远的心境。

偶尔可见河畔伫立一树槐，或一行柳。柳树为清一色垂柳，在小城当属新贵，婆婆着柔媚枝条，为人们遮出一方绿荫。槐树已有数十年树龄，虬枝繁叶，姿态苍傲，站在树下仰望，情不自禁会产生幽幽遐思。一群喜鹊在高高的槐树枝头筑巢，一群麻雀也不甘落后地在柳树杈桠上栖落，它们每天进进出出，啁啾声声，此起彼伏，似在应和清涧河哗哗的流水声。高山流水遇知音，我想此槐此柳，该是清涧河的知音了，槐和柳伸出长长的枝叶作弦，鹊和雀便成了弹拨槐和柳灵动的魂，浅吟低唱，似在弹应和酬答清涧河的滋润与情谊。此刻，你若恰好散步经过，或栖身河畔，定会被大自然的无限野趣，深深浸染和打动，纵使心头曾郁结千重愁闷，万古苍凉，亦早已随着迤迳清涧河东流而去。

午间，冰凉的河水渐渐被太阳晒得有些温热了，青青的石板上，便多了一

些浣洗衣裳的婆姨女子，欢快的打闹声悠悠在河面上飘荡。其中一位身着桃色衫子毛蓝裤的女子，蹲在河边，黑油油的长毛辫子搭在肩背上，洁白的双臂有力地揉搓着摊在石板上的衣裳，倏忽，那纤细的腰肢便扭动出无限惹人倾慕的旖旎风情，仿佛岸边盛开的粉红色麦穗花，恣肆张扬一种野性的美。身旁的大娘，满头银丝，一袭蓝褂衣裤，双膝跪在蹶石前，抡起棒槌使劲儿捶打着浸泡了许久的被面被里，白色的水花被捶打得四散飞溅。下游不远处，一群男孩子浑身精赤，在河里打澡水。澡水打乏了，便到岸边的淤泥地里踩丸泥玩，光脊背被强烈的阳光晒得黝黑发亮。坚硬的丸泥很快被踩得像过年时吃的油糕一样软和了，踩上去晃晃悠悠，如坠云雾，俨然现代游乐场里的跳跳床。孩子们乐得在自制的跳跳床上，蹦呀跳呀，嘴里啾啾唱着歌谣：“太阳太阳晒我来，我给你挑水饮马来，马儿饮得饱饱的，你把我晒得好好的……”在孩子们天马行空的想象中，太阳一定是家常的，世俗的，亲切的，像村庄里慈祥的老爷爷，饮水、抽旱烟、骑着瘦马嗒嗒地出行，赶集上会走亲戚，每日里恬淡地打发日月。

清涧河东，便是古老的石头城堡——清涧城，石头垒就的古城墙、古

清 涧 河

城楼、古城水门洞、富有特色的硬箍石窑民居，还有千年前从唐宋舒缓走来的石板巷……此刻，城北一片宁静，仿佛正处于午间休憩时分，偶尔有过路的车子顺着绕城公路快捷地驶过，卷起一团尘烟。许多政府机关已陆续搬迁至新城，大多数居民仍旧依山临水而居。城南靠近南坪河岸上，分别是县城的粮市、菜市和骡马市，民以食为天，这个地方每日市声喧天，足以一瞥清涧城欣欣向荣的勃勃生机。

河对岸老坟湾，早年间是城郊师家花园则村的一大片菜园子。菜地呈梯田状，有丰沛的清涧河浇灌，各色蔬菜长势良好，一层种了西红柿，一层种了卷心菜，一层瓜架上垂吊着累累黄瓜和葫芦南瓜，每条田埂上都盛开着一排金灿灿的金针花，菜园子被勤谨的菜农营务得犹如一幅喜庆暖色的农民画。因了那片菜地，清涧城似乎较之陕北高原别的城池，多了些许田园牧歌式风情。那时的物价实在令人惊喜，一斤西红柿只卖一两毛钱，我和母亲提着篮子去菜园子里买西红柿，要做柿酱，看管菜园的老大爷正在瓜棚里昏昏打瞌睡，一只身形威猛的大黄狗闻声扑了出来，随之牵出了一串猛烈吠声。

后来，父亲抽空在河滩上帮畔开辟

了一个小菜园。在天旱的夏季里，我和妹妹每到下午就挑了小水桶去清涧河汲水浇菜园。汲水时，我忍不住就把双手与水瓢一起放进了清澈的河水里，掬一抔水流濯洗胳膊，也撩起衣襟洗濯烫热的胸脯，继而又把一双脚丫子也伸进了河水里……我们姐俩边玩水，边浇菜园，在河边一逗留就是一下午。暮云奔涌，归鸟入巢，喧闹声渐止，清涧河的蛙声却稠密起来，一轮圆月升上天空，端庄圣洁得仿佛观音菩萨似的。我和妹妹挑着水桶，披一身月色回家，洁白的月光给脸颊镀上一层生动明媚的色彩。水桶里几根顶花带刺的黄瓜，与淡粉的西红柿不时碰撞出窸窣窸窣的声响来。月下，偶尔有年轻的男女手挽手闲散地从河畔上走过。

一川明月舒心，清风人影娉婷，流水月光入怀，应有鱼虾入梦。置身此情此景，令我心头蓦然潜滋暗长出一派悠远诗意来。可以这么说，我最初本能地建立了对文学的敏感与向往情怀，应该来自这条故乡之河、这座石头山城的滋养。

故乡有本文学杂志，原名《路遥文苑》，后更名为《清涧河》，我比较喜欢这个名字，质朴，清新，充满了泥土的芳香气味，仿佛从高高的云端回归到

踏实的地面上，接了地气。无需借助名人耀眼的光环，唯有依托一方山水，一本杂志的人文气息才更加浓厚。许多报刊就深谙此道，喜好以山水命名，如《陕西日报》有秦岭副刊、《西安日报》《西安晚报》分别有西岳、终南副刊，苍苍莽莽的名山大川，足见秦地物华天宝，人文历史厚重；《重庆日报》副刊两江潮，长江的波澜壮阔、浩浩汤汤，嘉陵江的江天一色、含烟带月，足以滋养重庆这一方山水与人民热情豪爽、坚韧不屈、乐观向上的可贵品质。《人民日报》的视野则更为广阔深厚，以大地为纸，江河为墨，抒写我泱泱中华昂扬奋进的民族史诗。一条清澈的故乡河，一座古老的石头城，依山傍水，相辅相成，相互滋养，即使蚌珠蒙尘，总有向世人亮相她丰姿荣光的那一天！

清清凉凉的清涧河，是故乡土地上

的一脉灵泉，是这方热土上奔腾不息的灵魂血脉，与故乡的万事万物相融相合，浑然一体，永葆生命的活力。

时光宛如河流里的一块石头，一路曲折蜿蜒冲刷着经历的坎坷与悲欢，我就是一块被人生的河流磨损了棱角的石头，定居在起起落落的命运里。远离故乡后，我通过对一条河流的怀想，重新辨识故乡。那些过往，那些存在于生命里的至亲与物事，像清涧河底的石头，干净，真实，坚硬，顽固，一脚踩下去，便会磕到脚板，痛到心尖。无可争辩，我也愈发活得像故乡的清涧河，奔波千里，逐渐沉淀过滤去生命中的浮躁与杂质，活得愈加纯粹、坦荡，有温度。我坚信，只要生命不息，石头城坚毅的身影，就会年年岁岁伴我同行，而故乡的那条河流，也会日复一日地在我的身体与灵魂内奔流不竭！

神秘消失的“鬼国”经历了什么

◇林 屋

近日，国家文物局通报了四项重要考古成果，其中一项就是清涧寨沟遗址。清涧寨沟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解家沟镇寨沟村，是一处晚商时期的李家崖文化聚落。这处遗址虽然对于大众来说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它的发掘具有非常大的学术意义。

清涧寨沟遗址是陕晋高原迄今为止发现规模最大、遗存最为丰富的商代遗址，其中还包括了陕晋高原首次发现的商代晚期车马遗存。种种迹象表明，这应该是一个可与晚商都城殷墟并立的商代方国。

那么，这个神秘的方国到底有哪些考古发现？它又是文献中的哪个国家呢？

出土的一件三足陶瓮揭示了李家崖与传说中的“鬼国”渊源。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陕晋高原位于黄河两岸的地区，出土了不少商周时代

的青铜器，而又以山西省石楼县和陕西省绥德县、清涧县出土次数最多、数量较大，吸引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1981年，考古工作者在绥德、清涧进行了一次考古调查，其中就发现了一处商周时期的古城遗址。因为这座古城出土地位于清涧县高杰村镇李家崖村，故之后发现的相关文化遗址都被称为“李家崖文化”。寨沟遗址正位于李家崖遗址北偏东约三十七公里处。

李家崖古城整体呈现不规则的长方形，东西长495米、南北宽122-213米，总面积约6.7万余平方公里。因为雨水冲蚀和近代取土的破坏，大部分文化堆积残缺不全，遗物包括陶器、铜器、石器、骨器等，数量也不多。据统计，可复原的陶器仅四十余件，石器、骨器各三十余件，而出土和征集的铜器不到十件。最引人注意的则是宗庙遗址出土的一具石雕骷髅人像，残高45厘米、宽28厘米、

厚 11.2 厘米，这是国内首次发现，也是国内发现先秦时期最大的石雕品，这座人像可能是象征灵魂的载体——灵牌、神主一类的标志物。

尽管李家崖文化是以李家崖遗址命名，但考古工作者也认为，李家崖古城并非是李家崖文化的都邑所在。而寨沟的出土，似乎向世人宣告，这里才是李家崖的都邑。那么，这个已经消失了的古国，在史书上是否有记录呢？李家崖遗址出土了几件三足陶瓮残片，在残口沿唇面上有三个符号，据学者考释，这三个字应该是“鬼”“且”“五”，其中这个“鬼”字，不禁让我们展开遐想，李家崖古国是否与历史记录的“鬼方”有关呢？

《封神演义》中被纣王杀的姜皇后原型是鬼侯之女。

据说，鬼方早在上古时期就存在了。《大戴礼记·帝系》记录，五帝的颛顼有个后人叫陆终，他娶了鬼方氏公主女隤，生下樊（昆吾）、惠连（参胡）、箴（彭祖）、莱言（云郟人）、曹姓安与非姓季连六子，季连就是楚国先祖。这个“女隤”的“隤”，又写作“隗”或“媿”，都来源于“鬼”字，并非指代公主的名字，而是来源周人以族姓称呼女性的习惯。不过，《帝系》只是战国时期流传的谱系，未必反映历史事实，信史记载的鬼方还要从商代开始。

商代一般将四方之国称为“方”，

“鬼方”因此得名。所以，“鬼方”也就是商代人心中“鬼国”。这当然不是说鬼方的族人都是鬼。甲骨文的“鬼”字像一个人身大头的怪物，这样的形象塑造自然是要与人进行区别。故商人称呼“鬼方”，一方面有轻蔑的色彩，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鬼方的强大，让商人有所忌惮。《周易·既济》记录：“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未济》则记录：“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高宗即商王武丁，他与鬼方战争竟长达三年之久。

从甲骨卜辞来看，商与鬼方的关系则比较融洽，有的记录商王关心鬼方安危，有的记录商王准备带领鬼方征伐，有的记录商王命鬼方前来参与祭祀，有的记录鬼方帮助商王捕获羌人，有的甚至记录鬼方有族人在商王廷担任小臣。

商朝后期因为商周的敌对，周人对鬼方开始征伐。古本《竹书纪年》记录，商王武乙三十五年时，周王季历攻打西落鬼戎，俘获二十位翟（狄）王。“鬼戎”可能就是鬼方部落，又被周人蔑称为“戎”或“狄”。但鬼方与商人也反目了。根据《战国策》，鬼侯有女儿美貌，献给商代末代国君纣王，纣王却认为她难看，下令把鬼侯刳为肉酱。《吕氏春秋》则说纣王杀了鬼侯的女儿，又下令把鬼侯制成肉干。这个故事也就是《封神演义》中纣王杀姜皇后的原型。

尽管周人消灭了商朝，却仍然没有

令鬼方臣服。西周康王二十五年的青铜器小孟鼎，就记录了周人与鬼方一次剧烈的战争。这场大战中，周人捉拿了鬼方三位首领，斩首四千八百二十个，俘虏一万三千八十一人，并俘获车、马、牛、羊一批。这场战争可谓以鬼方大败告终。有学者推断，这场战争可能就是周人攻破鬼方都城，此后鬼方一蹶不振，史料中也基本不再提及，只有春秋前期一件青铜器梁伯戈提到“抑鬼方蛮”，之后“鬼方”就在史书中消失了。

“鬼族”建立的政权就这样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尽管“鬼方”在史书上消失，但周代有不少鬼（隗、媿）姓国家，这些部族在周人看来，应该都是鬼方的后裔。2004年，山西绛县横水镇出土了西周倮国墓地，这是史书中阙载的一个小国家。其中最大的两座墓墓主分别是倮伯禹和他的夫人毕姬，毕国为姬姓国家，周文王子毕公高的封国，所以毕女称为毕姬。而根据西周中期的一件青铜器倮仲鼎记载，倮仲为毕媿制作了陪嫁的鼎。毕国为姬姓，所以毕媿应当是倮女，那么倮国自然就是媿姓了。

从出土青铜器来看，倮国已经实现了华夏化，与周代诸侯没有区别。大约在两周之际，倮国被强大的邻居晋国灭亡。与倮国类似的还有复国，西周晚期有一件青铜器复公子簋，是复国国君之

子伯舍为姑姑邓孟媿做的一件嫁妆。邓国在今天湖北襄阳一带，则复国应该也在湖北、河南一带，春秋早中期还有复国青铜器，大约后来被楚国灭亡。此外还有一个公式国，有青铜器公式叔公式姬簋，记录了公式叔与公式姬为伯媿制作嫁妆，伯媿大概就是他们女儿，与父亲同姓。

这几个华夏化的鬼方后裔，实力都不太强，传世文献甚至都忽略了它们。不过，鬼方还有若干支被称为“赤狄”的后裔，则成为春秋华夏国家的心腹大患。春秋前期，因为北方天气的寒冷，赤狄开始展开对华夏的进攻，邢国、卫国都一度被赤狄所灭，《吕氏春秋》还说狄人吃了卫懿公，只留下一个肝脏。这当然只是个传说。

风头正盛的赤狄，甚至被周襄王拉拢联姻，但之后又勾结襄王弟子带，发兵驱逐襄王。之后，随着晋国的崛起，赤狄也由盛而衰。晋国先攻灭了东山皋落氏。此时赤狄最强盛的潞氏，本与晋国联姻，但执政酆舒被秦国怂恿，杀死晋国公主。这自然引来晋国的报复，潞氏灭亡，之后赤狄就变成一盘散沙，先是甲氏、留吁、铎辰在同年被灭亡，之后最后一个赤狄政权廆咎如也灭亡。“鬼族”建立的政权，就这样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寨沟遗址隐藏的古代文明

◇ 马虎振

1月3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社承办的“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在北京揭晓，陕西清涧县寨沟商代遗址入选。

入选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的项目分别是：四川资阳市濛溪河旧石器时代遗址、福建平潭县壳丘头新石器时代遗址群、湖北荆门市屈家岭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清涧县寨沟商代遗址、新疆吐鲁番市西旁唐宋时期景教寺院遗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南部建筑遗址。

“中国考古新发现”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自2002年创办的评选活动，每年选出六个项目，已经成为中国考古界的重要奖项之一。据了解，陕西清涧县寨沟遗址同时也是“2023年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参评项目和“2023年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参评项目。2月2日，2023年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揭晓，清涧寨沟遗址成功入选。2月20日，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结果揭晓，清涧寨沟遗址成功入围终评项目名单，目前正在做最后冲刺。

陕西清涧县寨沟商代遗址的建筑基址、大型墓葬等重要发现和精美的出土文物背后，到底隐藏着一个怎样的古代文明？

商代晚期一处重要的 区域政治中心所在地

据了解，清涧寨沟遗址调查发现的甲字形大墓已增至十一个，还发现了大

型夯土建筑基址，出土三十余块陶范残块，揭示出了商代晚期陕北地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

清涧寨沟商代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解家沟镇寨沟村，地处陕北黄土高原腹心地区。相比陕北以往发现的李家崖文化遗址，寨沟遗址具有规模大、等级高、要素全、铜器点密集等特点。从已有迹象来看，该遗址在商代晚期当是一处重要的区域政治中心所在地。

这里不仅发现了黄土丘陵地区规模最大的商代中心聚落，发现了殷商文化圈以外数量最多的甲字形大墓，还首次发现了年代最早的双辕车。

黄土丘陵地区规模 最大的商代中心聚落

殷墟甲骨文记载，商代晚期的王朝周边几乎是方国林立，仅北方和西部方国即近七十个，有些势力强大，与商王朝时敌时友，且有密切交往。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陕北地区发现大量商代青铜器。而清涧李家崖、辛庄等商代遗址考古工作的种种发现，显示陕北高原曾是商代方国重要分布区

域之一。

此次发现了黄土丘陵地区规模最大的商代中心聚落。在村东北相邻的十一个梁峁之上，发现了大面积夯土建筑基址、大型墓葬、小型墓地、铸铜遗存、一般居址点等不同功能遗迹，初步发掘揭示为一处分布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的商代大型聚落遗址。其遗存丰富、要素齐全、规模巨大，凸显出商代北方黄土梁峁地带方国中心聚落遗址“多峁一体”的分布特征。

核心建筑区：规模庞大 结构复杂的夯土建筑群

核心建筑区位于遗址中心一处名为“寨塬盖”的黄土塬盖上。寨塬盖顶部平整开阔，面积约2万平方米，整体均经过“镶崖包坡、去高就低”式夯筑处理。四周均为黄土夯筑包边的遗迹，现存可见的陡峭夯土墙体最高达16米，其内可见分布规律的茆木洞。

塬顶形成平衍的台城状貌，其上有规划地建造出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商代夯土建筑群。发掘揭露出一组由下沉式中心院落和四周廊房组成的建筑群。

建筑群整体呈东西向“回”字形，合围区域面积约 6000 平方米。中心院落东西长 43 米、南北宽 18 米、最深 1.8 米。其四周向外依次是夯土建筑台基和四周回廊。

斜坡门道等距设置九根 壁柱，坡道填土发现破碎石磬

建筑群西侧的斜坡门道保存较好，现存长度 16.7 米、宽 4.5 米，残高 2.9—4.95 米，门道南北两壁各等距设置 9 根壁柱，地面还有倒塌木柱残存，底为斜坡向外，铺设木板尤为罕见。建筑遗址内出土大量李家崖文化陶片及部分石器、骨器、卜骨等遗物，西门道填土内还发现有集中填埋的破碎石磬、石斧、石钺、石铲等残片，部分可基本拼对完整。

大墓椁顶发现葬车迹象， 甲字形大墓出土青铜车马器

大型贵族墓地位于寨塬盖核心区以东 2.5 公里的后刘家塔村长梁山顶部。墓地共有四座墓葬，依山梁走势南北向逐一排列，墓向均为南北向。

三座大型墓均口大底小，墓壁收分甚大为突出特点。墓室均有木质棺椁，椁顶均发现葬车的迹象，M1 墓葬车四辆，M3、M4 墓葬车各一辆。墓葬虽均遭到不同时期的严重盗扰，仍出土铜、金、玉、陶、石、骨、贝等随葬品二百余件。

较为重要的有 M1 墓出土青铜车马器，包括铜铃、铜軛首、铜觶、镶绿松石铜八角形衡饰、衡末饰等，另有一件燕形镶绿松石铜带扣，精美异常；M2 墓出土一件夔龙纹骨器残片；M3 墓出土有环首刀及镶绿松石兽面纹雕花骨匕，长 45 厘米，纹饰精美，体型硕大；M4 墓出土三件金耳环，体现出典型的北方文化因素。

出土红玛瑙珠、 海贝、螺壳组合项饰

小型墓地位于寨塬盖核心区以东 500 米处的鱼塔梁南坡。共发掘商代小型墓葬三十三座，均为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多数墓葬口略大于底，墓向不一，以东西向为主，葬具均为木质单棺、葬式为仰身直肢葬，头向多为西向。随葬陶器仅用一件陶鬲或陶钵，青铜器有铜

戈、削刀、斧、蛇首匕等，还出土有珍贵的红玛瑙珠、海贝、螺壳组合项饰。

这一批墓葬随葬品组合清楚，尤其是铜器、陶器共存，为该地区以往所罕见，为了解墓地丧葬习俗和组合关系提供了极为难得的材料。出土铜器中直内戈为典型殷墟风格铜器，而蛇首匕又是极具地方特色的铜器，不仅为首次科学发掘，且位置清楚，为判定该器功用特征提供关键证据。红玛瑙珠在高代考古中也极为少见，红玛瑙珠和海贝组合的项饰在商代墓葬中也是时代较早的重要发现。

出土三十余块

陶范残块，殷墟风格突出

铸铜遗存主要为陶范，与小型墓地同处一地，出土于一段被墓葬打破的夯土护坡墙基槽内，共出土三十余块陶范残块，可辨纹饰有云雷纹、联珠纹等，器形有簋、觚、觶等铜器，陶范纹饰繁缛、精美，殷墟风格突出，显示出当地已具备发达的铸造技术和能力，为探讨当地早年出土青铜器来源提供了关键材料。

发现殷商文化圈以外数量最多的甲

字形大墓。

遗址外围调查发现十一座甲字形商代大墓，其中规模最大者长 73 米、宽 41 米、深 20 米。本次发现的晚商大墓是商文化圈之外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等级最高的贵族墓地。

墓葬带墓道总长为 25-70 米、开口面积 200-2500 平方米、深度 10 米以上，多数墓葬开口面积已经超过安阳西北冈王陵区的大墓。

其中两座墓亦均发现葬车。M3 葬车 3 列共 12 辆，多盗扰破坏严重；M8 葬车 1 列共 8 辆，多较为完整，一些精美的车器构件亦原位保存。计有衡末饰、銮铃、车轸、辘首饰、踵饰、舆轳端饰等，形制多有特点。

首次发现年代最早的双辕车

瓦窑沟 M3 编号 12 的车子，形制最为奇特，在目前商周考古发现中属仅见。为平行的双直辕，前端横置一弓形軛，后连接椭圆形车舆，单轴贯穿两轮。辕通长 4 米，轮距约 1.8 米。车体木构末端多见青铜器饰件，辕、軛等部位髹漆，制作精美，装饰讲究。据形制结构特征

观察，当为首次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双辕车实物，其应该就是文献和金文中记载的牛车或大车。

揭示了商代晚期陕晋高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独特性。

考古人员认为，寨沟遗址的相关发现，揭示了迄今为止黄土丘陵地区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商代李家崖文化中心聚落的样貌，体量巨大的夯土建筑、成熟精细的陶范遗存、前所未见的商代大墓、精美的出土文物，在我国北方地区为目前仅见。揭示出商代晚期陕晋高原地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明）的独特性。

大型墓葬的发现，为几十年来黄土丘陵地区不断出土的铜器群找到了明确的考古学文化背景，解决了长期困扰学

术界的问题，为今后该地区的工作探索出了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考古人员认为，寨沟遗址及附近区域的考古工作是近年来商代方国考古的重大突破。

墓地出土的大量青铜车马器、玉器、骨器、漆器、龟甲与殷墟上层物质文化相同，反映了黄土丘陵地区与商王朝之间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商王朝对周边地区的强烈影响。大型墓葬普遍随葬数量丰富的车辆，为探索我国古代马（牛）车的发展出现与车马埋葬制度形成，提供了关键证据。对探讨陕北地区商代方国政治地理结构、了解殷墟时期中原与边陲地区文化交流与互动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栏目责编 贺志勤

债（微电影剧本）

◇白建平

时间：当代

地点：小城

人物：张五娃——商人，小有资产，踏实肯干，忙于事业，对家人照顾不够；

王美丽——初婚少妇，苗条漂亮，爱享受，耐不住寂寞；

李二毛——小包工头，英俊潇洒，男人味十足，吃喝嫖赌样样俱全；配角若干。

（剧中人物语言建议为绥米普通话。）

1. 一组镜头

小城广场，陕北民歌曲调的音乐，一群大妈（大叔）跟着节奏跳广场舞，另一边一群老大爷（奶奶）悠闲自得地

打太极拳。还有踢毽子、打陀螺、打羽毛球的人们。

杂乱的菜市场，人流熙熙攘攘，商贩吆喝，顾客询问，讨价还价。

小城街道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人们行色匆匆。

推出片名：债（龙飞凤舞的红色狂草大字）

（下书小字：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2. 水暖管道门市 日 外

一家普通的水暖管道门市，外观整洁有序，陆续有客人进出。

3. 水暖管道门店 日 内

张五娃正在给客人介绍产品。

忽然手机铃声响起（道情乐曲“远照南山一朵云”），五娃从口袋里掏出

手机看一下，对客人说：对不起，请你先自己看一下，我这都是牌子货。我接个电话。

客人点点头，独自参观。

五娃（接电话）喂，你好！

4. 银行信贷经理室 日 内

信贷经理 你好！是张五娃吗？这里是县农商银行。请问你是不是给高小明担保了一笔贷款。是这样的，这笔贷款已到期，高小明一直没有还款，我们也联系不上他。你作为担保人要在一个礼拜内归还这笔贷款。（停顿一下）对不起，这是国家规定，如果一个礼拜后没有归还贷款，我们将到法院起诉你和高小明。

5. 水暖管道门店 日 内

五娃看着电话发愣，自言自语：到法院起诉！还国家规定！这什么世道，凭什么高小明的贷款让我还？不行，赶快让我联系这小子，搞什么鬼呢！

五娃拨打手机。（画外音：对不起，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您稍后再拨。重复几遍）

五娃思索一番，再次拨打电话：喂，

黑子，我是五娃呀。问你个事，你最近见小明了没？还哪个小明，咱初中同学高小明呀，（停顿）我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停顿）哦，好好好，没事没事，我就是随便问一下。那你忙，改天有时间再聚。

6. 麻将馆 日 内

王美丽和一女两男打麻将，烟雾缭绕。

甲男 么鸡。

美丽 碰，白板。

乙男 哈哈，胡了。

美丽（一推牌）倒霉死了，白板都要。四人洗牌。

丙女 美丽，你结婚时间也不短了，该要孩子了吧。

美丽 五娃也想要，但我不想要。我想趁着年轻再轻松两年，一有孩子就绑住了。

甲男 可怜的五娃，这劲都白出了。

乙男 看你说的，有美丽这么漂亮的老婆，怎么是白出劲呢，出劲也是高兴的。

众人哈哈大笑。

7. 水暖管道门店 日 外

五娃看着装好一三轮 PVC 管材，对

清 涧 河

货运师傅说：老赵，你把这些货送到财富广场，路上开慢点，注意安全。不要忘了让对方在收货单上签字。

货运师傅点点头，发动三轮晃悠悠开走。

五娃看着三轮走远了，进店取包出来，拉下卷闸门，锁好，走向停在路边的小汽车，开车汇入马路上的车流。

8. 某小区 日 外

五娃开着车进入小区，停好车，上楼，开房门。

9. 五娃家 日 内

五娃进门，换鞋、放包。

五娃 美丽，在家吗？

五娃叹口气，无精打采地取杯子，倒水，走到客厅坐在沙发上，点上一支烟，出神。良久，拿出手机，电话本找到联系人“老婆”，举起手指准备拨电话又放弃。手指间夹的香烟青烟袅袅。

10. 五娃家 夜 内

王美丽进门。

美丽 老公，我回来了。

五娃 美丽回来了，你先洗手，饭马上就做好。

美丽进卫生间，五娃戴着围裙，端着菜从厨房出来。

美丽从卫生间出来，看着餐桌上的四菜一汤，笑吟吟地说：闻着挺香的，老公，你的手艺又进步了。

五娃 你先坐，我给咱们倒杯红酒。

美丽 你今天怎么了，这么浪漫，还喝红酒。

五娃倒好红酒，坐下举杯：来，老婆，我们碰一个。

美丽甜甜一笑，举杯。二人碰杯，然后开始吃饭、聊天。

美丽 老公，你今天有什么好事吗？

五娃 没有呀，什么事都没有。

美丽 不像呀，是不是发财了？

五娃 发财，发什么财？

美丽 谁知道你呢，你就不要卖关子了。

五娃 还是先吃饭吧。

美丽 还真有事？

五娃 一点小事。

美丽 到底什么事，急死人了。

五娃 美丽，你要有个思想准备，我们可能要离婚！

美丽 （震惊的样子）离婚？好好的为什么离婚？张五娃，你是不是有了相好的了？你今天要给我说清楚！（边说边哭）你说，你说，我绝不连累你。我，我王美丽又

不是没人要！你不要熬愁。到底是哪个妖精把你勾引了，你说，看我不把她撕烂。张五娃，平时看你是一个老实人，没想到你是这种人，算我瞎了眼。

五娃 唉呀，美丽呀，你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你听我解释。

美丽 你说，看你说出一朵花儿来。

11. 政务大厅门口 日 外

五娃和美丽一人拿一本离婚证走出政务大厅。

美丽 老公，我们这就离婚了？

五娃 美丽，我们这是假离婚。按离婚协议，所有的财产都转移到你的名下，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美丽 假离婚？这离婚证是假的？

五娃 离婚证是真的，离婚是假的，这叫“一国两制”，也叫“中国式离婚”。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保护我们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不能平白无故就让银行扣走。不是有个电视剧叫《爱情保卫战》吗？我们这也是保卫爱情。你放心，我一定要找到高小明那小子，等他吧银行的贷款还清了，我们就复婚，过我们的小日子。

12. 水暖管道门市 日 外

美丽忙碌着指挥工人装货、发货，一脸倦容走进店里。

13. 水暖管道门市 日 内

美丽从包里取出化妆镜，补妆，细细地看着自己的脸，看着镜中的自己想心事。

李二毛走进店里，环视一圈，看到发呆的美丽。

二毛 老板娘，发什么呆？想什么呢？

美丽 啊？没什么。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的？

二毛 我需要一批管道，到你们这儿考察一下。

美丽 老板你放心，我们这都是牌子货，质量保证。

二毛 质量当然要好，价格呢也要适当，你知道，我这是工程上用，可不是少数。

美丽 明白了，货就用工程上通用的货，价格绝对优惠，保证你满意。你可以在行业内了解一下，我们店一直按行业规矩办的。

二毛 不错，做生意嘛，和气生财。我完了给你一份供货清单，你给我报个价。

美丽 没问题，包你满意。

二毛上下打量美丽，挑逗地说道：包我满意？美丽的老板娘，还有什么服务吗？我的胃口好着呢。

美丽白了二毛一眼，娇嗔道：老板，我说的是生意，乱想什么呢！

14. 麻将馆 日 内

二毛和三个赌友打麻将。

甲 二毛，听说你最近交桃花运了。

乙 是不是那个卖管道的，听说是个离婚婆姨。

丙 那婆姨我见过，俊个蛋蛋的，二毛，有本事呀。

二毛 各位大哥见笑了，以后有管道方面的生意多多照顾，小弟感激不尽。

众人哈哈大笑。

15. 饭店包间内 夜 内

王美丽请李二毛吃饭，酒过三巡，菜上五味。

美丽 李总，非常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小店的照顾。我一个女人家，风里来，雨里去，也没个帮手，你不晓得有多少难处。

二毛 美丽，你的难处我知道。不要害怕，以后有生意我还会给你介绍

的，包赚不赔，哈哈，不要叫什么李总了，生分。我比你大一点，嗯，就叫李哥吧，二毛也行，我这人随性，不喜欢拘束。

美丽 那我就见外了。李哥，我再敬你一杯。

二毛 嗷，这就对了，今天让哥喝好了，有你的好处。

二人推杯换盏，喜笑颜开。

16. 美丽家小区 夜 外

美丽醉得东倒西歪，二毛扶美丽上楼。借着楼道灯光，看见美丽俏丽粉红、闭着眼睛靠在二毛身上，二毛紧紧搂着美丽，一只手有些不规矩。

17. 美丽家 夜 内

二毛扶着美丽躺在床上。看着俊俏的美丽，二毛脱去外套，关灭了灯光。

18. 水暖管道门市 日 内

美丽 二毛，你别走，再陪我呆一会儿。

二毛 美丽乖，你看店，我出去逛一会儿。

美丽 不嘛，人家一个人太闷了。要不咱们把店关了，我们一起去逛，好不好？

二毛 一起逛？好是好，就是太耽误生意。听说老城区棚户区改造，要

新建小区呢，我出去转转，看看能不能联系点生意。

19. 一组镜头

二毛四人打麻将，烟雾缭绕；二毛和一群朋友喝酒，吆五喝六；二毛和几人扎金花，双目赤红；二毛和一帮男女唱歌，东倒西歪、纸醉金迷。

20. 麻将馆 日 内

二毛四人打麻将。混混甲从门口走来，拍拍二毛肩膀，说：二毛，又潇洒呢？

二毛脸一白，递烟：良子哥，你坐，抽烟。

混混甲接过烟点上，说：哥几个先玩吧。二毛，老大找你呢。

21. 背街小巷 日 外

混混老大带几人围着二毛。

老大 二毛，好久不见。

二毛 南哥，几天不见，你越精神了。

老大 精神？你看我这头发掉的，你知道啥原因不？

二毛 南哥，我改天孝敬你根何首乌，对头发有好处。

老大 何首乌就算了，你如果把欠我的钱还了，我自然就精神了。

二毛 我知道，我知道。南哥，你老再宽限两个礼拜，我有一笔工程款，

马上就结了。

老大 二毛，你这样推来推去，啥时有个准？你看我这头发掉的，都是被你愁的，你还推，兄弟们答应嘛？

混混们一涌而上，对二毛拳打脚踢。

二毛抱头躺在地上。

老大 好了，好了，别破了相。二毛，你别怪哥，哥这一帮兄弟也不容易，你不是最近傍上个富婆嘛，想想办法，何必吃这些苦头。别怪哥没提醒你，下次就没这么好说话了。

22. 西餐馆 夜 内

美丽和二毛对桌而坐。

美丽 （看着菜单）二毛，我们回家吃吧，这里的饭好贵。

二毛 那怎么能呢，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们要好好庆贺一下。你别怕贵，有我呢。

美丽 二毛，你对我真好。

二毛 美丽，你先闭一下眼睛。

美丽 嗯。

服务生推着生日蛋糕缓缓走来，蛋糕上插着蜡烛。二毛拿着一束玫瑰，单膝跪下，唱起生日歌。美丽睁开眼睛，

清 涧 河

幸福地看着二毛。

二毛 美丽，嫁给我吧。

美丽 二毛！

二毛 美丽，我们结婚吧！

美丽 嗯。

23. 政务大厅门口 日 外

美丽和二毛一人拿一本结婚证走出政务大厅。

美丽 二毛，我是二婚的人了，你可要对我好。

二毛 （拉住美丽的手）美丽，我的心你还不知道。

24. 美丽家 夜 内

美丽坐在沙发上拿起手机又放下，又拿起又放下，犹豫不决，最终拨通五娃的电话。

25. 大城市街道 夜 外

五娃和同学高小明行走在大城市的街道上，二人有说有笑，忽然来了电话（道情乐曲“远照南山一朵云”）。五娃接电话。

五娃 喂，美丽。（对方没有声音）

五娃 喂，美丽，你怎么了。

（画外音，低沉地，美丽：喂，五娃，你好吗？）

五娃 我好着呢，美丽，你知道吗，我

找到小明了。

（美丽：找到小明了？）

五娃 找到了，我们现在一起呢。家里怎么样，好着吧？

（美丽：……）

五娃 喂，美丽，说话呀。

（美丽哭：五娃，对不起……）

五娃 美丽，家里发生什么事了，你别哭呀。

（美丽：五娃，我，我，我对不起你，我和别人，我和别人结婚了）

五娃 你和别人结婚？为什么？为什么？你说，你说。

（美丽：对不起——）

五娃无力地靠在街边的栏杆上，欲哭无泪。

小明 五娃，怎么了？

五娃 唉，你嫂子变心了，和别人结婚了。

小明 对不起，都是我把你害了。你打我吧，你打我吧。

小明自己扇自己巴掌。五娃拉住，双手抓着小明的肩膀。

五娃 小明，我们兄弟俩一定要好好努力，活出个人样来。

小明 我们一定要活出个人样来。

二人双手紧紧握在一起。

26. 街道 日 外

二毛在街上走着，遇上了混混良子。

二毛赶紧赔笑，递烟。

二毛 良子哥，抽烟。

良子接过烟，点着火，吸一口，吐出烟圈。

良子 二毛，老大问你钱筹好了没有？

二毛 快了，快了，正在想办法。

良子 二毛，兄弟提醒你，你还是动作快点，如果下次老大亲自找你的话，你知道的，嘿嘿嘿。

二毛 我知道，知道。请告诉南哥，不敢劳动他佬家，我一弄到就给他送过去，就这几天，很快的。

27. 美丽家 日 内

二毛翻箱倒柜地找东西，终于在大衣柜里的一个暗格找到了两本房产证，一个存折。

28. 房屋管理所门口 日 外

混混老大南哥和小弟良子从房屋管理所从出来，后面跟着二毛。

南哥停下脚步，等二毛走到身旁。

二毛 南哥，我们的事，这就算利撒了。

南哥 利撒了，二毛，你放心，以后因

为这事不会找你了。不过，二毛呀……

二毛 南哥，还有什么指示？（南哥拍拍二毛肩膀：指示不敢当。）

南哥 不过，你小子够狠。你把人家美丽可亏扎了，真不知道你的心是什么颜色。二毛，你以后准备在咱们这小城怎么混达呀，嘿嘿嘿……

二毛 我——

29. 火车站 日 外

二毛凝望着家乡的山山水水，热泪盈眶。掏出手机，卸下手机卡，注视良久，狠狠地一把扔出，擦掉泪水，头也不回地走进了火车站进站口。

30. 水暖管道门市 日 内

美丽正给一位顾客介绍产品，忽然混混良子带着一帮人涌进来。

美丽 请问有什么需要的？

良子 没什么需要的，就是看看我这房子怎么样，顺便来收点房租。

美丽 你的房子？这位大哥，这什么时候成你的房子了，说什么梦话，喝醉了吧！

良子 不是梦话，也没喝醉。你看看这房产证就明白了。

美丽接过房产证仔细地查看。

美丽 你这哪办的假证？别闹事，不然我报警了。

良子 假证？你还蒙在鼓里不知道吧。我问你，李二毛是你老公吧。

美丽 是又怎么样？

良子 告诉你，你老公李二毛欠我们老大钱，还不起，就把你们家的房产都转让给我们了，明白不，就是还账了，哈哈哈……

美丽 二毛拿我的房子还账了？我不信。

美丽掏出手机，拨打李二毛的电话。

（画外音：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您稍后再拨，重复）

31. 水暖管道门市 日 外

（门市卷闸门拉下。）美丽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泪流满面。良久，美丽呐喊：

五娃——

32. 火车站 日 外

五娃和小明相跟着走出火车站，看着家乡的山山水水，二人相视一笑。

五娃 五年了，我们回来了。

33. 银行 日 内

小明在还贷凭证上签字。

小明、五娃和银行经理握手，告别。

34. 酒吧 夜 内

五娃、小明坐在酒吧一角。一支乐队正在演奏。吧台老板给一个浓妆艳抹的女子使个眼色。借着昏暗的灯光，看到这女子长相酷似五娃前妻美丽。女子端起酒杯走向五娃二人。

女子 帅哥，能碰个杯吗？

五娃转身，碰杯——“呼”，碰杯声清脆，二人四目相对。

音乐起，哀婉低沉，发人深省。

赞清涧（快板书）

◇邓世荣

【演员手拿竹板上。

合 打竹板，响连天，
我们四人来台前。
今天不把别的表，
开口就夸清涧县！

—

甲 清涧县，不一般，
历史悠久惹人眼。
殷商部族鬼方国，
骁勇剽悍霸北边。

乙 汉朝始设葭阴县，
魏建后山石城县。
唐设宽州拢边民，
宋建青涧治边患。

丙 金元大定青涧县，
洪武年加水成清涧。
封建王朝大一统，
全秦要户地势险。

丁 秦时明月汉时关，
抗击外族战犹酣。
赫赫威名中流柱，
民族英雄代代传。

二

合 民主革命世事乱，
清涧起义红旗展。
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陕甘大地鲜血染。

甲 打土豪，分地产，
根据地到处晴了天。

清 涧 河

迎来党中央毛主席，
山沟里面扎营盘。

乙 东征驾起渡河船，
抗日救国敢当先。
袁家沟窑洞灯火明，
沁园春雪词千古篇。

丙 守河防，保边关，
抗日烽火遍地燃。
母送子，妇送汉，
抗日卫国百姓安。

丁 四七年大地起风澜，
国民党大兵攻延安。
枣林沟兵分化风险，
毛主席用兵赛神仙。

合 兜圈子，蘑菇战，
跟随党中央再转战。
三战三胜传捷报，
沙家店把战局来扭转。

甲 拼死搏斗耙子山，
清涧城内鲜血染。
歼敌一师整八千，
活捉廖昂敌胆寒。

乙 担架队，运输班。
全民动员上前线。
大车小车毛驴车，

清涧是支前模范县。

三

合 天安门前飘红旗，
人民从此站立起。
毛主席复电传老区，
斗志昂扬建家园。

甲 征山治水造良田，
植树造林换天地。
小麦亩产百斤县，
社会主义建设高潮起。

乙 改革开放春风吹，
山山村村先变绿。
落实生产责任制，
吃饱肚子民欢喜。

丙 要想富，栽枣树，
红枣之乡迈大步。
粉条产业大发展，
清涧石板闯大路。

丁 大棚菜，沙地薯，
舍饲牛羊黑毛猪。
农特产品网上售，
山乡走上振兴路。

合 村村通了水泥路，
窑洞摇身变高楼。

脱贫攻坚腰包鼓，
城镇化建设迈大步。

合 矿藏资源地下厚，
油气开发正起步。
食盐煤炭蕴藏多，
开拓发展后劲足。

四

合 言多话长夸不够，
清涧是个好去处。
欢迎你到清涧来，
管你来了不想走。

甲 山水清涧气如虹，
自然天成造化功。
太极湾里览胜景，
黄河岩画赛丹青。

乙 母亲峰上祭祖宗，
惊蛰望月鱼儿崩。
两河口峡谷惊洪涛，
千沟万壑更雄浑。

丙 辛庄遗址寻古韵，
唐王寨前大将风。
商城遗址鬼方魂，
森林公园看今朝。

丁 红色遗址遍全境，

景仰英雄守初心。
北国风光赏美景，
东征渡口浪惊心。

甲 烈士陵园缅英雄，
历史展馆讲传统。
战场遗址祭忠魂，
领袖旧居记使命。

乙 民俗馆里赏民情，
博物馆中寻祖根。
路遥馆系黄土魂，
影视城中识民风。

丙 文化旅游休闲乐，
地方文化竞纷呈。
清涧道情天上曲，
伞头秧歌抖威风。

丁 九曲灯场讨吉庆，
插梆子剽悍山里风。
小场秧歌身段美，
大场秧歌小乱大严整。

甲 剪纸画，布堆画，
巧工刺绣民俗情。
泥塑雕刻巧手成，
草编柳编地方风。

乙 游完清涧意未尤，
清涧小吃味正浓。

清 涧 河

油糕枣糕糕角好，
月饼果馅美名高。

丙 饸烙抿节拌羊肉，
拌汤杂面猫耳朵。
麻汤和饭炸泽蒙，
小米稀饭味甘醇。

丁 长杂面，圪条饭，
洋芋擦擦钱钱饭。
黄米馍馍枣焖饭，
咬上一口甜俺俺。

甲 枣米粽子马莲栓，
煎饼黄煎熬上摊。
精五魁，硬八碗，
卤肉夹饼脑香烂。

乙 菊花包子地软馅，
烙饼提起一串串。
羊肉粉汤葱花拌，
黑粉擦节咬不断。

丙 猪肉板粉油饼子，
黄米捞饭肉丁子。
杂碎粉汤枣角子，
搅团配上蒜蓉子。

丁 玉米棒子南瓜熬，

豆角圪菜猴戴帽。
木炭炉子红薯烤，
凉拌苦菜杏仁搅。

五

甲 游清涧，看清涧，
清涧的美景看不完。
游清涧，逛清涧，
清涧的变化更眼馋。

乙 街道马路平展展，
高楼大厦入云天。
清涧的石板会说话，
民俗文化它讲解。

丙 游清涧，观清涧，
清涧的文化传不完。
游清涧，品清涧，
清涧的美食舍不断。

合 撻不下清涧你再来，
保准叫你看不够，赏不完。
惊不断，叹不断，称不断，
赞不断。
还想到清涧来游玩！
来——游！玩！

栏目责编 许 艳

关于路遥笔下的人物断想

◇王翱翔

著名作家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影响了众多读者。作品中的高加林和孙少平是底层代表性人物，出身卑微，性格坚毅，顶天立地，血气方刚，气质脱俗，文学修养高，是有文化有理想有追求的一代青年，敢于和命运抗争。他们虽然没有取得所谓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文字间满满的正能量总能激励千万青年奋发向上。路遥倾注大量心血来刻画这两个人物，其形象立体丰满、性格鲜明，既有个性又有共性，能够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也有着作家自身的影子。这也是为何路遥作品能够走进千千万万读者心中，成为传世文学经典的原因！

作品的结尾给读者留下足够的想象

空间。《人生》结尾，高加林手抓两把黄土，痛苦呻吟般地喊着“我的亲人啊！我的亲人啊！”倒在德顺爷脚下，故事戛然而止，给读者心中留下悬念。高加林的人生悲剧给人一种痛惜感。他的不幸、痛苦、彷徨、喜悦是八十年代农村有志青年的真实写照，引起读者对现实生活中方方面面深度审视。高加林、刘巧珍、德顺爷、高玉德、加林妈、黄亚萍、马拴、张克南、高明楼、刘利本、巧玲、巧英、马占胜等人物命运在读者心里时常翻腾着，难以释怀……他们的聪明与善良、热情与大方、困惑与忧伤、狭隘与自私、文明与愚昧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民俗风情画！

《平凡的世界》轴心人物孙少平是

高加林的延伸。他刚柔相济，思想境界高，有韧性、有爱心，怀着梦想闯荡世界。工地救小翠、初恋情人郝红梅危难时不计前嫌相助等事件彰显他的正义感和宽宏大量，一个平凡人的不凡在他身上具体体现出来。虽品尝了和同学郝红梅的初恋之苦，后来却赢得高干之女田晓霞的芳心，他们的爱情凄美动人。他有坚强的人生信念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对生活有美好的憧憬，在打工之余拼命阅读提升自己，是书籍慰藉了他心灵，给了他前进的动力，使他没有被现实中的不幸击垮。虽然在煤矿倒塌事故中，脸部眼睛受了重伤，但生活馈赠把好友金波妹妹、兰香伙伴金秀又推到面前，一封长信虽未具体交代信件内容，却一定情意绵绵。结尾处，孙少平的人生走向大牙湾煤矿，看见了惠英嫂和明明，小说戛然而止。这个结尾的处理手法，就像电视剧《红楼梦》里最后一集，贾宝玉走了，去哪了没说，只留下白茫茫一片大地……其实，我倒是觉得他应该和医学院毕业生金秀结合才是最好的归宿，他们有共同语言和人生追求，能够走向

幸福美满。他定会通过自身努力找到自己最佳工作和人生的定位，而并非在煤矿井下打拼一辈子！好人应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

路遥的作品结尾给读者留下了想象思索的余地，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判断。小说语言通俗易懂，夹叙夹议，富有哲理，景物描写和心理描写细致入微，文字阅读能更好体会到作者思想感情和博大的人文情怀，这样的好书百看不厌！

《人生》《平凡的世界》可谓妇孺皆知，精品力量无穷，文学经典形象高加林、孙少平更是深入人心。阿里巴巴马云，电影导演贾樟柯，影视演员陈建斌，东方甄选高级合伙人董宇辉都很受路遥作品启发，在不同行业做出了非凡业绩。我是路遥文学爱好者，曾经得到《路遥传》作者厚夫老师签名馈赠书籍，教过学，打过工，对文学戏剧依依情深。重读《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我在路遥老师的作品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怀念路遥老师！向前辈学习，激励自己永远向前！

重读路遥《人生》

◇孙功俊

第一次读《人生》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中考落榜后，那时懵懵懂懂对人生没什么思考，更没有像马云那样在火车站捡到这本书，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近期看到热播的改编自路遥经典小说《人生》的电视连续剧《人生之路》，心中便又一次泛起了涟漪，再次拿起原著《人生》细细品味，那情那景依然令人思绪万千。

《人生》是以改革时期陕北黄土高原上的城乡生活为时空背景，讲述了农村青年高加林的人生。从丢失乡村教师职业利用关系进入城市，到失去所有再回到农村；从质朴单纯的农村姑娘刘巧珍，到热情奔放的城市姑娘黄亚萍。也许这就是高加林的人生，是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的历程，这是一场时代背景下艰难选择的人生。

全书情节简单，采取了平铺直叙的写法，没有太过跌宕起伏的情节。路遥的写法就像中国画的“留白”，给读者一个更客观、更理性、更丰富的空间和过程。这种“留白”恰恰让人思考，也正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所以，小说自发表以来，至今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经久不衰。

《人生》分上下两部分。上部的情节并不精彩，作者用朴实的语言描写农村的事、农村人的爱情。一个几十年不见的叔叔转业到县里，被人轻视的高加林恰好因此摆脱了农民身份，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下部以高加林与城里姑娘黄亚萍的爱情为主线。一方面黄亚萍已和城市青年张克南有了两年的恋情，但黄亚萍却移情别恋放弃了张克南；另一方面，高加林在农村有了刘巧珍，在感情和前途两者中放弃巧珍，而选择了城

市姑娘黄亚萍，导致自己最终的悲剧。

小说中的高加林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他爱好广泛，喜欢看书、写文章，也喜欢打篮球。但理想和现实有差距，正如人们常说的“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高加林的两次人生悲剧与乡干部马占胜有着很大的关联。马占胜利用手中的权势，第一次是开除了高加林的民办教师职位，第二次为了讨好刚当上领导的“二叔”，又把高加林安排进县城做干部。表面上是给高加林办了好事，但实际上是在高加林的人生路上埋了一颗炸弹，最后把自己和高加林一起炸得“血肉模糊”。可以说，高加林这一人物形象是很多青年盲目追求人生理想的缩影，具有很强的警醒意义。正如作家路遥在小说中感叹：“一个人应该有理想，甚至应该有幻想，但千万不能抛开现实生活，去盲目追求实际上还不能得到的东西。”

《人生》中另一个核心人物刘巧珍，是二十世纪农村姑娘淳朴善良的真实写照。尽管一字不识，她却非常敬重高加林这样的“文化人”。因此，她对高加林的爱是纯真的。同时作家塑造了她善良无私的品质。当面对高加林在爱情上的选择，刘巧珍尊重他；当高加林被撤职后，二姐想为难他，可巧珍却没有落井下石，一心帮助他。就像德顺爷爷所说的：“多好的娃娃！那心就像金子一样啊……”。

人生的路途中有着太多的诱惑，只有坚持原则拒绝诱惑的人才能活得精彩。如果你抛弃了原则，最后也注定会被生活所抛弃。而高加林就是经不住诱惑而失去原则的人。人生本就如此，没有经过自己努力获得的东西，最终是不会属于自己的。正如当下最流行的一句话：“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这是偶然中的必然。高加林的人生就是这样，他从农村来又回农村去，没有成为命运眷顾的那个人，他短暂获得过的一切不过是虚无缥缈。当一切回到了原点，作家却没有写高加林如何的痛不欲生，而是巧妙地叙述高加林重新扑倒在黄土地上，两只手抓着黄土，沉痛地呻吟着：“我的亲人哪……”墨及此处，恰到好处地收笔，并非故事已结束，也并非故设悬念。只因为人生的故事本没有结局。当人生的一个历程完结后，便又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着……

人生其实就是矛盾与选择的综合体，当现实的残酷与时代的脉搏交织，无关对与错，而在于自己能否有勇气在矛盾中做出选择。人生处处是选择，我们在每个年龄阶段的选择，无疑都会影响到一生。守住初心，脚踏实地地做出自己正确的选择，才是人生路上最为重要的。

栏目责编 贺志勤

画“说”汴京

◇陈 果

漫步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你会见到许多稀世珍宝：牙雕魁星、写字人钟、李白《上阳台帖》……但是，一幅长5.28米的巨画更值得关注，它便是著名的——《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的作者是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内容画的是北宋都城汴京的风貌。整幅画作，从郊外，到城内，再到汴河两岸，无不勾勒得生动传神，你敢相信，就这一幅画，有上千个人物！

《清明上河图》中的人物有三个特点——多、小、细。多：画中的人物数不胜数，光是虹桥那部分，人就多得让你眼花缭乱。小：《清明上河图》里的人物，顶大的也只有一个小拇指盖大小，最小的，甚至只有黄豆那么小！细：这些人物虽小，可神态依然传神，高兴、生气、疲倦……如果你带了放大镜，连他们衣服上的褶皱也能看清楚呢！

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清明上河图》中就描绘了许多职业，从武将到骑士到兵卒，从文人到商人

到……外卖小哥？没错！那个手拿饭盒的人，就是宋朝的“美团小哥”！宋朝的外卖业务很发达，要吃什么，找人过去说一声就行了，不一会儿，店小二就将热气腾腾的饭菜送来了。这些不同的职业也构成了不同的场景：郊外，一群文人墨客正在骑马踏青、吟诗作赋；城墙内，一支胡人商队正准备入城进行贸易活动；汴河上，一些船夫正在紧张地拉桅杆；虹桥上，文官的轿子和武将的马因谁先谁后起了冲突……多有趣呀！

《清明上河图》细致地描绘了北宋汴京的热闹场景。从场景，到人物，再到神态，都非常逼真、传神。表现出了张择端在绘画方面的造诣之深，也展现出了宋朝建筑、商业等领域的先进、发达，让后人感受到画作所带来的艺术之美，更为后人研究宋朝历史提供了材料，堪称绝世之作！

作者系清涧县第三小学六年级(3)班学生

祖国，我为你骄傲

◇高姝婕

我泱泱华夏，一撇一捺皆是脊梁；
我神州大地，一丝一毫皆是未来；我浩浩九州，一文一墨均是骄阳。

——题记

七十五年风雨兼程，新中国如旭日东升，如巨轮破浪，我们在祖国的怀抱中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和时代的变迁，这一路走来，是多么的不易，让我们回望历史，鉴中华之光。

近代以来，经历百余年的民族屈辱史，中国连续遭遇外族的侵略与压迫，经历了一段漫长而苦难的岁月，我们的先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让我们有了今日的繁荣昌盛，他们的付出，值得我们所有人铭记！

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竟对北京西郊著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进行大肆“抢劫”，之后又放火烧毁。从此，一座闻名世界的皇家园林就此不复存在！直到今日，我们中国的许多文物仍然在外国流浪。我坚信，终有一日，它们都会回到祖国的怀抱。

一九三七年，侵华日军攻占南京，三十多万中国军民惨遭杀戮，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八十七年了，这是我们不能忘的耻辱！可到如今，在南京这座曾被日寇残酷蹂躏的城市，居然有指挥屠城的多名日本战犯被奉上灵位，令人发指！南京大屠杀，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不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贯穿和改变了整个人生的至暗时刻，血腥屠杀，凄风

苦雨。时间可以带走证人，但时间本身就是永恒的证人！

曾经的血与泪，不敢忘，也不能忘！铭记历史，吾辈自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我们战胜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中华民族的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1956年7月19日我国第一代喷气式歼击机歼-5首飞成功，标志着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能够成批生产喷气战斗机的国家之一。1964年1月6日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1973年，袁隆平培育出了“东方魔稻”，大大提高了我国粮食产量。2003年10月15日，航天员杨利伟乘“神舟五号”飞船成功升空，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2023

年4月2日，天龙二号遥一运载火箭首飞成功……这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人民的智慧，勤劳的双手！

祖国，我为你骄傲，骄傲于你的博大，骄傲于你的坚强，骄傲于你的进步。你的每一次跨越，都凝聚着亿万人民的智慧和汗水；你的每一次腾飞，都燃烧着亿万颗炽热的心！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要以更高昂的热情，更坚定的信念，弘扬民族精神，共建大美中国！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应该勇敢地扛起这一历史责任，将个人的小梦与祖国的大梦相结合。让我们携手共进，为祖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让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作者系清涧县昆山中学八年级（3）班学生

那座花园

◇李雅琪

挥手向一段小小的旅途告别后，我满怀欣喜踏入了一段新的旅途，我的高中之旅就这样展开了。

夏末，清风徐徐吹来，带着些许温暖的空气，明月追赶着傲娇的晚霞，早早越过山头，高挂中天，似乎想将酷暑留下的余热驱赶。这时，她出现了，她像丁达尔效应中透过层林照向迷惘的不知所措的小小少年们的那束光，为他们指明方向。

新的学校、新的老师、新的同学，一切都是新的。这突如其来的情景让我脑袋有些空白，既有欣喜，也有忧虑。喜的是可以学习到更多有用的知识，忧的是一切都那么陌生。带着忧和喜，我遇见了带着些许青涩而活泼向上的同学们和认真负责的班主任李老师。我试着向他们传递善意，结果他们给予的热情快要将我淹没。

人们常说老师是辛劳培育花朵的园丁，但没有花园哪儿来的园丁，花园的围栏让花儿不受到猛兽的伤害，却又让风雨降下让它们经受适当的磨难，让他

们经历磨难后长成一个能独自游走的存在。我所在的高中只不过是万千世界中一座小小的花园，但它给予了我们温暖，给予了我们独自生活的考验，给予了我们丰富的课程，让我们更好地全面发展。老师的教学方法各有千秋，他们认真负责，让我们学到了更多的知识，让我们有了更好的未来。

花园里充满温暖、友善，就像我的第二个家一样。第一个家让我们的身体长大，而第二个家让我们的精神、情操、美德等获得成长，使我的人生获得了方向，获得了存在的意义。

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我经过了那个影响我一生的岔路口，转过街角，我遇见了我的花园。我的花园并不是那么明艳动人，也没有顶天立地的能耐，但我知道，遇见她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许多年以后，当我站在人生的巅峰，再回首去望见那座让我改变的小小花园，我只想向她道谢。

作者系清涧中学高二（6）班学生

母校之恋

◇陈依青

何为少年，自然是那校园里充满活力与生机的青年；何为青春，自然是在校园里与同学朝夕相处的日子。

远远地望去，屹立于学校门前的石碑上刻着四个大字：清涧中学——我的母校。一所充满爱和欢声笑语的高中；一所将青年培养成才的高中；一所时时刻刻告诉青年先成人后成才的高中。

每一所校园，无形中将青年安排在一起。从陌生人到朋友再到知己，将冥冥中不知会相遇在一起的人安排在了一起，这是天意也是缘分。

刚入校时，不懂大家为什么在校园期间一定要穿校服，为什么大家都要穿成一样穿便装不好吗。一段时间后才明白，校服不仅是为了不让同学之间存在

攀比，更重要的是代表了一所学校、一个大家庭。更不明白为什么不能自由一点，被校规束缚住的我们就像陶渊明《归园田居》诗中写到“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里的鸟、鱼一样。被关在笼子中的鸟留恋着旧日的山林，池中的鱼儿思念着从前的水潭，都渴望着自由，那我们又何尝不是呢？但这一切的一切，不都是在指引着我们走向正确的道路吗？限制你、约束你并不是一味地与你作对，只是望你是平平安安地来校再一如既往地归家；只是望你将来可以更好，更快地适应社会中的规则。

我的班主任曾在开学时告诉我们：任何一个老师都与你无冤无仇，他们批评你不是在针对你，而是希望你将来可

清 涧 河

以更好、可以成才。如果老师批评你是在针对你那这位老师为什么不去其他班批评其他学生呢？教师本就是一份良心活，其实老师们是可以直接上完课将作业一布置再一批改就是没事了的，但为什么他们却还是指出你的错误再一一指导你订正呢？因为他们都希望我们会更好。不是吗？我很庆幸在清中读书且清中是我的母校，因为每一位老师都很认真负责。

每天早晨不到五点四十，便有学生围绕着花坛和旗台读书背诵。我很佩服他们的自律精神，在他们的影响下，我

也变了一副样子。

如果世上真的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一种名字。正值青春的我们，大好时光不应懒懒散散地度过，我们应努力拼搏。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切的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时间不会等待你。

我的母校，我希望在您的培育下每一粒种子都能茁壮成长。今天，我为您骄傲；明天，您为我自豪。

作者系清涧中学高二（7）班学生

栏目责编 刘 婷